

Vol. 14
2024 JUN
如水
flow HK

中大學生會

INTEGRATION

專題

探索、轉換、低身段
移英港人接納自己是社會少數

專題

香港、臺灣兩個世界
自我調節練習融入

評論

「我是香港人」or 「Yeah, I'm Chinese」
——移英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評論

「我們因杯葛極權而來」
——論港人融入與被融入的挑戰

採訪・報道

編者話

想像沒有邊界
香港人的「融入」與「被融入」

文 / 編輯部

004

專題

返工為生活、融入為□□？
四國 10 港人的移居模樣

多元、流動、非傳統
移加港人的融入想像

文 / 曹雨

007

探索、轉換、低身段
移英港人接納自己是社會少數

文 / 詩遙

014

香港、臺灣兩個世界
自我調節練習融入

文 / Fion

020

學習閱讀日本空氣
集體主義文化下的融入

文 / Fion

024

從港人多數移民成少數族裔
以 DEI 概念思考融入

文 / 于白

026

Infographic

圖解 ·
你的、我的、我們的融入溫度計

文 / 破曉

034

化零為整

2 - 4 月 香港 · 世界大事回顧
2 - 4 月 外媒觀點整理
2 - 4 月 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紀錄
8 - 4 月 香港研究進展：
從宏觀到微觀看香港
房屋問題

文 / 編輯部

040

文 / 編輯部

048

文 / 編輯部

052

文 / 畢思

060

創作・評論

對談

如何以澳洲、日本、臺灣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如水》論壇側記 文 / Broken 070

如何以美國、加拿大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如水》論壇側記 文 / 阿聲、Broken 078

March on! 三月香港一個墟：文化沙龍探索何去何從 文 / 破曉 084

評論

「我是香港人」or 'Yeah, I'm Chinese' ——移英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文 / 江澄 094

To be or not to be ——融入與同化對流散港人的挑戰 文 / 莫離 098

「我們因杯葛極權而來」 ——論港人融入與被融入的挑戰 文 / 鄭司律 102

生活模式不是生活標準 ——港人融入臺灣社會的謬誤 文 / 賴文輝 106

退無路、進無步 ——離散是吾鄉 文 / 區倬僖 110

創作

四手聯彈 畫 / 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114

編委答

問：六四只是「記念」？不應在「他國」影響「他人」政治？ 文 / 馮敬恩 116

讀者投稿

Life has to go on——回港雜思 文 / 涼名 120

評論文章不代表《如水》立場

想像沒有邊界

香港人的「融入」與「被融入」

文 / 編輯部

移居他方後，生活長成甚麼樣子？你又有甚麼變化？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有着千萬種不同的回答，而「沒有標準答案」正是我們討論「融入」的大前提。

每一位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都有其獨特的融入（Integration）觀點，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及環境、人們的變化產生或多或少的差異，正如《多元、流動、非傳統：移加港人的融入想像》一文所提及：「Andrew 想起，有一個本地人說，十幾年前加拿大人等巴士，都會排隊。不知甚麼原因，慢慢沒人排隊了：『以前你不排隊就是不融入，現在若果你排隊，你就會覺得你自己不融入。』在加拿大，尤其是多倫多這樣的移民集中地，社區與文化不斷在變。」

時間改變人們看待融入的角度，也悄悄改變大腦中的優先語言，「『由一開始用中文思考，翻譯成英文，到現時開始用英文思考、用英文說出來，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漸漸地融入這裡。』落腳英國倫敦三年多後，阿熙從思考語言的轉變，展開他的

融入之旅。」——《探索、轉換、低身段：移英港人接納自己是社會少數》

然而，變化發生在中學生身上，故事卻朝著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他們會忽然覺得我很特別，問我很多關於香港的問題，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分？如果是，為甚麼你們又說自己是 Hongkonger，不是 Chinese？又會問你香港跟中國有甚麼分別，很煩的。而且這樣答了以後我主要的身份就是香港人，我不想這樣。我在學校建立形象不是想他們只記得我是哪裡人，我想他們喜歡我是因為我成績好、運動好、或很幽默，很受同學歡迎 …，說自己是中國人是最低調，最不凸顯身分，又不用解釋的答案。」——《「我是香港人」or 'Yeah, I'm Chinese'——移英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而乍看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臺灣，卻讓移居的港人面臨從未預料的光景，「臺灣跟香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拿舊香港的一套來是行不通的。」在《香港、臺灣兩個世界：自我調節練習融入》一文中，兩

位港人不約而同將在臺灣的第一份工作視為「練習」，他們嘗試在時間的協助下找到契合臺灣職場的步調。

當鏡頭轉回香港，「被融入」卻成了一大隱憂，「融入並不是離散社群才出現的問題。即使有或沒有反送中運動，有或沒有移民潮，香港長久以來被動地面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就代表小城融入大國的變動和威脅，都是如影隨形的。融入本來就是香港人要面對的議題。……香港社會持續地警覺『被融入』的危機，而且利用着夾縫中的自由去反抗。」——《「我們因杯葛極權而來」——論港人融入與被融入的挑戰》

六四維園在香港難以為繼，但卻在其他國家持續發芽、生根，「支聯會的「記念」就是共同體的一次朝聖之旅，每年大家出現在維園，參與者彼此之間互不相識，但有着同一目的：悼念八九民運的死難者。如此，他們在三十多年前的共同政治參與與想像就會得以強化，並延續下去。」《如水》編委馮敬恩在《問：六四只是「記

念」？不應在「他國」影響「他人」政治？」中，以想像的共同體概念，解釋記念六四對香港人的意義。

而逃離極權後，香港人要如何運用在自由世界的身位，讓國際關注香港議題？移居澳洲三年，近期加入澳洲自由黨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透過自身的行動提供一個想像空間：「最重要是讓他們感覺到香港人是澳洲的一分子，例如透過參與政黨事務，在政黨會議發言提出觀點，讓他們感受到我們也關心澳洲社會。這種「細水長流」倡議方式可能過往很少被香港人提到，但我鼓勵一些已經安頓好的香港人，可以選擇加入當地政治圈作為下一步。」——《如何以澳洲、日本、臺灣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如水》論壇側記》

極權壓迫之下，「家」到底在哪裡？「融入」與「被融入」又會如何在時間的推移中改變香港人？期待千萬種回答匯聚在未來，凝成力量闢出屬於香港人的獨特道路。■

「出走」似乎總在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生命中，添上重要一筆。

非走不可的原因百百種，從個人因素到時代背景，一批又一批香港人啟程離去，追尋期待中的美好未來，但抵達目的地後，「現實」讓想像的粉紅泡泡消失在空氣中。迎面而來的生活挑戰，讓返工成為必須；同時，「我是誰？我屬於這裡嗎？我是 X 國的一分子嗎？我還是香港人嗎？我還可以自稱香港人嗎？」數不盡的自我探問也隨之抵達。

《如水》探訪移居加拿大、英國、臺灣、日本的 10 位香港人，透過 3 位記者的提問與觀察，試圖編織出一個沒有標準答案、沒有評分系統的想像空間，讓移居世界各地的彼此能夠駐足，整理思緒後再次踏上只屬於自己的融入旅程。

返工為生活、 融入為□□？

四國 10 港人的移居模樣



圖片來源：iStock／SHansche



圖片來源：iStock／GoranQ



圖片來源：iStock／dimamorgan12





圖片來源：iStock／Aolin Chen

多元、流動、非傳統 移加港人的融入想像

文 / 曹雨

回看歷史，離散是香港的常態，而加拿大是許多人的目的地。八十年代，香港面臨前途問題，十年間約 38 萬港人遠走加拿大；2019 年以後，離散的門又再次大開，港人多少抱着一去不復返的心態坐上「救生艇」，在歷史上又走了一趟了回頭路。

移民潮早期，如何延續，是首要主題。落地數年，大家發覺延續之前，要先融入。學術上，「融入（integration）」有着清晰的定義，一般都是文化和社區連結、經濟及政治參與、公民與身分認同。然而，《如水》訪問了三位來加拿大不久的香港人，發現每人對融入的概念，是多元且多變，又因加拿大的特殊環境，似乎不適用於一般的定義。

Andrew，28 歲，倉庫揀貨工人

Andrew（化名）在多倫多的日子，大致是這樣的：早上在居住的 Basement 起床，準備 10 點上班，在偌大而封閉的貨倉中，一條條由貨架組成的小巷裡來回、搬貨、重覆，直到晚上 7 點，偶或加班。坐車回家，洗澡吃飯，差不多要上床睡覺；或者等待通常不是周末、根據更表安排的休假。他說，這份工作物理上困住了他的人，也困住了他的時間。「（所以）我放假就想外出，怎樣都要外出。」

這份工作，不論工時或工作內容，都和 Andrew 在香港的相去甚遠。以往，他是一位有幾年經驗，月薪大約 3 萬的測量師。拋下這工作而離開的理由，固然是香港政治和法制天翻地覆的轉變，而母親和朋友也推了他一把：「本身我媽也想我過來，然後也有很多朋友都去了世界不同地方，中學同學，全班四分一都來了加拿大，都在多倫多。」

「當時還沒有這麼多 youtuber、文章講加拿大的事；我也沒有想太多，沒有想過重回本行會這麼難，以為通常都是三、四個月，至多一年就可以找得到。」找工作，幾乎是每一個加拿大新移民、甚至是本地人都在共同面對的難題。2023 年，總計有 47 萬多人移民加拿大，比 2022 年上升 7.8%。幾百封求職信，二、三十份有回音，只有一、兩份有面試機會，在現時

的加拿大是常態。

「私人公司會著重本地經驗，政府工程部門或者跨國公司，就會承認外地經驗。但是，大公司通常競爭大，要求高點。」Andrew 認為，加拿大本身經濟環境不景氣，自己也缺乏人脈，即使已在加拿大讀了一年書，重回本行依然困難：「這裡很多本地工作都要 refer，通常都是同一族群的人介紹，例如印度人、華人會介紹（同一族裔），但香港比較難有這樣的脈絡。」

Andrew 說，開初找工作，他仍有一定的指向性。三、四個月後，財政開始有壓力，一同來加的母親同樣待業，「要交租，要花錢，就沒有辦法了，甚麼工作都要找。」正好，一家華人超市聘請貨倉工人，時薪 20 加元，「真的沒有那麼多，也沒有太大掙扎。」

上班首日，發現身邊都是持大學學位、懂兩文三語的香港年輕人。要融入這群有着共同背景的人，並非難事。難以融入的，是公司的文化。這是一家在辦公室和休息室貼有大食會照片、「抱着贏的文化！」海報的公司，也是一家向早了兩分鐘「叮」飯的員工發警告信、員工餐費比在超市自行購買更為昂貴的公司。

十多公斤的維他奶、三包八公斤重、包在一起的米，固然會造成勞損；但 Andrew

感受最深的，是那種被困的感覺。每星期五天，Andrew 被困在這不見日光、不知時日的倉庫長達 9 小時。若果工作量太多，需要加班，最長可達 12 小時。「你很多事都做不到。現在已經好一點了，以前返 11 點至 8 點，每天 9 點多回到家，沒有甚麼事可以做；明天你早些起身，其實也不可能約人、做些甚麼。」由於假期是根據更表而定，不一定在周末，很多朋友間的聚會，他都不能參與。「請假都很難，一位同事有事回港，想請兩個星期還是一個月假，（公司不准，）他做了幾十年，都唯有辭職。還有一個同事的親戚離世，想回港參加喪事，公司叫他拍照（證明）。」

「現在搬了新的倉庫，好了一點。」Andrew 說。「新倉在國家公園旁邊，每個星期都會見到狼。不過，只有一邊有窗，窗外是一座泥山……但感覺上始終算是外面。」

在這超市工作超過一年的 Andrew，對自己的職涯發展算是樂觀。他在 IG 看過一份職業調查，在加拿大從事工程有關的人，有近七成都回到本行。「有時會有憂慮的，但假期出去玩，周圍去，就會開心一點。」

以往，Andrew 每星期周末都會外出，「看

看當時有甚麼活動，以前會去文化節，韓國、日本都有，最近就去了看櫻花。」現時的工作多少限制了他，但他一有空閑，就會出外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於他而言，所謂融入，首先是社區的參與，「加拿大是多元文化，我就是接觸不同文化。」然而，亦因如此，Andrew 認為加拿大很難令他、以至其他人產生歸屬感。「2022 年世界盃，我去了酒吧睇波，個個人都撐不同國家。我看了差不多 18 場，每一隊都有自己國家的人支持，沒有說特定要撐哪個國家。」

Andrew 想起，有一個本地人說，十幾年前加拿大人等巴士，都會排隊。不知甚麼原因，慢慢沒人排隊了：「以前你不排隊就是不融入，現在若果你排隊，你就會覺得你自己不融入。」在加拿大，尤其是多倫多這樣的移民集中地，社區與文化不斷在變。Andrew 沒有甚麼本地朋友，但在加國這種文化語境下，怎樣才算是本地加拿大人？Andrew 想，他積極參與各類社區活動，閒時有留意本地新聞，對大部分社區巴士和鐵路線，有如當時在香港一般瞭若指掌。

「其實我覺得，這樣都算融入了。」

Ryan，22 歲，省議員助理

「我覺得是，生活得好。」被問及對融入的想像，Ryan（化名）這樣回答。語畢，他思考了一回。「但這樣說有點奇怪，因為有些人可能 struggle 於他的工作，但他同時又可能很融入……要再 fine tune 一下。」

作為省議員助理，Ryan 自己沒有 struggle 於，甚至是喜歡自己的工作，但這也是來加一、兩年以後的事了。因為政治的環境轉變和某些壓力，Ryan 在 2021 年到埗時，「一開始來的時候，我覺得是很不開心的，因為我不知道可以做甚麼。」那年正值 Covid-19，多倫多校園實施隔離政策，所有課堂都是網上進行；他當時的修讀的科目是數學，沒有甚麼 Group Project。「我自己一個人住，日夜顛倒的和在香港的朋友打機……那時我住在一個 condo，30 層樓高，看到很遠的夜景。我看着，想着，為甚麼我在這裡？我在做甚麼？」

改變的契機有二。其一，與人交流的衝動，將本來性格內向的 Ryan 推出了 condo，「去食米線，下單用廣東話，已經是少數和人交流的機會……另外，我也知道在這裡工作是需要多點本地經驗，義工也是一個好的方法，所以我就開始找了一個本地的 Foodbank 做義工。」如是，一個星期 2 至 3 天，每天 3 小時，為本地居民發放食物，和同事交流，「我感覺到自己在這裡是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放置我自己。」

其二，他由數學科轉至公共及行政學系。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Ryan 還記得他的第一課，叫 Canadian Government，講述加拿大政府是怎樣運作，其內部價值若何，從魁北克的《尊重政權世俗化法》、到類近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又受美國聯邦制影響的政治體制、應否保留殖民者雕像的爭論；Ryan 每每將加拿大本地的內容代入香港：「如果是香港人的話，舉例有一個不受人歡迎的雕像豎立，我又會怎樣想呢？我都會覺得不舒服，雖然它的確是歷史的一部分。」

接着，是一連串的連鎖：他在 Foodbank 和一些活動上認識了志同道合的香港人，共同參與本地義工活動，「很單純，就是想『說好香港故事』，相信香港的新移民來到都很有貢獻。」深明移民依賴公共交通工具，他一直關注本地有關交通政策的壓力團體，「那時 Scarborough 有列車出軌，Scarborough 實有很多華人，所以他們記者會想找一些會說廣東話和普通話的人，」Ryan 正好補上協助，最後亦通過該組織成員的轉介，成為了省議員助理。

「我知道新移民的困難，作為一個立足點，去不同的組織去分享經驗，慢慢地，我這個時候就比較有歸屬感。」回顧自身經驗，Ryan 歸納出他對融入的想像：「你要知道社區發生甚麼事，或者你可以不是很積極去做，但至少你明白，或者你有意見，有感受。」他再強調：「有感受，我覺得最重要是有感受。」

他知道，目前已找到工作的他，某程度上是有了「Privilege」，「我覺得我在這一刻，我已經上了岸。」但他堅持，不論是加拿大抑或香港，「你在哪裡都用一模一樣的生活模式，完全不去反思你自己身處的空間是怎樣，你真的只在自己的泡沫裡面。」泡沫透明，在半空反照四周，依是與世隔絕，「你在街上見到他人，已經是一種公眾生活。你逃避不了。就算你真的不出街，也會影響到你的，例如你要交多少稅，你有甚麼福利。我覺得你或多或少都暴露在某些 policy 下，你不應該沒有感受。」



圖片來源：iStock／Margarita-Young

Manho，33 歲，待業

「我早就不融入香港。」對 Manho 而言，融入這個概念，是抽象的。而所謂的「早就」，其實指 2021 至 2023 年間。當然，天氣除外。「香港真的太熱了，不適合人居住。」玩笑過後，是他發現，人走光了。

「我經常去一家位於太子的酒吧，去了 5 年。有一、兩年沒去，再次回去時，完全不同了。雖然是同一間酒吧，但人，客人，不同了。」他知道，背後可以有複雜多重的原因，可以是年紀漸長，酒客也戒酒了；也可以是香港人都到了大灣區，也可能是到了英國、加拿大。

走的不只酒客。Manho 在香港做了 11 年廣告、多媒體設計，「有時要負責請人，請不到。你見到一個斷層，斷了一整層的人，整個商業圈裡面是斷了。」

「我覺得整個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走了。」

Manho 吮了一口咖啡，繼續說。「坦白說，香港就算有政治（問題），你都可以繼續吃飯。窮人都總會有辦法，你繼續買兩餸飯。只是在生活的價值上，你開始覺得有一種，和你以前的感覺有分別，而令你覺得：我雖然可以融入，但我傾向不想。」

他在香港最後一份工作，是一家啤酒廠的品牌設計。他在那接觸到不少外國人，愈發覺得外地其實頗適合自己。「我現在（多倫多）的生活模式，是在香港一世都不會

發生的事，」Manho 摸索着自身經驗，勾勒「融入」的抽象外殼：「即是我們看一場 Band show，可以 30 元加幣之內看到，還是頗出名的 Band。」他舉起手中的咖啡，「這杯多少錢？80（港）元。」在香港，這個級別的手沖咖啡大約百元上下。「這裡加上小費、稅，都是 80 元。是合理。」

Manho 記得，聽到伴侶也想去加拿大，自己可以用 SWOP（配偶簽證）一同遠走時的心情：「我等了你這句很久。」身為香港知專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加拿大救生艇的 5 年畢業限制無疑不適用。他也記得，初來乍到，他很快適應了這裡的生活，甚至個多月內找到設計師本行的工作。然而，工作，或若該公司的文化，他卻有點不適應。

「我的公司是做傳銷。又不可以說是層壓，但算是金字塔式營銷手法的公司，賣保健產品。」撇除營銷手法，這是一家頗為符合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公司。老闆是南美移民，來加 20 幾年，仍不太懂英文。上司是一個來了十幾年的香港人，同事則更多元，有來自菲律賓、也有泰國的。

Manho 說，這家公司有兩種文化，令他不太適應。第一，是老闆不太接受新事物。「譬如一件 work，大家、阿頭都說好，交給老闆，他看了一眼就說，要重新做。我們之後再交一個，跟以前沒有甚麼分別

的，老闆就說，好啊。」事實上，記者在不同的在加港人群組觀察，都有人反映，加拿大的職場文化，有不太接受改變的傾向。

第二，是老闆的朝令夕改。「另外一個 work，大家之前都有 record，但星期五說好了，下星期一就馬上退回所有東西。可能只是我老闆的問題，老實說在香港都可能出現，但始終是困擾的。」試用期快完，Manho 寫好了辭職信，沒想到老闆也寫好了解雇書。「最後分手是 OK 的，我也有和他握手。」

待業的 Manho 說，他不太擔心自己的職涯。反而，他覺得在加拿大，他更容易做到自己的理想。「我問 chatgpt，開公司要不要 PR，原來真的不用。隨時可以申請，幾百元加幣就可註冊。隨便找一個 warehouse，租金非常便宜，就已經是一個 Studio。」他思索，香港的文化設計品味，或許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缺口。

工作沒了，但 Manho 與同事相處之間，再次觸碰到「融入」的輪廓。「其實文化融入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大家都是在聊哪裡有特價。」可能是加拿大的生活環境實在太多元，高昂的物價成了一眾移民，甚至是在加港人的共同話題。「在加拿大，你會覺得這裡絕對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每個人都好像自己過自己的圈子。」例如，每個人的英文用詞都不同，「有人

說 goodbye，有人說 have a nice day，那已經不同了。廁所也可以有四、五個說法，這裡每個人都接受，和香港經常說這是支語有所不同。」即使是社區文化，唐人街固然不在話下，韓國城、J-town，不少希臘人不過西方復活節，只過東正教的，沒有人會有意見，更像是理所當然。

Manho 說，多倫多市政府有一次在 Downtown 舉辦了一個加拿大文化市集，內容卻全是多國、多文化的攤檔。「加拿大一向都是容許我們自己在自己的社區，這已算是一種融入。」香港、抑或其他國家以 us and other 產生的身分認同，在加拿大似乎不適用。「我認識一個教車師傅，老華僑，沒有本地朋友，最愛吃快樂小羊（中國火鍋店），但你能說他不融入嗎？他在中英聯合聲明時過來，在這裡住了幾十年。」怎樣才算本地人？在這片背景特殊的土壤，分野愈見模糊。

那末，是甚麼東西產生了認同？「我本身不看棒球的。開始是因為朋友剛好有空，無事可做，就去了看棒球，反正就 10 元，當是入去飲酒 hangout。昨天，我們見證着 Maple Leafs 再次輸球，再翻查這裡的歷史，為甚麼大家（加拿大人）這麼着重這場球賽，但輸了球大家又好像沒甚麼感覺，原來是他們已經輸了五十多年。」

「就是這些，令你覺得和城市某程度上的 我覺得是一種融入。」 ■

探索、轉換、低身段 移英港人接納自己是社會少數

文 / 詩遙

(流落異國的記錄者，以筆連結)

英國推出 BNO 簽證「救生艇」至今，近 20 萬港人獲批簽證。轉眼間，第一批移英港人已落地三年，逐漸適應英國生活，不過對於土生土長的港人來說，移民伴隨着身分及文化轉變，要真正融入當地職場環境，並不輕易。《如水》訪問四位移英港人，有人在當地找到老本行工作，有人則轉換職涯，由低做起。幾年過去，究竟他們如何適應英國的職場文化？對於「融入 (integration)」，他們又如何定義呢？

圖片來源：iStock／CHUNYIP WONG

阿熙，社工轉行鐵路

「由一開始用中文思考，翻譯成英文，到現時開始用英文思考、用英文說出來，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漸漸地融入這裡。」落腳英國倫敦三年多後，阿熙從思考語言的轉變，展開他的融入之旅。

2021 年裸辭的阿熙，帶着四年社工經驗移居倫敦，起初仍想繼續做社工，身邊亦有成功案例。不過，英國社工局要求海外受訓申請者註冊時寫一封信，解釋其教育訓練及經驗如何符合英國的專業標準。「單是申請審查費用，已經要 4 百多英鎊，未計每年要另付 90 多英鎊的續牌，這些申請費比起香港社工註冊費貴好多。」

除了財務上的壓力，阿熙也直指，「英國的社工大多服務 NHS（國民保健服務）及地方議會，工作上自主性較少，加上我與英國的青少年，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好難用生活事例去跟他們分享」，種種因素讓他意識到繼續當社工的計畫行不通。「我當時很迷惘，經常待在家中，為了逼自己踏出家門，開始兼職做『車手』送外賣」，就此他踩着單車送了三、四個月的外賣，「就好似有人付錢給自己玩尋寶遊戲，好好去認識倫敦這座城市」，他樂觀地憶道。

「尋寶遊戲」在阿熙獲取錄於倫敦一間鐵路公司後結束。起初他兼職前線月台職員，負責月台上的顧客服務工作，亦要觀察鐵路訊號，並在月台上舉牌示意司機「無乘客準備上車」。看似單純且重複的工作卻不簡單，他剛入職的內部訓練及實習就包含應對持武器乘客等，且須遵守輪

班及休息時數的規矩，工時不能超過 12 小時，休息時間也要達到 12 小時才能繼續值班等。

後來阿熙成功申請內部調遷，負責編排火車時間表，「我要安排火車排列在不同路軌，確保每架火車都有司機開車。這是需要解難的工作，每天都似在玩數獨」。一年之內，他由白紙一張到獨當一面，公司培訓應記一功，「公司好肯花資源去做培訓，恰巧現時的老闆擅於訓練新人，令我好快上手」。

團隊中一些入職時間較長的同事，亦樂意去教新同事，阿熙卻坦言，即使性格外向，要與同事成為朋友也不容易，「英國人工作時與私底下的面貌，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他指香港人與英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辦公室的 small talk（閒聊）他都會準備話題，但放工後的聯誼活動交談時間較長，要展開新的話題對他來說還是有難度。他現時在倫敦的交心朋友，都是來自香港或亞洲，「始終大家都是同聲同氣，較易有共鳴」。

阿熙觀察到身邊的香港朋友，「移英後不難尋找工作，但與本地人建立關係困難重重」，他直指融入不能一蹴而就，要令到香港人這身分被認可，兩、三年時間不可能做到，「我們（香港人）只是這個大熔爐入面其中一個族裔」，但他深信，香港人在不同行業的工作表現，是讓本地人認識香港的第一步，但要做到文化認同，就需要靠這一代移英港人慢慢深耕。

阿 Moon，行政文員轉行 HR

移英將近三年的阿 Moon，多年來在港從事行政文員，是典型的 OL（辦公室女郎），起初她憂慮自己只懂行政工作，欠缺特別技能，很難找到工作，但她求職之路較預期順利，移英不久後便做回老本行。

她起初在倫敦一間以南亞裔職員為主的時裝公司擔任行政文員，身為少數的華人員工，除了職位本身的工作，南亞裔上司還要求她同時兼任清潔，「當清潔工人放假，佢們要我幫手洗碗、扔垃圾」。她續說，上司要求她負責愈來愈多 ad-hoc (特設) 事項，包括執拾存放樣板服飾的房間、幫忙拍攝產品相片，「根本就是壓窄！」且往往只有她與其他華人同事須要「打雜」。

最令阿 Moon 意想不到的是，當她向上司提出請假時，竟被要求列明本身工作日

程，必須找到同事接手有關工作，才可以放假。隨着工作量不斷增加，加上上司多項無理要求，即使未過 6 個月試用期，阿 Moon 亦決定裸辭。

輾轉半年後，阿 Moon 順利獲一間英國電信商取錄，還意外地從行政文員，在短短一個月內調職到人力資源部門，處理有關招聘的行政工作。「我以前未做過 HR (人力資源)，只有一些基本知識，所以都是邊做邊學」，她續說，公司除了提供文本指引，亦有在職培訓、與上司單對單會談，同事又樂意解答工作疑難，令她很快適應工作。

阿 Moon 現職的電信公司職員着重多元種族及文化，同時也有來自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她直言，香港人工作時講求效率，但英國人工作很多時都要寒暄一輪，

圖片來源：iStock／SHansche



再談到公事，她起初也不太習慣，幸好她所屬的團隊處事快，通常很快進入正題。而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她也會調整溝通模式，「對着來自阿根廷女的同事，直接講重點便可」。

英國公司注重團隊之間的相處，不時都會舉辦聯誼活動，例如競猜之夜等，阿 Moon 現職的公司也不例外。由於她個性較慢熱，難以投入活動，「始終文化唔同，加上我唔好飲酒，又唔知點參與佢哋嗰啲 small talk。」後來同事得知阿 Moon 的性格，亦再無刻意邀請她參與活動。

阿 Moon 不喜歡聯誼活動，但其實她是活動搞手之一。上司留意到她在會議上鮮有發表己見，於是在單對單會談時向她瞭解，「我跟老闆解釋，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文化衝擊，以往在香港工作時，通常都是

按指令工作，好少會表達意見。」

雖然阿 Moon 不如其他同事搞活動時，提出具創意的提議，但她過往的工作經驗，其實令團隊走少很多冤枉路，「記得有同事提出搞雪糕日，好多人都贊成，但我從行政角度去諗，就知道執行唔到，因為公司根本就無冰櫃。」

阿 Moon 慶幸現時公司並無強迫她「融入」，工作又具有彈性，現時除了人力資源的行政工作，亦開始涉獵到秘書相關的工作，例如為老闆籌備商務之旅、訂機票酒店等，讓她開始規劃自己的職涯，「我成日都覺得有手有腳就做到 admin（行政文員），但要轉去做 HR 或者秘書就沒那麼容易。」現時公司給予她各類機會，她期望日後可從人力資源或秘書之路進發。



阿娟，重回 IT 行業

「我在香港做開硬件，但在英國第一份工是與軟件相關的。」移英後的阿娟從 IT 行業轉戰電子商務零售公司，職銜與在香港時一樣，都是產品經理，她卻認為自己是在越級挑戰，「我只是在 YouTube 看了幾條關於電商的影片，便走去面試」。

由於公司規模龐大，同事以本土英國人為主，剛入職的阿娟難免感到壓力，「我負責 app 的應用，我覺得最難是跟工程同事溝通，因為他們認為我對軟件工程不認識」。她又說，同事之間都會禮貌相待，但從言談間，感覺他們對亞洲同事不感興趣，「作為亞洲人，其實幾難融入他們的圈子。」

後來因為阿娟對軟件行業知識不足，忽略了英國的私隱法規，令她在工作上出現過失，最終被公司勸退，「我承認是我低估了個人私隱的重要性，現在回想起來，就當是經一事長一智」。

有了英國第一份工作經驗，阿娟求職較以往容易，不久便找到現有工作，同樣都是 IT 行業，「慶幸面試官無問我為何離職，反而想瞭解我更多在香港的工作經驗和背景」。縱使現時公司的規模小很多，團隊卻非常多元，同事都來自不同背景及文化，「這裡好似聯合國，多了亞洲人、非洲人面孔，互相交流時都容易接受各自的背景，感覺更有人情味」。

阿娟短時間內找到本行工作，之後又順利轉工，「我是幸運的一群」。比較香港與英國職場文化的差異，她留意到曾任職的兩間英國公司，日常工作不會循規蹈矩，

有時以文字溝通時也不太重視文法，「同事甚至會覺得我用字很有禮貌，例如很多時會加上 please (請)，所以會叫我負責跟客戶聯絡」。

「因為同事少，我們每星期都夾時間，一起回公司上班。現時周會，我們都會互相交代一下工作進度，有需要幫忙的話，亦可向其他同事提出。」阿娟笑言，公司上下都喜歡稱讚她，上司毫無架子，間中會與團隊開玩笑，令到工作環境非常融洽，「以前在香港工作，就算做得多好，上司都未必讚賞」。她又指，同事之間會用特定軟件交流，有人會將同事頭像製成動態 GIF 圖。

阿娟認為，香港人與英國人的價格觀不同，工作上難免要磨合，但比起在香港工作，在英國工作壓力較少且更彈性，「我老闆因為要接送子女放學，所以將工作時間調動，早上六點便開始工作，下午兩點便下班，但同事有甚麼問題，都可以聯絡上他」。她早前亦曾回港探親一個月，進行遙距工作，經歷過英國這種上班文化，她難以想像如何回到香港的辦公環境。

Daisy，招聘顧問

自 2021 年開始，大批香港人陸續移居英國，不少機構都有提供就業支援，求職網站「Find a good boss（我要返工良心平台）」亦有開拓英國業務，直至 2023 年才因資助完結，停止服務。

現職招聘顧問的 Daisy，是 Find a good boss UK 的前員工，協助剛到埗的港人求職。她留意到，不少人在香港擁有高薪厚職，來到英國也只想在辦公室做「白領」，卻未曾想過自己欠缺英國本地經驗，「坦白說，有不少人未準備好，便已移民」。

面對這些求職者，Daisy 通常都會建議他們先尋找「藍領」工作，又或者從事義務工作，獲取英國的工作經驗，「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英國公司進行招聘時，僱主都會看求職者有否本地工作經驗，但得不到第一份工作，又何來經驗呢？」

Daisy 分享，她曾幫助一名港人尋找倉務工作，一開始都是由低做起，因為在香港有管理倉庫經驗，半年之後該名港人已獲升倉務經理，「他算是由藍領，轉為半白領」。另外，「英國與香港的職場文化不同，很多職位都不需要高學歷，但就要求有牌照或證書認可」，她建議移英港人計劃轉行前，可以先進修一些證書課程，「助產士、幼兒教育等行業長期缺人，只要花少少時間去進修，好大機會就可以入行。」

她深信大部分香港人的英語水平並不差，中學會考畢業已經應付到職場上的英語需求，故她提醒，即使在職場上遇到香港人同事，亦應避免以廣東話交流，「如果要

融入，就一定要尊重英國或其他種族的同事，真的不懂表達，才跟同事說需要以廣東話與港人同事交談」。

除招聘顧問的工作，Daisy 亦兼任劇院值班經理。從員工休息室的「對歧視零容忍」海報，可觀察到該劇院重多元性，但她還是曾被一名義工歧視，不僅當眾指罵她是「亞洲面孔」，也不願跟隨她的指令，「之後我無再見過那名義工，不知他是被解僱，還是上級避免我們同更工作」。她指，從該事件可發現英國職場不容任何歧視，且會嚴正處理種族歧視事件。

Daisy 坦言，移居英國後，港人在職場面臨一定文化差異及適應困難，融入與否，其實取決於心態。她寄語，移英港人要放下有色眼鏡，接納自己是社會少數，「千祈不要封閉自己，我們總有辦法可以融入得到」。■

英國求職貼士：

1. 準備個人履歷時，要列明自己有權在英國工作；
2. 避免在個人履歷提及種族、性別及年齡，以及預期薪金；
3. 遞交個人履歷時，同時附上求職信；
4. 在求職空窗期，可嘗試參與義務工作，累積本地工作經驗。

—— 資料來源：招聘顧問 Daisy

香港與臺灣彷彿有着「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雖然飛行航程不到兩小時，也沒有時差，但對彼此的瞭解似乎不淺也不深，仍然存在文化差異，「是否融入？如何融入？」對於《如水》訪問的兩位在臺工作港人而言，依舊是每天必須面對的課題。

陳劍，學術界

「臺灣跟香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拿舊香港的一套來是行不通的。」

步入中年的的陳劍（化名）三年前結束十多年教師生涯，再度背起書包，移居臺北攻讀博士學位。他亦重返職場，為所屬院校的一本學術期刊兼任編輯助理。擁有多年教育界行政經驗的他，原本以為可輕鬆應付新工作，卻赫然發現在臺灣工作不只是「打大佬」，而是在玩「另一款遊戲」。

他接手的期刊編輯工作，對外負責聯絡編輯委員會、接洽審查員，對內負責處理行政工作，如安排核銷審查費、印刷和郵寄刊物、上載期刊文章等。工作總是會有不習慣之處，「我們香港人一直被訓練守規矩，做事講求白紙黑字、合約精神，最重要是快靚正」，但他認為，相較之下臺灣行政程序過分繁複、效率低下，且做事講求人情關係，讓他「大開眼界」。

「第一件事，出糧先啦！」陳劍說，工作將近四個月時仍未收到薪水，只因行政手續一直卡關。作為新報到的外籍員工，從僱傭合約撰寫到報帳申領人工，他卻要全程自行一手包辦，「最近發現要經三個系



圖片來源：iStock／GoranQ

香港、臺灣兩個世界 自我調節練習融入

文 / Fion

統，部分程序是紙本，要給不同部門蓋章簽名」。

過程中總有事情不過關，「可以是工作時數寫不對，也可以是簽名位置不對」，他嘆道，最讓他受不了的是為求過關而「做數」，「因為我是兼職，每周、每月都有一定時數限制，有時為了符合要求要『砌時數』，但被發現了怎麼辦？」

雖然行政程序繁複，但他發現臺灣職場容許犯錯的程度相當大，「因為他們在速度上沒有追求，做事沒有時限」。他現在的臺灣上司只管結果，不求過程，「只要不出亂子，學術上見得人就可以。」

因此一切講求的是信任，「不像香港職場般專管小事，小至一支筆有幾多墨也要管」。但他認為臺灣的管理模式雖更具彈性和自由，卻也可以是貪腐的源頭。他舉例指，平日在辦公室沒有人會監督他工作，「我甚至可以打卡後回家睡覺，中午吃飯吃多久也不會有人理。」

講求人情關係的行事方式也是他口中的另一貪腐的源頭，「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可以好慘。」他最近正在準備博士資格考，文件要經由系所辦公室處理，而該辦公室的一名助教為人友善，跟他交換了聯絡方式，自此一有消息都會事先傳訊息通知他。「其實這樣不太好，因為有些事我不應該提早知道，當然他不是想害

我」，不過他也調整了對於「貪腐」的看法，「他們的『貪腐』不一定跟道德有關。」

而同事相處與合作上都十分包容，並不會介意他口音重，也盡量不讓行動不便的他四處奔波。不過互相包容並不等於友誼的建立，「臺灣人不十分熱衷社交，同事很少會約吃飯或出來聯誼。我也沒有建立關係的期待，只求不與他們交惡」。他過去做慣活動搞手，現在反倒「不是日日都要social」，他從而開始學習如何「社交斷捨離」。

但陳劍也觀察到，若要在臺灣學術界長遠發展，仍須加入助教圈、中游學者圈等本地學術圈。他認為，要完全融入臺灣職場就須學習如何自我調節，「不能太固執，也不要抱有太多期待，但我現在仍有一些負面情緒」，而目前這份工作是他的「熱身賽」，「（學習臺灣的工作文化）始終是職涯上的必經之路，我仍在適應中」。

過往陳劍覺得港、臺兩地在文化上十分相似，語言也相通，而他自詡適應能力很強，可以接納和包容許多新事物，「現在才發現自己不夠謙卑，總以為自己在香港好叻，有很多經驗，以為用以往的一套就可以，但原來不是」。他認為，臺灣的「情、理、法」是一套與香港截然不同的邏輯，「但我暫時不會去挑戰現況，先守好自己的陣地再說。」

紅孩兒，老闆特別助理

31 歲的紅孩兒（化名）自小熱愛臺灣文化，中學時就萌生到臺灣升學的念頭，輾轉幾年，最終在 2019 年完夢，赴臺北攻讀傳播管理碩士。早前他曾在香港任職記者數月，原本計劃碩士畢業後，能夠進入傳媒業工作，但幾經嘗試仍未能如願。

「當時疫情很嚴重，找工作找了很久，因為我是僑生，很多公司不願意跑程序」，但生活仍要繼續，最終他在大學教授介紹下得到一份老闆特別助理的工作，「始終不是喜歡的工作，也不會特別想融入，反而會與同事保持距離」，他坦言。

他依循臺灣勞動部於 2014 年推出的「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俗稱「評點制」）進入臺灣勞動市場，該制度劃出不同範疇作評分標準，申請人達不同級數的門檻可獲特定分數，累積滿一定分數，方可申請工作簽證。

評點制的標準包括語言能力、工作經驗及薪酬等。企業本身的資本額和營業額也要達到一定門檻，才有資格僱用申請人。然而，不少僱主因申請程序繁複而拒絕僱用僑生，紅孩兒是經僱主同意，由他自行完成相關行政程序，「我已經忘記去過勞動部多少次！」

他當時經常要去勞動部補件，問問題卻很少得到具體回覆，還曾遇過職員直接說不懂勞工法例，「甚至說自己只是外判」，因此紅孩兒認為，申請能否成功很講運氣，「遇到不和善的職員，事情就可以變得很複雜」，評點制有很多灰色地帶讓他看不過眼，例如護照能否證明申請人有他

國語言能力並沒有劃一標準，工作職務是否適合也只是申請人自己「作文」。因此他對臺灣先講人情，再講道理，最後才是法律的「情、理、法」有深刻體會。

工作簽證核發後，紅孩兒擔任老闆特別助理的日子並非一帆風順，除了要處理辦公室文書工作外，更要協助老闆管理多樣化副業，從統籌民宿宣傳、電商業務推廣等包羅萬象。不過同事間缺乏溝通卻是讓他最感無力之處，「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做甚麼！」

在紅孩兒的工作流程中，上、中、下游的同事各自為政，他作為中間人就是夾心階層，「我經常被問到口啞啞！」公司有兩個出貨地，「有時出貨人員不知道出貨地在哪裡，問我我也不知道，又要幫他問業務，整件事毫無效率。」他直言，無法理解為何同事們不願意多瞭解彼此的工作，「像我以前做影音新聞，雖然只是錄旁白，但也會想知怎樣剪片，這裡公司同事卻不會有這種求知慾」。

紅孩兒也與有類似觀點的同事抱怨過，他們都同意若持續互不溝通，問題只會一直存在，「但沒有人會提出意見，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得過且過。」他坦言，有時被同事怪責也學會了「左耳入右耳出」，為了避免同事覺得他多管閒事，他在公司亦很少提出意見。而臺灣人只能自己人批評自己人，無法接受其他人的批評，「這一點其實跟香港人也有點相似」。

另外，上司與部分同事讓情緒主導工作的行為，也讓他感到相當詫異。曾有同事因

心情欠佳「罷工」，但他直言，此事幾乎不可能在香港發生，「大家都會想一起做好這件事，然後一起收工」。就連他上司也曾當眾把其在公司任職會計的太太罵哭，只因太太要他不要亂花錢買東西，「起初會被他嚇怕，後來習慣了，學會了口講OK，但不一定會照他的說話做。」

雖然在處事上他學會自我調節以適應環境，但他不認為自己被「同化」，「我依然有熱誠和初心，只是剛好這份工作我沒有興趣」。因此，他將目前的工作視為「實習」，慢慢適應臺灣與香港截然不同的職場環境。■



圖片來源：iStock／Travel Wild

同在亞洲的香港與日本，地理上距離不遠，但社交禮節、工作方式等卻相差甚遠。受到集體主義文化影響，日本社會期待大多數人循著特定的行為模式，就算是外國人也無法例外。《如水》訪問一位在日本企業工作三年的香港人，希望透過她的故事，以港人的角度，理解「融入」在日本的意義。

木子，珠寶批發

木子（化名）赴日後，以兩年的時間跨過了語言障礙，卻克服不了日本職場的繁文縟節和集體主義文化，「我想我一輩子也接受不了。」

她任職的公司從事珠寶批發，屬於中小企業，整間辦公室坐滿也只有 60 人，因此每位同事都認得她是全公司唯一的外國人。然而，這並不代表她擁有特權，她仍須如所有日本同事般，遵從日本的職場文化。她指平日上班出入辦公室不只要「假笑」，還要跟每一位同事打招呼，說「不好意思」、「辛苦了」。

工作時也須要擺出一臉認真的表情，不能跟同事閒聊。她又指如果因工作太累而目無表情，就會被同事問候：「你還好嗎？」而應對方式只有微笑回答：「我很好。」她坦言，這類的日本職場禮節使她一刻也不能放鬆，「但我也同意須要入鄉隨俗」。

作為全公司唯一會中文的外國人，她負責



圖片來源：iStock／kenko-

處理所有中國大陸的客戶，要協助舉辦展覽、製作宣傳物品等，也不時需要跟公司同事一同到外縣市出差。但無法拒絕的出差時的應酬文化，讓她非常不習慣，「因為全部人都會去，即使大家心底裡都不想，但也沒有人會離群，所以我也從沒想過要出聲拒絕。」

唯一一次例外是在山梨縣出差，飯局已到了尾聲，「當時已是晚上十點幾，突然有客戶說要趕過來加入我們，但我實在受不了，就拉着另一名女同事一起說，我們很累，要回去休息了。」她解釋，因為在日本職場不能說「我不想」，只能說「我不能」。

這種對工作鞠躬盡瘁的態度，時常讓她感到格格不入。她認為，工作只是用來糊口，沒有必要祭出這種「奉獻」精神。而她月前向上司遞信辭職時，周遭同事無不感到詫異，「因為日本人認為工作就是一輩子



文 / Fion

的事」，即使合約訂明只須一個月前通知，她的上司也故意留難她，跟她說「一個月就走的人都是有問題的」，她相當無奈但也只能接受。

至於離職原因除了人工太低，也跟公司奉行的層級體制有關。「報告、聯絡、相談」指的是事無大小都必須向上司報告，上司再向更上級的上司報告，意味着每一步都要得到最上級的批准。「我覺得很煩，為甚麼所有事都要你批准？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她嘗試在可控範圍內「挑戰上司」，以每年皆須設計的海報為例，「起初上司叫我用紅色大字，但我覺得很沒有美感，後來我自己出主意，每年設計不同花樣的海報，也不再問她意見，成品出來後她也接受，之後便不再插手。」

然而，一些工作慣例始終無法撼動。她指日本人做事一板一眼，而香港人則習慣靈活處事、節奏明快。有次回香港擺展覽，

學習閱讀日本空氣

集體主義文化下的融入

有過千條金鏈要報海關，每一條都要掛上編號和價錢牌，「上司要我每一條鏈都要放在影印機上掃描，再把影本掃描到電腦存檔。明明每條鏈款式一樣，為甚麼不能用同一張圖？」

有時給客人的收據打錯了商品編號，「在香港我們可能會直接用筆塗改，但日本人會拿着收據研究很久，又再重新印一張新的收據。我在心裡翻白眼，想着『可否快少少？』」她指大部分同事並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因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在日本工作的這三年，「我學會了閱讀空氣。」木子認為，日本人說話委婉，不會直接以「不行……」來拒絕，反而以「很好，只是……」代替。受到日本文化每日薰陶，她的說話方式也發生變化，不再單刀直入，「但我始終不會 100% 像日本人，我還是多少會保留一些香港人的特質吧。」 ■

圖片來源：iStock／PeterPencil

從港人多數移民成少數族裔

以 DEI 概念思考融入

文 / 于白（喜愛觀察人類、考察文化，善用紙筆紀錄）

DEI 是（多元）、Equity（公平）、Inclusion（共融）的縮寫，亦是近數十年歐美社會主張的多元共融概念。不論在職場抑或社會上，DEI 主張所有人都能自由提出意見、充分發揮自身能力，並受到接納與支持。

近年來，愈來愈多港人移民到歐美國家，他們正面對文化差異、如何融入當地社會等挑戰。美籍港人、DEI Trainer Sophie 相信，學習 DEI 概念有助融入種族（race）／族裔（ethnicity）共融的社會，也更易與不同種族／族裔合作、生活等，共同創造一個更共融的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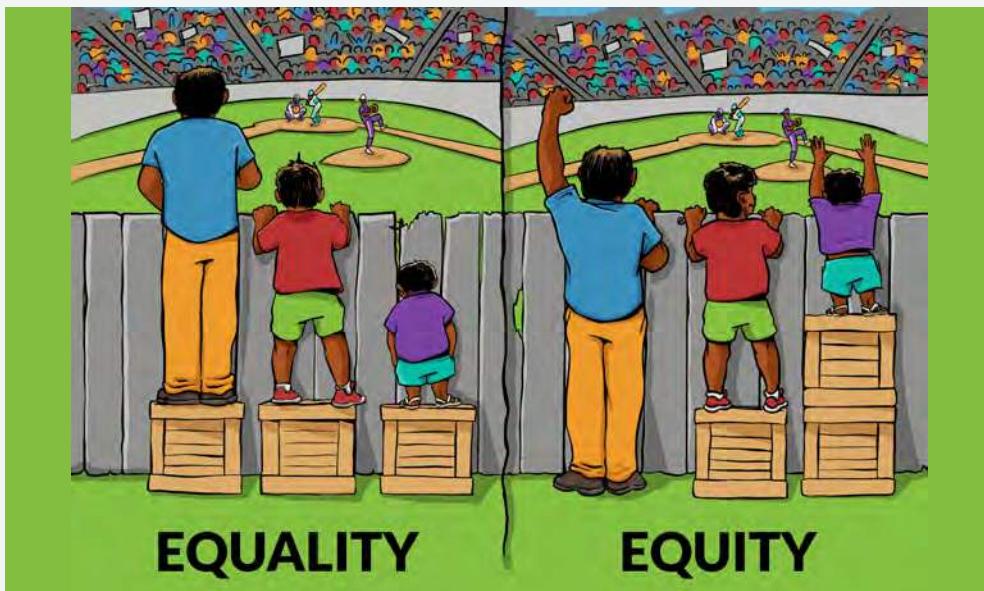
「Diversity is being invited to the party; Inclusion is being asked to dance.」美國多元化顧問、現任 Netflix 包容性戰略副總裁 Vernā Myers 如此定義 DEI，意指多元就是不同種族和族裔的

人都能獲邀出席派對，而共融就是獲邀到派對的不同人士，同時也被邀請在派對上跳舞、即有份參與派對的。¹

而作為美國包容性培訓師（Inclusion Trainer）、文化教練（Culture Coach）的 Daniel Juday 則表示，DEI 不限於此，並指更好的說法應該是「Diversity is being invited to the party; Inclusion is choosing the music」——分別在於參與者的參與程度和話語權。他認為，共融就是派對參與者有份「選擇（派對）音樂」，參與程度應更高，而非單單被邀請跳舞。²

那麼，又應如何理解 DEI 的「E」呢？Sophie 特別提到 DEI 概念中的「Equity（公平）」，是指公平（Equity）而非平等（Equality）。「Equality 是純粹的平等，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機會、權利、尊重，每個人都是被視為有同等的價值、

¹ Diversity is being invited to the party; Inclusion is being asked to dance (<https://www.bu.edu/diversity/resource-toolkit/diversity-is-being-invited-to-the-party-inclusion-is-being-asked-to-dance/>)



平等 (Equality) 與公平 (Equity) 的差別。 | 圖片來源 : Interact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 Artist_ Angus Maguire

一視同仁；但 Equity 就是再進一步——因應現實每個人的情況，給他們相應的支援、資源和尊重，不是一視同仁那麼簡單」，她也引用一張圖片（見圖）說明「E」的定義。

白人人口僅佔六成 美國成 DEI 運動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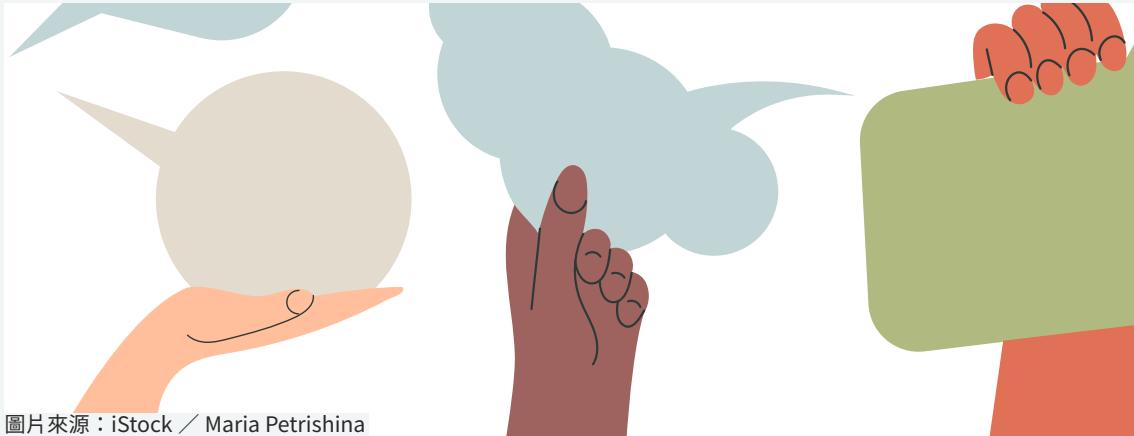
Sophie 分別在美國和丹麥擔任過 DEI Trainer，她指出，兩國對於「E」有不同的實踐，「丹麥很多時候只講 Equality，但美國的 E 就一定是指 Equity」，原因是「美國是 DEI (運動) 的先驅，丹麥 (DEI) 比北美落後很多倍」。她相信這與兩國的人口組成有關，「丹麥社會超過 90% 是白人，傳統來講他們沒有 diversity (多元性)，也沒有這個需要去推動 DEI，但是美國、加拿大是移民的國家，人口由多個種族組成」。

美國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2021 年）顯示，白人佔全美人口的不足 60%、只有 59.3%，且自 2010 年以來下降了 8.6%；其次為拉丁美裔（18.9%）和黑人（12.6%），而自 2010 年以來，黑人人口大幅增長了 88.7%。同樣在 2021 年，丹麥人（包括以因紐特人為主的格陵蘭人和法羅人）佔丹麥總人口的 86.3%，其他 12.6%（最大群體是波蘭人、敘利亞人、德國人、伊拉克人和羅馬尼亞人）。³

Sophie 指出，討論 DEI 時，各界時常以美國為例，「就好像佼佼者一樣，因為美國在這方面的 movement 走得最前；英國就是在歐洲國家中走得最前，可能是因為在其他歐洲國家中，少數的人佔好少數，他們的聲音不夠大，所以發不起聲」。惟走在 DEI 運動最前的美國，同時也受到右派最猛烈的反對。

² Inclusion isn't "being asked to dance."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inclusion-isnt-being-asked-dance-daniel-juday/>)

³ Our Changing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https://usafacts.org/data/topics/people-society/population-and-demographics/our-changing-population/>)



圖片來源：iStock／Maria Petrishina

她續指，丹麥的情況與香港相似，「香港整個社會九成都是華裔，少數族裔佔比很少，所以香港人對他們的關注度都是很低的，自然對 DEI 的 awareness（關注）又少一點」。

根據香港 2021 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約 91.6% 的人口都是華裔人士（即華人），非華裔人士約佔人口的 8.4%。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中，大部分為菲律賓人（32.5%）、其次是印尼人（22.9%），他們大部分是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民政事務署形容香港為單一種族社會。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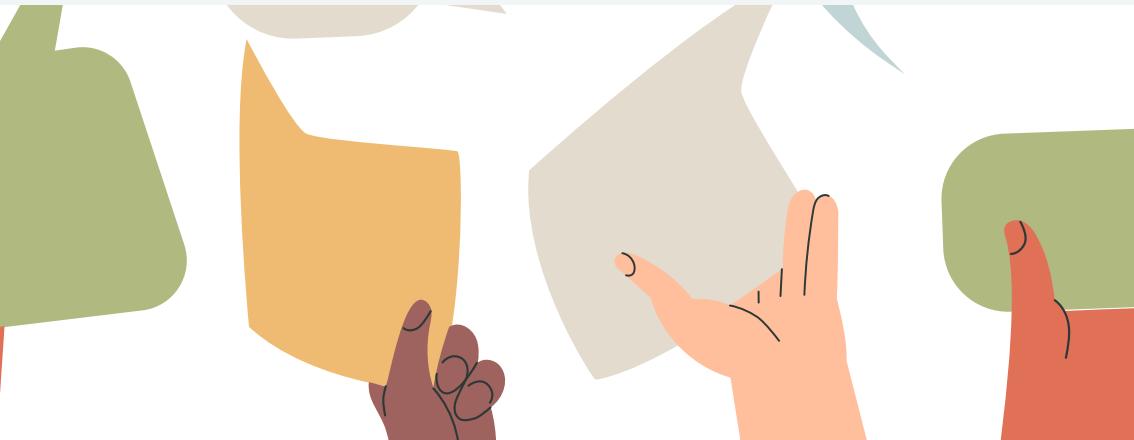
DEI 廣泛應用後 仍應留意無意識偏見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CSHK）在 2023 年發表的《「多元、公平和共融」（DEI）勞動力對香港創新、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作用》⁵ 指，早期有關推動「多元」的工作集中促進「比例性多元」（representational diversity），雖然為不同受歧視群體增加工作機會（即提升某群體的比例），但晉升機會匱乏，不少人更在短時間內離職，反映受歧視群體未能充份融入機構、各展所長，並獲取相應回報，由此衍生了更進一步和全面的「共融」（inclusion）概念。

結合 DEI 的三個要素，在職場上，多元是為了確保員工不因身分而被排斥，企業創造一支具有廣泛背景和經驗的工作團隊；而共融則是進一步提供必需的空間和機會，鼓勵每位員工表達意見、發展和創造價值。

Sophie 說，職場上的不公平多數體驗於

⁴ 香港 20201 人口普查 (A104) 按種族及年齡分的人口 (https://www.census2021.gov.hk/tc/main_tables.html)



同工不同酬、晉升機會少、受到不尊重對待等等。她認為，很多時候，「這些都是 unconscious bias（無意識偏見）」，僱主或同事不自覺地做了某些行為，「他們未必是有意去做的」，例如黑人女性發表了某些言論卻得不到回應，但白人男性同表同樣的言論，並獲得正面的回應。

無意識偏見又稱內隱偏見 (implicit bias)，是針對某個人或某種族群的偏好或成見。即使是熱烈擁護多元人士，都有可能有無意識偏見。Sophie 補充，她曾為不少企業舉辦過 DEI 工作坊，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糾正員工的意識，「我們的工作坊要教他們什麼叫 unconscious bias、怎樣可以 aware（留意）多一點，令自己盡量不要有 unconscious bias」。

雖然香港的教育不像美國某些州、將 DEI 納入為課程的一部分，DEI 這個話題在香港也不是熱話，但香港企業近年逐漸看重

DEI，增加 DEI 的預算和投資。人力資源及財務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 Workday 於 2024 年 3 月發布《全球歸屬感和多元化藍圖》的香港研究結果⁶，調查顯示，有 80% 香港企業在過去一年，視 DEI 為更優先事項。而計劃增加 DEI 投資的企業比例，則由 2022 年的 26%，上升近一倍至 2023 年的 47%。

香港企業實行最多的兩項 DEI 措施為發展及晉升支援，其次是鼓勵多元人才的應徵及聘用。他們推行 DEI 的原因為吸引和培養人才，以及提升員工福祉。調查發現，87% 香港企業現時已為推行 DEI 制定預算，比例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 85%。但 31% 香港的受訪公司表示，他們的預算僅用於短期措施。這意味港企在內部推行 DEI 仍需長遠規劃。

⁵ <https://www.cityu.edu.hk/cshk/files/PolicyPapers/CSHKPP20-CHI.pdf>

⁶ Global Blueprint for Belonging and Diversity (https://forms.workday.com/en-us/reports/global-blueprint-for-belonging-and-diversity-2023/form.html?step=step1_default#privacycookies)

DEI 的「經濟正確」 亞洲是職場性別平等「藍海」

DEI 不僅僅只是一種企業文化期望，更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商業戰略，帶來實際的經濟績效，近年成為不少企業重點推動的項目之一。Sophie 以化妝品牌為例，「你都要了解自己的客群，知道要出什麼膚色的粉底，如果你只推出較淺色的化妝品，那麼你就失了黑人客群」。

跨國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的研究指出，多元化的團隊，提升盈利的能力竟優於同業競爭者高達 33%。由於在同一個團隊中涵蓋了多種族的人士，促進了一定程度的創新，不同的文化思維產生碰撞，更可能成為收入增長的推動力。⁷ 而《福布斯》的人力資源委員會則相信，團隊倘包含了各個特質的人才庫，較能提供多樣的選擇，以符合客戶期望的溝通方式、拉近彼此距離，進而製造更多商業可能。⁸

英國管理諮詢公司 Morgan Philips 去年發表《DEI 亞洲報告》⁹ 提到，亞洲市場是促進職場性別平等發展的「藍海」，蘊藏尚未開發的巨大潛力；假如亞洲市場提升至與世界其他地區看齊，同步推進性別平等，到 2025 年將創造高達 4.5 萬美元的商業價值，相當於亞太地區 12% 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報告稱，全球研究顯示，性別多元化程度位於行業前四分之一的公司，其股東整體回報率比同行表現多 25%。



圖片來源：iStock／Overearth

⁷ Delivering through diversity (<https://archive.ph/cNqpn>)

⁸ 15 Key Benefits Of DEI To Communicate With Team Members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humanresourcecouncil/2021/05/19/15-key-benefits-of-dei-to-communicate-with-team-members/?sh=7dd5e5f219c>)

不同種族及族裔的職場合作之道

Sophie 在求學和工作時期都曾與不同種族的人合作的經驗。她分享不同種族的人如何在職場上合作：「（他們）工作 style (風格) 不同，communication style (溝通方式) 不同，差異不僅是亞洲人和白人，即使是來自 western country (西方國家) 的人，他們的文化、溝通方式都很不同……說到底，你都要了解對方的文化，再用適合的溝通方式。」

她舉了三個例子，以華人與白人在不同場景的溝通方式說明之。例子一，當白人上司面對華人下屬，「他們（上司）要明白，亞洲人多對說話比較婉轉，有時不會直接提出反對意見，有時也十分著重面子；但在白人的文化中，幾乎不存在面子這一回事」，假如上司要收集對某項目或某做法的意見，可能要循循誘導華人下屬表達自己看法，甚至以不記名的問卷收集意見，「因為在亞洲職場文化，下屬普遍來說比較含蓄，也不敢直話直說」，免得被認為是「頂撞上司」，「如果真的因此被上司針對，這樣一來，可能你份工就玩完了」。

例子二，當華人下屬想向白人上司提出意見或反映問題的時候，「他們（下屬）應該要明白到，西方的溝通方式就是比較直接一點、honest (誠實) 一點，表達意見時應要 straight to the point (直接說出重點)，而不要兜轉、婉轉地講」。

例子三，當華人員工與白人員工在午飯時間閒聊，白人員工若不了解華人的飲食文化，「可能見到他吃蒸魚、連魚頭也吃，就感到不解，因對白人來說，魚只有 fillet (魚片) 可吃 … 大家的飲食習慣不同，如果（白人）不了解對方的文化，很可能閒談間也會講出一些令對方不舒服的說話」，例如對他吃魚頭感覺驚訝、不理解。

在美國成長的 Sophie 再以個人經驗為例，說明提高 DEI 意識的重要性：「這就是 exposure 不同的分別——在美國，從小到大你上學，同學就有黑人、亞洲人、白人，也有 Native American (美州原住民)，很容易就習慣了與不同種族人士相處；但在丹麥也好、香港也好，exposure 很少，當你全部同學都是白人或華人，你的 exposure 少，自然就不懂與不同種族的人相處。」因此，她認為了解不同國家、地域的文化，有助於與不同種族的人合作，甚至融入當地社會。

早前，香港移民的高峰期為 1989 年六四事件後 5 年間（1990 至 1994 年），共有約 30 萬人港人離開。自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後，香港有 50 多萬人口離港，被指移民數字超越六四事件後的 5 年，為 60 年來人口流失最為嚴重的一次。最受香港人歡迎的目的地分別是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如何適應當地生活是他們面對最迫切的挑戰。

⁹ 2023 Gender Diversity, Equality and Inclusion Asia Report (<https://www.morganphillips.com/en-tw/our-services/talent-report-asia-2023/gender-diversity-equality-and-inclusion>)



港人新移民難融入？

Sophie 解釋，為何香港人 DEI 意識薄弱，會為他們移民帶來挑戰。她認為，香港人的 DEI 意識普遍比較薄弱，與香港的人口、社會結構、歷史有關，「（港人）在香港土生土長，他們在香港，就等於白人在美國、加拿大，他們就是多數、Privileged（有特權）的一班人 … 不會特別去關注少數族裔的權益」。加上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歷史背景，「香港人其實很有白人視角的優越感，他們（港人）的 mindset（思維）、culture value（文化價值觀）其實都是很受英國的影響 … 應該是受西方白人文化影響」。但這正正令到他們移民到歐美後，更難適應當地生活，「你一向由做大、Privileged，突然去到別的國家、變成做小的，那當然很不慣，很多以前有的 Privilege（特權）突然沒有」。

透過網絡觀察，Sophie 舉例指，有港人在社交媒体 Thread 發文指英國伯明翰某地區不宜居，原因是「很多印度人、很臭」，而某地區則比較宜居、較為多白人。「這是很 racist（帶有歧視）的說法，雖然（港人移民後）不是 privilege group，但他們又會用白人的 mindset 這樣說，怎樣都要找一些『低過他的人』貶低他」。

她指出，很多移民到外地的港人都不了解或不去理解當地文化，時常以自己的一套做事方式，「用了自己的標準去看別人做事，總覺得別人是比較差的、沒有你那樣好，但這只是文化的差異，不是對與錯的問題 …，100 個人有 100 種做事方法，如果沒有了這些（DEI）意識，期望管理就很易做，一旦期望管理錯了，就會出現很多失望、怨氣」。



在職場上亦然，Sophie 分享她所遇過最常見的「Cultural difference」（文化差異）——效率和金錢觀。「香港人做事很有效率的，效率勝過一切，他們很多時候會覺得，外國人為什麼這麼沒效率、做事這麼慢等等，這又說到了別人的做事風式，就真的跟香港不同；效率以外，對港人來說，賺到最多錢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別人的社會是，效率未必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同事之間的關係，又可能是一起吃飯是很重要的（就像丹麥），或者 Work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平衡）很重要的。你要理解這些，而不是一直埋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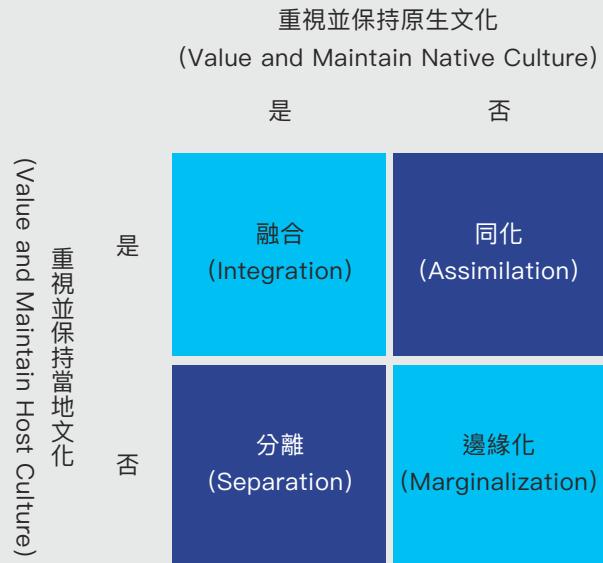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iStock／Dedraw Studio

圖解・你的、我的、我們的融入溫度計

文 / 破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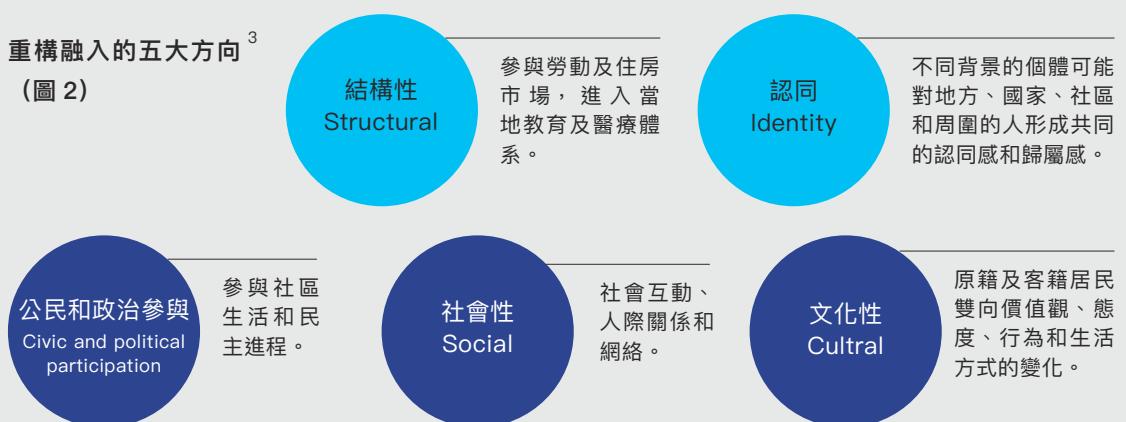
面對文化衝擊，人們會選擇不同的適應模式，心理學家 John Berry 按其重視和保持原生及當地文化的程度劃分四類取向（圖 1）。值得留意是，這些選擇可以是一種應對策略，例如在工作時間融入職場文化，但私人時間則刻意脫離所在地的生活習慣與規範。¹ 正如下班後開啟靜音模式謝絕騷擾，工作上合群但身分認同任我行。

**John Berry 的文化適應理論
(Model of Acculturation)
(圖 1)**



牛津大學移民觀察站 (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² 指出「融入 (Integration)」沒有致一定義，亦由過往泛指新移民趨向接近社會主流，演變成逐漸強調原籍和客籍居民兩者相容，融入過程可劃分成以下五大方向（圖 2）。

**重構融入的五大方向³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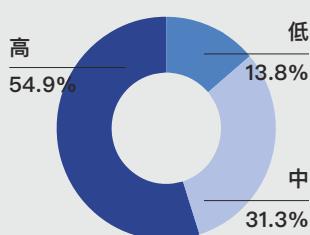


¹ Berry'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https://open.maricopa.edu/culturepsychology/chapter/berrys-model-of-acculturation/>)

2023 年，英國的利物浦大學⁴ 和加拿大的卑詩大學⁵ 分別聯同當地港人組織就近期港人移民展開民意調查 (Survey study)。雖然問卷項目具體字眼有所不同，但透過比較相近範疇的結果，仍可一覽各地港人融入當地的近況。⁶

BNO 移英港人自評融入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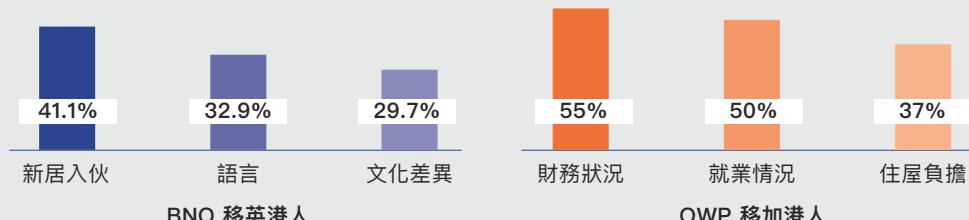


OWP 移加港人自評生活體驗符合預期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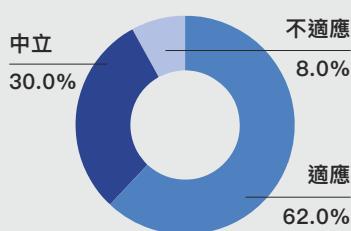
離開故土，在新環境從零開始，壓力伴隨著生活需求而來。從移居港人人口結構來看，移英港人的年齡較成熟，且許多家庭有未成年子女，多關注適應新環境。反觀較年輕且沒有小朋友的移加港人，則較擔心個人收支。而在結交非香港移民的當地朋友時，移英港人可能是率先將融入的苦澀過濾成優雅的一群。

移居後主要壓力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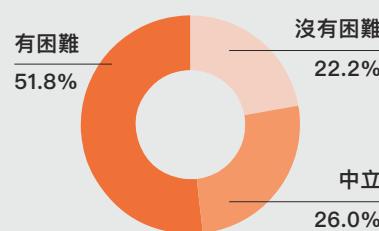


與當地非香港移民相處

BNO 移英港人



OWP 移加港人



² Integration in the UK: Understanding the Data (<https://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resources/reports/integration-in-the-uk-understanding-the-data/>)

³ Reframing ‘integration’: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five core critiques (<https://comparativemigrationstudies.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0878-021-00226-4>)

⁴ A Study Report on Hong Kong Migrants Recently Arrived in the UK (<https://livrepository.liverpool.ac.uk/3171386/>)

⁵ Second Report of the Survey Study on Hong Kong Residents Recently Arrived in Canada (<https://socialwork.ubc.ca/news/second-report-of-the-survey-study-on-hong-kong-residents-recently-arrived-in-canada/>)

⁶ 以下資料來源若未有註釋，則皆來自上述英國利物浦大學或加拿大卑詩大學的民意調查。

過去以階級社會見稱的英國，雖告別封建已久，但英國廣播公司因時制宜設計的「英國階級大型調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⁷」成為現代社會迄今最大型的同類調查，通過經濟條件、社交關係和文化資本等歸納出 7 個「現代階級」。綜觀以 BNO 簽證移英港人的民意調查，難以被歸類為其中任何一個「階級」，但仍可通過對比，想像這群港人在英國社會中的模樣。

英國部分「現代階級」 V.S 移英港人



組別	世家中產階級 (Established middle class)	BNO 移英港人 ⁸	新興服務業工作者 (Emergent service sector)
人口比例	25%	申請 BNO 簽證人數約佔 0.2%	19%
年齡	平均 46 歲	以 35–55 歲為主	平均 34 歲
經驗	管理層或傳統專業	介乎兩者之間	輔助職業為主
文化	涵蓋流行文化到文藝活動	視乎情況	熱衷於流行文化
經濟	中產背景	資產充裕，但 26.7% ⁹ 人年薪低於 £22,000	財政不穩及較少資產
物業	多擁有房產	53% 選擇租屋 38% 為業主 ¹⁰	近 9 成租屋
居住地	多數住在都市以外	依次為英格蘭東南、倫敦及英格蘭西北	居住在大城市中價格實惠的地點

⁷ The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https://www.bbc.co.uk/news/special/2013/newsspec_5093/index.s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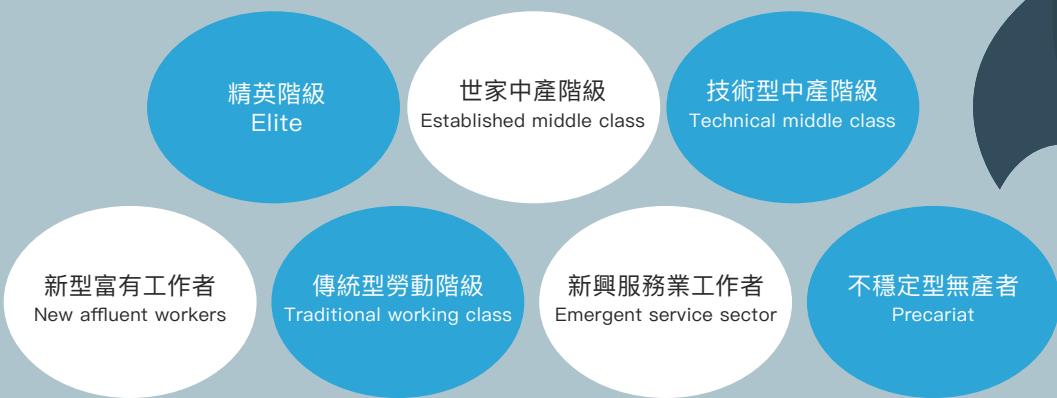
⁸ 該欄目若未註釋，則資料皆來自：A Study Report on Hong Kong Migrants Recently Arrived in the UK (https://livrepository.liverpool.ac.uk/3171386/)

⁹ A Survey Report on Employment Prospect and Job Quality of Recent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to the UK (https://pure-oai.bham.ac.uk/ws/portalfiles/portal/214688714/Job_quality_of_Hong_Kong_immigrants_report_final_for_PURE.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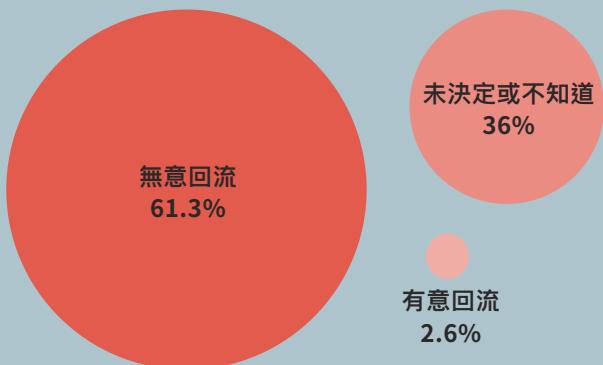
¹⁰ From HK to UK: Hong Kongers and their new lives in Britain (https://www.britishfuture.org/wp-content/uploads/2023/11/HK-to-UK-report.Final_.pdf)

¹¹ BBC 調研劃分英國社會七大階級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2013/04/130403_uk_7_clas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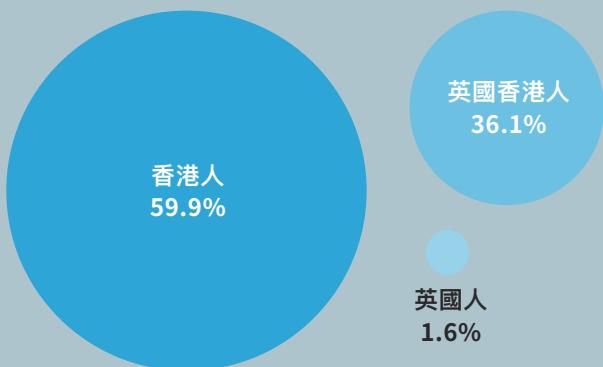
七個英國「現代階級」¹¹



BNO 移英港人定居及回流意欲¹²



BNO 移英港人身分認同



圖片來源：iStock／ekzarkho

¹² 香港人、英國香港人、英國人為前三大最多受訪者所選擇的身分認同，其他選項包含：Asian, Ethnic Chinese, Chinese, British Ethnic Chinese, British Chinese 及 Others。

加拿大亦有過一項國民價值觀指標調查（Canadian Values Index）¹³，其中一組別與經救生艇計畫移加港人的背景較相似，熱衷於政治自由與多元文化，但該組別同移加港人一樣亦非多數。



加拿大人價值觀指標 V.S 移加港人

寬容改革者 (Permissive Reformers)	OWP 移加港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佔全國人口 14% 約 4 成居於溫哥華、多倫多、滿地可 33% 年齡介乎 18–34 歲，29% 介乎 35–54 歲，38% 為 55 歲或以上 37% 持有大學或同等學歷 89% 支持加強接納 LGBTQ 社群 91% 支持加強支援弱勢社群 90% 指加拿大應擴展改善原住民生活的政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佔全國人口 0.1% 92.9% 居於溫哥華、多倫多、卡加利 44.6% 介乎 19–29 歲 93.9% 持有大學或同等學歷 70.5% 留意香港新聞，45.4% 留意加拿大新聞 27% 對加拿大具歸屬感 79.3% 樂於留在加拿大

加拿大人價值觀指標五組別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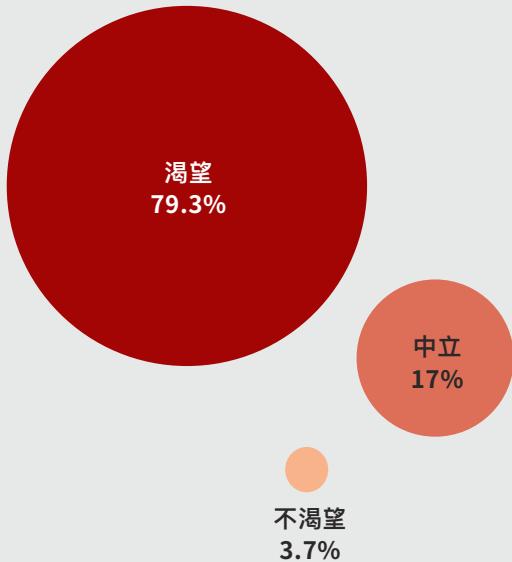


¹³ Canadians Value Index (<https://angusreid.org/canadian-values-ind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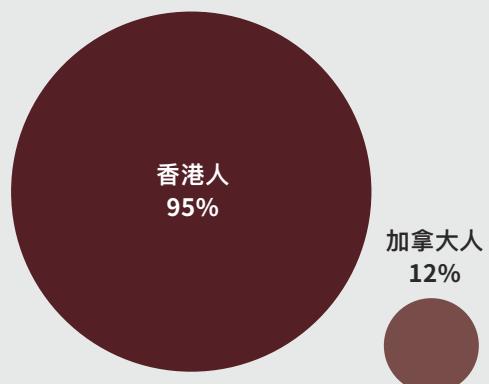
¹⁴ What makes us Canadian? A study of values, beliefs, priorities and identity (<https://angusreid.org/canada-values/>)



OWP 移加港人渴望留下程度



15 OWP 移加港人身分認同



圖片來源：iStock／OlgaSpb

¹⁵ 卑詩大學的研究不設加拿大香港人（Canadian Hongkongers）選項。

2
月

01/02 香港

反修例七一佔領立法會案件，藝人王宗堯等 4 人暴動罪成，兩記者暴動罪脫、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成。

01/02 國際

日、美模擬演習，設想臺灣發生緊急事態，首度將中國列為假想敵。

02/02 國際

美國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發動報復性空襲，回應親伊朗民兵早前攻擊美國駐約旦基地，造成美軍 3 死約 40 傷。

05/02 香港 / 國際

美足聯球隊國際邁阿密訪港表演賽，美斯稱因傷不出場，港府兩度發稿表明極度失望，主辦方回應指已放棄 1600 萬贊助。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02 國際

2023 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淨額較上一年度暴跌 82%，創 30 年新低。

20/02 國際

印尼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展開入會談判，成為第一個申請加入的東南亞國家。

23/02 香港

食環署試行錄像蒐證新執法策略，無牌小販離開亦會被捕。



| 圖片來源：食環署

採訪・報道 / 化零為整

香港 · 世界大事回顧

文 / 編輯部

2 / 2024 – 4 / 2024

07/02 國際

加拿大資安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報告指，100 多個偽裝在地新聞媒體的網站於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推廣親中內容，背後為中國公關公司。



美斯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4/02 國際

美國參議院通過 953 億美元的對外援助法案，援助對象包括烏克蘭、以色列和臺灣。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5/02 國際

南北韓關係緊張，於 1959 年改與北韓建交的古巴與南韓恢復邦交關係，為南韓第 193 個邦交國。

15/02 國際

希臘通過同婚法案，同性伴侶可結婚和收養小孩，創東正教國家先例。

24/02 國際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週年，是歐洲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死傷最慘重的衝突。



香港浸會大學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6/02 香港

浸大以影響大學聲譽和煽動對立氣氛為由，要求學生交出文社科院合併關注組 IG 資料，又指可能展開紀律程序。

28/02 香港

財政預算案公布本年 1016 億赤字，未來五年發債 6200 億，將預留 10.9 億推廣旅遊，並檢討兩元優惠計劃。

29/02 香港

反修例理大圍城案，5 司機駕駛「家長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成，法官指其目的為接載暴徒避警方逮捕。

29/02 國際

華裔商人楊怡生被判違反澳洲「反外國干預法」，為該法通過 6 年來定罪首例。

《如水》自第七期起設有此欄目，旨在記錄上一季環球發生不同事件時，香港又在經歷甚麼事；今期我們挑選了 59 則香港、國際重大新聞作回顧。

3
月



01/03 國際

俄羅斯異見領袖納瓦爾尼猝逝獄中，支持者指控俄總統普京謀殺，逾 400 人在納瓦爾尼紀念活動中被捕。

01/03 國際

歐洲議會投票通過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報告，強調臺灣、中國互不隸屬，譴責中國試圖片面改變臺海和平及穩定現狀。

02/03 香港 / 國際

中國跨性別維權人士賴可在港轉機時被捕及判刑，獲釋後被遣返。關注組指其拘留期間被拒服用荷爾蒙藥和聯絡律師與家人。



俄羅斯異見領袖納瓦爾尼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03/03 香港

城大政政系改名為公共事務與管理，削減政治選修科目，學生指從未收到通知。



香港城市大學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0/03 國際

羅馬教宗方濟各暗指烏克蘭應向俄羅斯「舉白旗」，被批評向極權妥協、出賣信仰。

12/03 國際

美國預算案首次單獨列出臺灣，編 1 億美元助臺灣強化安全，美國國務院指此舉是「歷史性」。

13/03 國際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字節跳動撤資 TikTok，為美國會首次以立法對社交媒體平台祭出全國性禁令。



羅馬教宗方濟各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06/03 香港

跨境生遭中國海關撕去中史書的中國地圖頁，因地圖違反中國法律要求。教育局指會通知出版社更新。

06/03 國際

中國取消持續逾 30 年的兩會後總理記者會，李強成 30 年來首位不接受媒體提問的中國總理。



中國總理李強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07/03 國際

瑞典正式成為北約第 32 個成員國。

07/03 香港

快必煽動案，上訴庭裁定煽動暴力意圖並非煽動罪必要元素，指定義須廣闊以應對危害國安的行為。



人民力量前副主席「快必」譚得志 | 圖片來源：Facebook / 譚得志

14/03 國際

日本札幌高等法院裁定民法與戶籍法等不承認同性婚姻屬違憲，成日本高院首例違憲判決。



洗衣街 / 花墟道重建計畫 | 圖片來源：市建局

15/03 香港

市建局開展洗衣街 / 花墟道重建計畫。本土研指近九成為公家地，質疑市建局圈公地。

15/03 國際

臺灣金門快艇翻覆案後，兩岸局勢升溫；中國海警船侵入金門禁限制水域巡查，臺灣海巡署全程伴航驅離監控。

08/03 國際

法國將「自願終止妊娠權」寫入憲法，為全球首個以憲法保障墮胎權與自由的國家。

17/03 國際

俄羅斯大選結束，現任總統普京得票率逾 87%，為蘇聯解體以來得票率最高的俄總統。



俄總統普京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03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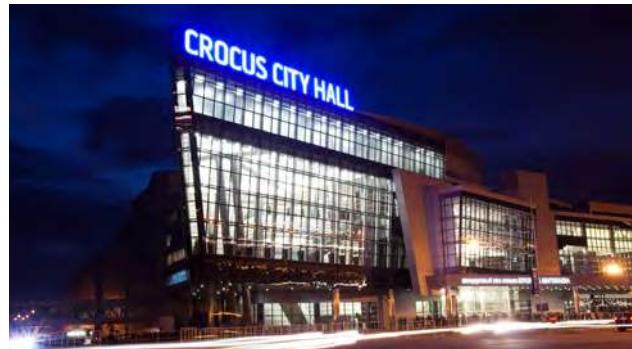
立法會全票通過基本法 23 條，李家超指特區履行憲制責任、完成歷史使命。

21/03 國際

美國介入中菲、中印領土爭議，承認菲律賓的仁愛礁主權、確認藏南屬印度領土。

22/03 國際

莫斯科音樂廳恐攻致 60 人死亡，是俄羅斯 2004 年以來死傷最慘重的攻擊事件。伊斯蘭國宣稱犯案。



莫斯科音樂廳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9/03 國際

美、英、紐西蘭、比利時、芬蘭指控，隸屬中國國安部的駭客組織針對議員和民主機構發動攻擊。

30/03 香港

城大校董會通過廢除學生會會長的當然席位，改為由本科生選出代表，並須由校董會委任。

**4
月**

02/04 香港

石硶尾大坑西邨重建清拆的搬遷「死線」已過，約 10 多戶拒絕交回單位。管理公司入稟控告兩租戶。



石硶尾大坑西邨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5/03 國際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加沙停火決議，要求在齋戒月期間停火、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及擴大人道援助進入加沙。



曼谷同志驕傲大遊行 | 資料來源：iStock / Samatcha Apaisuwan

27/03 國際

泰國眾議院通過同婚合法草案，預料 2024 年底上路後，泰國將成亞洲第三個同婚合法國家。

27/03 香港

教育局更改教師語文能力要求，以 IELTS 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取代語文能力評核的筆試和口試。

28/03 香港

星火同盟義工洗黑錢罪成，法官拒絕納涉款屬於「星火」的捐款，指被告不可信。

**星火
抗爭支援**

星火同盟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03/04 國際

臺灣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7.2 地震，為 921 後最大規模，釀 18 死、3 失聯。

03/04 香港

港府修訂跨性別換證新政策設六大條件，遭多個跨性別組織反對，批違反終院裁決、侵犯隱私。

06/04 香港

記協就運輸署車牌查冊新安排入稟司法覆核，指多間傳媒申請皆未獲批，新指引與蔡玉玲案判決有衝突。

10/04 國際

美國總統拜登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於美國華府舉行峰會，會後共同出席聯合記者會宣布 70 項軍事合作案，加強美日聯盟並對抗中俄。



臺灣花蓮 403 地震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1/04 香港

佐敦道華豐大廈三級火 5 死，揭 16 年未有遵辦消防安全指示、5 年未處理僭建清拆令及 6 年未遵從強制驗樓令。

11/04 國際

歐盟通過庇護政策，加強管制非法入境者，並要求各成員分擔責任。多個組織批評違背歐盟價值觀。

11/04 國際

韓國國會選舉在野黨大勝，為總統直選以來執政黨與在野黨差距最大一次，創下歷屆國會選舉最高投票率。

17/04 香港

港府公布新田科技城環評。10 環團批評其史上最差，指資料錯漏、違法定要求、繞公眾諮詢。

18/04 國際

美國國會報告指美資投資基金間接投資受制裁的中國企業，促國會收緊法例。拜登政府正制訂全球貿易政策，全面規限中國的不公平貿易。



佐敦道華豐大廈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4/04 國際

英國宣布增加國防開支，以及，為歷來最大規模的對烏克蘭軍事援助；首相辛偉誠點名中、俄屬專制軸心國。

28/04 香港 / 國際

中國實施多項出入境新措施，中國居民赴港澳商務簽注逗留期由 7 天延至 14 天，人才簽注擴至北京、上海。

30/04 香港

行會通過最低工資新方程式，將計算消費物價通脹和共享經濟繁榮因素，並實行一年一檢。



英國首相辛偉誠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04 國際

蘋果以遵守所在國法律為由，應北京要求在中國下架 Whatsapp 和 Threads。

22/04 香港

Google 公布報告，港府 2023 年下半 33 次要求刪資料，全年共 105 次，比 2022 年多 18 次。

23/04 國際

歐盟通過禁止銷售強迫勞動產品的法案，歐盟自中國進口太陽能板多來自新疆，法案落實受關注。

22/04 香港

首階段「走塑」實施，餐飲業需於 6 個月內將即棄膠產品轉為環保即棄餐具。



美國總統拜登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採訪 · 報道 / 化零為整

外媒觀點整理

文 / 編輯部

2 / 2024 - 4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23 條在 2024 年 3 月 23 日正式生效，多家外媒都有報道，以下為部分文章標題整合：

- 英國廣播公司 (BBC News)
Article 23: What is Hong Kong's tough new security law?
- 衛報 (The Guardian) '*The old days are no more': Hong Kong goes quiet as security laws tighten their grip*
- 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Hong Kong passes a security law that its masters scarcely need*
-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Hong Kong passes secon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dening crackdown powers and aligning city more closely with mainland China*
-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Article 23: Hong Kong passes tough security law fought by protesters for years
-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 *What is Article 23, Hong Kong's new draconian national security law?*
- 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Hong Kong Approves New National-Security Law That Worries Foreign Executives*
- 日經亞洲 (Nikkei Asia) *Hong Kong's future darkens as new security law takes effect*

從標題可見，絕大部分外媒對於廿三條立法抱有負面態度，認為條例令香港的獨特性受損，變得與中國其他城市愈來愈相似。立法亦引發外媒對於香港經濟發展的討論，質疑香港是否仍是國際金融中心。

時任金融海嘯時期香港政府諮詢組織經濟機遇委員會成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文表示「香港已經完了（Hong Kong is over）」。他在 *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 一文中形容香港一直以來都擁有「成功的市場」，但在過去 25 年卻擁有全球最差的股市，恆生指數較 1997 年主權移交後，只上升了約 5%，而同時期的美國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則上升了 4 倍多。

羅奇指出香港的消亡有三個原因。第一：本土政治。2019 年，時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錯誤地提出了與中國的引渡安排，引發了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及後中國以《國家安全法》鎮壓，粉碎了香港自治的事實。他又點出恆生指數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發時仍達 3 萬點，但現時卻跌至約 1.5 萬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熱衷的自由市場已經受到獨裁統治的沉重打擊。

第二是中國因素。羅奇表示中國的經濟陷入困境，「3D（debt, deflation

and demography）」的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加上疫情的衝擊，以及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周期性壓力互相结合，引發了中國 3 年的熊市，這些影響也同時反映在香港的股市上。

第三是全球因素。中美自 2018 年以來競爭愈演愈烈，而香港則受困其中。因為美國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令不少香港的盟友需要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導致香港與其許多最大的亞洲貿易夥伴之間產生隔閡，成為產生巨大後果的潛在因素。

最後，羅奇在文末表示香港並沒有什麼簡單的出路去面對這三個問題，所以他認為現在一切都結束了（And now it's over）。

金融時報刊登了另一篇以 *Hong Kong's dynamism means it will not only survive but thrive* 為題的評論，作者 Jonathan Slone 認為香港會再次繁榮起來。

Jonathan Slone 在文章中寫道，雖然羅奇感嘆香港已經結束，但他認為香港的活力還在繼續，香港的社會雖然一直在變化，但仍是資本和創新商業實踐的樞紐，自由市場政策，加上有利於財富保留的稅收制度仍然是吸引人的。

Jonathan Slone 表示房地產對於政府

而言是最大的挑戰，他認為香港有大量地區等待重建，而開發商亦擁有大片農村土地。政府必須改變與開發商的敵對關係，讓它們繼續開發新的住房和社會空間，並應該讓市場發揮主導作用，這是香港未來的關鍵。以上改動可能會令房地產價格下跌，但隨著市場找到平衡，新的財富將被創造，租金成本也將創造新的機會。他在最後點出，香港不僅會生存下去，而且會一如既往地繁榮發展。

而 BBC 亦以 *Are Hong Kong's days as a global business hub over?* 為題，透過不同持分者的角度，去探討香港是否仍是國際金融中心。

文中指出，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廿三條可以令香港走向繁榮，但似乎不是所有業界人士都同意這個說法。

研究公司 Orientis 首席經濟學家 Kevin Tsui 則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應被低估，「低稅率的稅收制度，唯一沒有外匯管制的中國城市，以及港元與美元掛鉤，都為市場提供了金融穩定性」，他也補充道，「即使香港只是其中一個中國城

市，但外國仍然會想與中國做生意」。

一名在中資銀行工作的謝先生向 BBC 表示，過去兩兩年生意慘淡，其公司已解僱了一成的員工，「大家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到自己。」

德國商會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 Johannes Hack 在談及廿三條時認為，雖然目前評估法例給企業帶來的風險言之尚早，但條例「寬泛的措辭」和「違反規定的嚴重後果」能會導致合規成本 (compliance costs) 上升。

而一位匿名的銀行家向 BBC 表示，「北京希望私營企業在國際上籌集資金以挽救經濟，但同時又擔心這些企業上市後將不再受其控制」，北京想要控制一切，「但這最終會殺死金融市場」。

近年來，隨著北京政府收緊控制，許多香港民運人士遭到逮捕、恐嚇或被迫流亡，廿三條亦被稱為「棺材上的最後一根釘子 (The last nail in the coffin)」。

半島電視台的 Podcast 節目 *The Take : Where are Hong Kong's protesters now?* 訪問了郭鳳儀 (Anna Kwok) 及朱牧民 (Samuel Chu)，二人分享了現時在海外進行倡議工作的情況以及困難。

朱牧民在 Podcast 中表示，廿三條立法並不代表運動完結。他又回到起點，對「一國兩制」及「五十年不變」作出反思，「這是代表香港有 50% 的自由 50 年嗎？」，他認為自由和民主並不是這樣的。

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近年香港掀起移民潮，不少港人移民到其他國家，但事實上仍有不少人想到香港生活，且主要來自中國。

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發布文章 *Why Mainland Chinese Flocked to Hong Kong's New Global Visa*，訪問了數位透過「高才通」到港生活的中國人。

自 2022 年 12 月以來，已有約 5.5 萬中國居民拿到了香港新設立的「高才通」簽證。當中不乏金錢因素。據香港政府去年 11 月的一項調查，目前持「高才通」在香港工作的人中，不少人受僱於金融、信息技術和商業服務行業，月收入中位數為 5 萬港元，是香港收入中位數的兩倍多。對於不少人而言，到香港工作可以賺取更多

他回想起八九民運的時候，當時的香港對於中國民運人士而言是一個避風港，而那一代的香港民主人士其實並不是渴求一個自由的香港，而是一個民主的中國。「現在我們的工作不僅是要重塑香港民主派的面貌，無論是在香港以地下方式進行，抑或在海外，我們也要盡可能地生火 (light as many fire as we can)，因為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火會在哪裡蔓延。」

Podcast 節目結尾時，朱牧民表示相信自己在死前必定能夠回到香港。

金錢。

除此之外，教育亦是原因之一，不少人認為在香港可以接受到更好的英文教育。文章指出「轉學到香港新學校」在小紅書上的標籤瀏覽量已超過 800 萬次。其中一名受訪者在訪問中表示，「每個班上有 50 多個人，但是香港一般都是 2、30 人。」而其他原因亦包括更友善的職場文化，以及對性小眾更為包容的社會。另一位受訪者則表示「雖然香港並不是一個特別自由的社會，但大家知道這裡的人都有尊重法律的意識」。

由種種原因可見，即使香港在不少人眼中已經不一樣，甚至是失去吸引力，但對於不少中國人而言，香港仍然是逃離中國的一個出口。■

2 - 4 月

流散港人 社群活動紀錄



文 / 編輯部

流散世界各地的港人，依然無忘記香港，並定期舉辦活動，讓更多不同國家的人知悉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

《如水》作為第一本流散港人實體雜誌，有必要記載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活動，我們都希望能為港人留下見證。

由於港人在全球舉辦的活動眾多，無法盡錄，因此《如水》只能訂以下幾點，作為記錄原則：

- 活動須由香港人舉辦，或是以港人為主要對象；
- 涉及與港人公共利益相關；
- 必須是在香港以外地區舉行的實體活動；以及
- 容許公眾參與。

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間舉辦，且符合上述條件的活動：

46 個活動 遍布 8 個國家 共 28 個城市

我們亦誠邀各位一同成為記錄者，請不吝將你們所知、所主辦的活動，用圖中的 QR code 向我們報料，只要能記載的，我們都會盡力記載。



流散港人
活動報料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黎智英紀錄片 《香港人》放映會 Screening of The Hong Konger	2 月 1 日	USA	Washington D.C.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Belmont Abbey College
Assembly 藝術展覽	2 月 12 日 - 5 月 24 日	Australia	Canberra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ANU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FREEDOM TO READ IN NEW HONG KONG 新香港的閱讀自由	2 月 17 日	Canada	Vancouve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紀錄片 Hong Kong: Final Days of Freedom	2 月 28 日	USA	Los Angele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Producer Charles Kramer and Director Sean Fleck
HONG KONG MARCH	2 月 29 日 - 4 月 05 日	UK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Hong Kong March
港 · 奔 · 分 – 《消失的檔案》 社區放映及映後分享	3 月 2 日	UK	Sheffiel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少年」電影私人放映會 X 手足對話	3 月 2 日	Canada	Richmond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獄中箋示】在囚政治犯藝術展 X 放學手足分享會	3 月 3 日	Canada	Vancouver	/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Bristol Community Forum 碧仙桃社區論壇	3月10日	UK	Bristol	·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香港民主落與怒會客廳 初選 47 人案	3月16日	USA	Los Angeles	· Hong Konger Community Center - Los Angeles
香港 23 條立法在即 歐議會設禁忌藝術展	3月18日 - 3月21日	Belgium	Brussels	· 丹麥藝術家高志活 (Jens Galschiøt) · 歐洲議會議員 Kira Marie Peter-Hansen (基 拉·瑪莉·彼得-漢臣)
《幸彤在監獄》 (She's in Jail) 紀錄片放映	3月19日 - 4月26日	臺灣	臺北、臺中	· The 29 Principles ·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 會 Judicial Reform Foundation
3.23 反對香港基本法 廿三條立法台北街站	3月23日	臺灣	臺北	· Hong Kong Outlanders 香港邊城青年 · 赴湯 2.0
反 23 條立法新宿集會	3月23日	Japan	Tokyo	· 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
抗擊香港 23 條立法 齊撐黎智英 聲援鄒幸彤 Condemn Hong Ko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Stand With Jimmy Lai Support Chow Hang Tung	3月23日	USA	Los Angeles	· 中國民主黨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反對香港 23 條法案示威 Stop Hong Kong Article 23 Demonstration	3 月 23 日	Canada	Toronto	/
抗擊香港 23 條立法 齊撐黎智英 聲援鄒幸彤 Condemn Hong Kong Article 23 Legislation Stand With Jimmy Lai Support Chow Hang Tung	3 月 23 日	Canada	Toronto	· 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 Toronto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in China
「323 · 反 23」人鍊行動	3 月 23 日	Canada	Vancouver	·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Oppose Article 23 Security Law 反對廿三條立法	3 月 23 日	Canada	Vancouver	/
HALIFAX CANADA 反對香港「23 條」立法集會	3 月 23 日	Canada	Halifax	· Freedom China Atlantic
AGAINST Article 23 Evil Law Flash Mob 反對 23 條惡法快閃	3 月 23 日	UK	Nottingham	·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沉痛哀悼香港之死 抗議廿三條立法人鏈集會	3 月 23 日	UK	Birmingham	· Birmingham HongKongers
雷丁反對 23 條街站 Opposing Article 23 Law Action@Reading	3 月 23 日	UK	Reading	· Reading UK Stands with Hong Kong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HONGKONGERS OPPOSE ARTICLE 23 香港人反對廿三條立法	3 月 23 日	UK	Leeds	·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Oppose Article 23 修咸頓香港人反對 23 條集會	3 月 23 日	UK	Southampton	/
"Oppose Basic Law Article 23" Street Station and One Person One Photo Activity SUTTON『反對基本法 23 條』 一人一相片活動	3 月 23 日	UK	Sutton	· 藝文社 Sutton Hong Kong Culture & Arts Society
曼城反 23 條	3 月 23 日	UK	Manchester	· Manchester stands with Hong Kong
Glasgow 和你傾	3 月 23 日	UK	Glasgow	·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倫敦反香港 23 條集會遊行	3 月 23 日	UK	Lond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Bonham Tree Aid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 D4HK · Hong Kong Aid UK 港援 ·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 Hong Kong Liberty ·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 HKers United 港聯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全球抗議 23 條惡法 —英國 Sheffield 街站	3 月 23 日	UK	Sheffield	/
反 23 條立法 Say NO to Article23 人鍊+派傳單 Human chain handing out leaflets	3 月 24 日	USA	San Francisco	· US Hongkongers Club 美國香港人會館
23 條立法禍害香港人及 全球 Silent sit-in 靜坐抗議	3 月 24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 Victoria HongKongers 澳洲維港
反對廿三條立法— 布里斯本默站抗議	3 月 25 日	Australia	Brisbane	· HKIA Brisbane
OPPOSE ARTICLE 23 HONG KONG SECURITY LAW	3 月 29 日	USA	New York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NY4HK - 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 · 紐約手足 · HKSAG - NYU · Lion Rock Caf · Humanitarian China 人道中國 · 中國人權 HRIC
卡加利反對「23 條」立法集會	3 月 30 日	Canada	Calgar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Friends of Hong Kong Calgary · 中國民主黨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 聯合會放映紀錄片： 《幸彤在監獄》	3 月 30 日	Canada	Vancouver	·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
《Freedom on Fire : Ukrainians Fight for Freedom》 紀錄片私人放映會 X 手足對話	4 月 6 日	Canada	Richmond	·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世界香港論壇 2024	4 月 6 日	USA	San Francisco	· World Hong Kong Forum 世界香港論壇
墨爾本 · 1 人 · 你要 知道 23 條之下的 “社會信用機制”	4 月 6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 Freedom connection 自由連線香港
香港民主落與怒會客廳 「23 條之後香港的新政治 體制」	4 月 13 日	USA	Los Angeles	· Hong Konger Community Center - Los Angeles
2024 年 4 月愛丁堡和你傾	4 月 16 日	UK	Edinburgh	·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活動	日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HongKongers in the UK: A Journey of Hope and Resilience Art Exhibition 移英港人－希望與不屈 的進行曲	4 月 16 日 - 6 月 02 日	UK	Leeds	· HongKongers in Leeds 列斯手足連線
與 Salford 市長候選人對談－ 香港人居民大會	4 月 19 日	UK	Manchester	· Hong Kong Cultural Community
SILENT PROTEST II 「無聲抗爭 II」藝術展覽	4 月 19 日 - 4 月 21 日	UK	Manchester	· Art by Martin Lever
我住喺呢度嘅！ / I live here ! 相片展覽	4 月 26 日 - 4 月 28 日	Canada	Vancouver	· Griffin Art Projects
由 1989 到 2019： 香港人的抗爭、傷痛、和記憶 From 1989 to 2019: Hong Kong's Resistance, Traum	4 月 28 日	Canada	Vancouver	· Vancouver Society In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溫哥華支援 民主運動聯合會

香港研究進展 8 / 2023 – 4 / 2024

從宏觀到微觀 看香港房屋問題

文 / 畢思

(政治經濟學碩士畢業生，雖旅居英國，但仍關心香港政經民生議題)

人口 Population

7 071 576



2011

29.6%

17.0%

房屋類型
Type of housing

公營租住房屋
Public rental
housing

資助自置居所房屋
Subsidised home
ownership housing

人口 Population

7 413 070



2021

29.3%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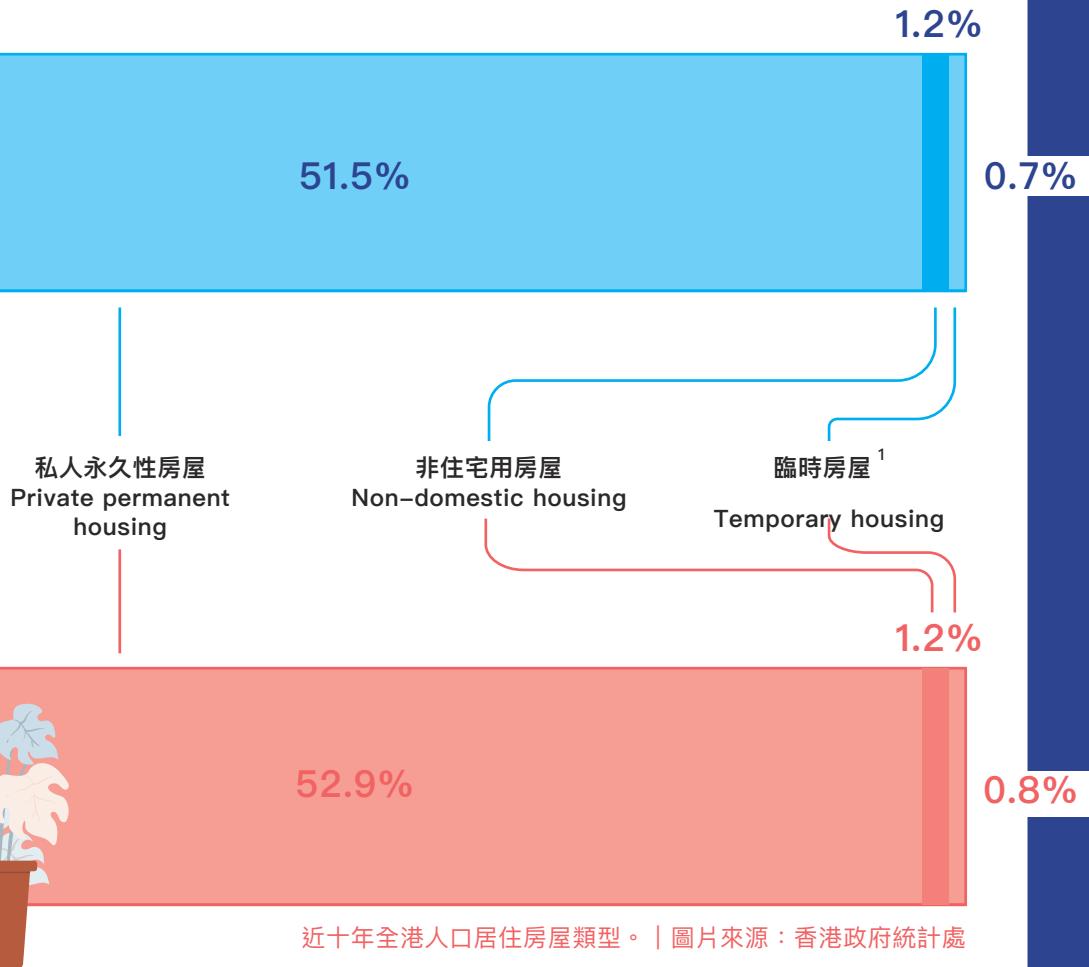
註釋：¹ 數字包括有人居住的船艇。

Note: ¹ Figures include occupied board vessels.

《如水》自第七期起設有此欄目，旨在以深入淺出方式關注近期出版的香港相關學術研究；今期我們挑選了 4 篇於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間刊登的學術文章，經作者畢思整理後轉寫成文。

香港房屋樓價給人的印象，往往一字記之曰——貴！根據 2024 年的房價收入比數據 (House Price To Income Ratio)，香港以 32.1 排名全球第六貴，意即一個家庭需花 32.1 年的家庭總收入才足夠置業；順帶一提，在中國置業全球第七貴，需花 29.6 年的家庭總收入 (Numbeo, 2024) 。

另外，又再從 2021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見，全港 740 萬人口之中，只有約一半居住在私人房屋 (52.9%)；再按家庭住戶數目見，全港只有 48.6 % 的物業為住戶自置，意即少於一半的家庭住在自置房屋，且相比十年前下跌了 3.5% (Census, 2021) 。



居住作為人們安穩生活的基本要素，香港的房屋問題一直都是社會大眾所關注的題目，而學術界自然亦不乏此方面的研究。筆者最近亦苦於居住問題，加上見近期香港各媒體仍不時報導有關樓市的消息，故是次專欄便為讀者帶來 4 篇有關香港房屋及樓價問題的學術研究，希望提供香港房屋領域多元視角的解析，而各研究之間所援引的例子和數據亦可予以參考。



國際金融市場及貨幣政策

探討香港樓價高企原因時，房屋和土地供應問題等內部因素時常是討論的核心，但 Eddie Chi-man Hui & Ka-hung Yu 的研究（2024）則聚焦不同角度，他們從國際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等外圍因素，解析其有否或如何影響香港樓價。

Hui 和 Yu 採用量化研究方法，先以 1996 年到 2008 年為首階段，且稱為 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Period (CMPP) 時期，CMPP 即常規貨幣政策，例如各國政府通常推行的一些利率調整措施，如調高或降低銀行存款利率；而 2008 年到 2021 年則為次階段，並定義為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Period (UMPP)，尤指政府為針對金融危機後，刺激生產力和就業率而推行的量化寬鬆措施（即調整貨幣供應量）和零利率政策等。

接著再追蹤上述兩個階段的數據，探討香港及其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歐盟、日本、臺灣及新加坡）的股市及貨幣政策有否影響本港樓價。該篇研究所採用的數據除了本地樓價、香港的消費物價指數之外，亦使用了反映各國股市的 Capi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Indices、國際油價、港元兌外幣匯率等，以代表國際市場因素。

從研究結果中可見，本港股市、貨幣政策等內部因素，能夠影響到香港的樓價；研究團隊在文中有引用文獻將其歸因為，樓市和股市已漸漸融為一體，故股市可影響

樓市係屬意料之內 (Anouros and Braha, 2008)，例如在第一階段之中，香港樓市對本港股市的變化更為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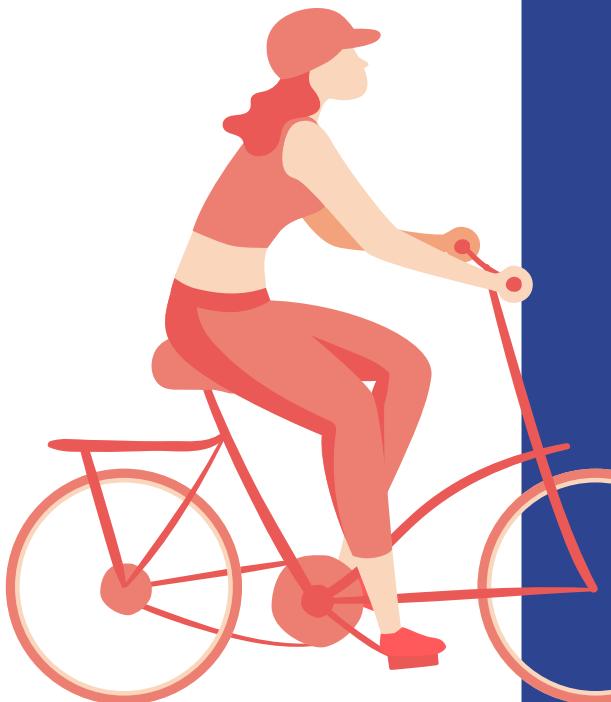
惟有趣的是，自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外來因素的影響均有顯著增加，尤其以美國為首，各國所推行的多項 UMPP 政策，其影響力甚至蓋過了本地經濟因素，成為波動本港股市及樓價的主因，研究團隊認為重點在於資金在國際市場的流向。

首先，金融和投資市場的全球化，都使得投資者們更容易和願意跨國投資（尤其來自中國的資金），甚或套賣資產，最少會如上所述，各國市場之間會更容易互相影響。

其次，美國、歐盟和日本的量化寬鬆措施和隨之而來的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使國際間銀行利率偏低，令投資到樓市的利潤，較銀行存款利息為之可觀，且銀行的低利息貸款，都增加了投資者或一般買家入市的意欲，除了藉著低利息優惠去置業外，買家亦會以此作為對抗通貨膨脹的方法。

然而，國際因素亦不一定會使得本港樓市升溫，以港元和美金的聯繫匯率政策，對比他國貨幣，港元地位雖可伴隨著美金顯得相對強勢，為香港帶來進口上的優勢，但卻增加了以外幣投資的成本，加上房產的流動性較其它投資而言相對地低，使得外來資金因而卻步或轉投到其它市場、投資產品之中。

研究團隊分析總結，國際金融市場的確會對本港樓價造成影響，其中主要的原因為銀行貸款利率的高低，尤其在低利率政策之下吸引了不少本港市民購入以作自住用途；但與此同時亦有一不得不提的隱憂，截至 2021 年 12 月止，本港未償還的房貸為一兆七千多億元，實在驚人。加上當時首付率只需支付單位市值的 10%，而且本港大部分的房貸形式均為浮動利率，假如銀行之後提高利率或樓價持續下跌成為負資產時，都會大大地打擊了業主以及香港整體經濟。



樓宇需求管理措施

既然本港樓價的升跌很大程度地來自於宏觀因素的影響，那從微觀上來看，香港政府又能否有效地控制樓價？由 Yongheng Deng、Congyan Han、Teng Li 和 Yonglin Wang 組成四人團隊研究（2024），主要探討香港政府樓宇需求管理措施（即俗稱辣招）的影響以及成效。團隊同樣採用了量化研究方法，追蹤 2009 年到 2017 年間，政府推行各干預措施後的樓價變化。

團隊將 2009 年 10 月至 2017 年期間的樓市「辣招」分為十個階段，「辣招」則可大致分為稅務措施以及收緊房貸兩大類別。舉個例子，港府於 2009 年 10 月收緊了貸款價值比（即 Loan To Value，LTV），以及債務收入比率（Debt Service Ratio），簡單而言即是提高貸款門檻的同時，又降低了市民可借貸的金額，藉此提高市民買樓的入場門檻，以達到冷卻樓價的目的，上述措施不僅涵蓋豪宅，亦擴用到中、小型單位等各類型的物業。

於稅務措施上，港府又在 2010 年 4 月把物業轉讓時需繳付的印花稅，由 3.75% 提高至 4.24%。除了一般的印花稅，又另設額外印花稅，即假若業主在購得單位的六個月內再作買賣，便需額外再繳付一筆介乎物業市值 10% 至 20% 的款項，視乎賣家在持有物業後多長時間才作放售。由此可見，印花稅主要是用以打擊二手買賣市場，以抑制炒賣風氣。

該研究中，團隊只以 EPRC 經濟地產庫資料中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成交價記錄作分析，而非一些政府官方資料，並不乏一些有趣的數據，例如此十年期間一共有約 66 萬 5 千宗成交，但只有 21% 為一手市場買賣，其餘 79% 均為二手市場；成交當中，私人樓宇佔了 89%，居屋為 10%，餘下的 1% 則是可買賣的公營房屋，即租者置其屋計劃，而團隊主要採用私人樓宇一手及二手市場作研究對象，一共約為 59 萬宗個案，平均下來，樓齡為 16.2 年，呎價 \$9781 及單位大小為 554 呎。

同樣從研究結果中可見，以稅務為主的措施，如印花稅、額外印花稅，的確有效降低二手市場的買賣活動，例如較少的「放盤」單位以及成交量的跌幅。遺憾的是，在供應量減少的情況下反而使得樓價繼續升高，錄得多個明顯的價格升幅。

研究團隊們認為，雖然印花稅使得買賣樓宇需額外支付一筆頗為可觀的費用，但由於一些硬性需求，如一些非本地的買家需要在香港購買物業作定居用途，加上賣家無責任和原因把價格降低至可抵消印花稅的程度，致使單位仍能以高價售出。

相比較下，限制貸款類型的措施在降低私人樓宇價格上，則顯得較具成效，惟團隊亦見，儘管收緊貸款可以提高市民入場門檻，但開發商卻能藉額外給予一些優惠措施作抵消，並吸納更多買家。

從本質上說，「辣招」理應只為打擊私人樓宇市場的炒賣風氣，免得樓價「節節高

升」，居屋不應受到影響，但研究團隊發現居屋市場在上述年間受到牽連，且不斷打破價格記錄，並歸因於居屋市場的本質，雖然居屋相較私樓在買賣上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仍十分類近一開放市場。

舉例而言，居屋賣家可以自由訂價，且單位供不應求，既然政府提高了私人樓宇市場的入場門檻，買家便倒不如選擇入手居屋，是故研究團隊認為居屋價格會受到私樓市場的影響，可謂超出了政策的本來意圖，係屬「無心之失」。

新市鎮發展計劃

如此這般，既然政府「辣招」對於樓市的影響十分有限，又有否其它措施可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Yaoxuan Huang、Victor Jing Li 和 Daikun Wang 的研究則另闢蹊徑（2024），觀察發展新市鎮到底能否幫助市民更容易地購置物業，以解決住屋需求；另公佈新市鎮發展計劃後，會對發展當區或鄰近地區帶來甚麼影響？

團隊們亦留意到，香港作為研究個案，特殊之處在於雖然樓價過於高昂，卻也並無為社會帶來一定數量的露宿者，那些未能輪候到公屋卻也無力負擔租金（當然，更遑論買樓上車）的草根階層仍然可以依賴劏房為居住地，故此研究亦會探討在新市鎮中的劏房單位，能否有效取代公屋的功能，提供一廉價居所。

新市鎮的功能普遍被視為，能夠分散過於集中的人口到另一地區，以減輕本來過於沉重的交通、房屋負擔，從而改善運輸服務、住屋問題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然而，亦有反對者認為，即使能夠覓得土地建屋來安置新增加的人口，但新發展區域的社區服務，尤其就業市場不足以應付新增人口需求的情況下，新市鎮只會淪為一運動城市，即居民仍然需要跨區工作或使用其它區域的服務。

但在房屋短缺以及市區土地不足的情況下，新市鎮的發展卻也貌似合理。雖然稱為「新」市鎮，但香港現有的新市鎮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當時九龍以及港島區不足以應付急速增長的人



口，故時任港英政府便選擇發展當時的新界鄉郊地區以滿足人口需求。直至今日，新界地區有超過 94% 為新市鎮。

而近年港府所提倡的新市鎮發展計劃亦有類同之處，如選址主要集中在新界地區，洪水橋、古洞北發展計劃就是例子。有見及此，研究團隊便選用新界在選區改革前的區議會選區作分析，時間上則涵蓋了 2014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分析各區的樓價、生活開支等。

研究結果顯示，發展新市鎮的確能夠減輕市民在樓價上的負擔，例如降低了租金、租金佔收入的比例。惟以上前設為，發展計劃需涵蓋公屋興建項目，意即區中愈高的公屋覆蓋率（愈多公屋），就愈能夠有效紓緩當地的租金、樓價。

假如比較有公屋、無公屋兩種地區的租金，一般租戶在沒有公屋的地區中需多支付 47% 的租金，還需負擔更多的生活開支；而劏房租客則需多支付 26% 的租金。

研究團隊認為，劏房在沒有公屋的地區中，只會扭曲了當區的房屋市場，使得劏房租金上升，為低收入家庭住戶帶來更大的負擔。雪上加霜的是，發展新市鎮的消息一經公佈後，更會使該區租金上升 9.4%。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為，發展新市鎮除了滿足房屋需求外，在未來亦有很大可能改善當區的交通、娛樂措施和環境，故撇除低收入家庭外，普羅市民並不會介意且能夠負擔起較之前高昂的租金以享用日後較佳的服務。

劏房戶

遺憾地，對於劏房戶而言，在未能夠享用發展計劃帶來的基建前，便先要承受租金的加幅。然而，雖然按呎價計算，劏房的租金會相對一般單位為高，但諷刺地同樣因為劏房較一般單位為小，使得低收入家庭仍然「可以負擔」其租金。

研究團隊亦有提到，作為公屋上樓或自置物業之前的「中轉屋」，劏房較為惡劣的居住環境實非一理想選擇，但住戶只能無奈接受，並且以有限的資源去嘗試作出改善，此亦與接下來 Hung-Ying Chen 和 Colin McFarlane 的研究有所關連。

相比較以上三篇有關樓價的文章，Hung-Ying Chen 和 Colin McFarlane 則以「人」為核心（2023），他們強調，所謂的「人口密度」並不只是人口數除以土地面積計算得來的數字，而是市民每日經歷的都市現象。兩位在研究中探討現時香港格外密集和擠迫的居住環境，為身處其中的居民們帶來甚麼影響，以及有何途徑改善這些正面對的生活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題目所指的 Precarious Housing 並不單單是劏房，更包括了需與其他人共用洗手間的板間房、於唐樓頂層加建的天台屋，甚至是一個極缺乏私人空間的簡單床位，居住環境頗為堪虞。上述不同種類的單位之中，仍然以劏房佔大多數，現時全港有超過九萬個單位為劏房，當中居住了約二十一萬居民，而且有每年增加 3 到 4% 的趨勢。

研究團隊使用質性研究方法，於 2019 年 4 月到 7 月期間，訪問了數十位居於旺角、深水埗和長沙灣區的住戶、街頭小販、義工和 NGOs 職員等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又隨行觀察相關的義工、示威請願等活動以收集數據，最後以 Density Expression 和 Density Modalities 兩種概念來回應上述的研究問題。

從訪問內容中得見，狹窄且惡劣的居住環境往往會產生了一系列的衛生問題。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到，單位的空氣中常充滿了人體和食物的氣味，如同發霉一般；馬桶沖水後都會有異味傳出，且彌漫到房間之中，而污濁的空氣會加劇哮喘或肺氣腫此類病症。

除了衛生問題，由於過於單薄的牆壁，住客經常都會聽見鄰房的電視機或收音機發出的聲浪，繼而容易影響到鄰里關係。對於女性住客來言，在一些需要共用的空間之中，如洗手間、走廊、廚房等，更經常會有被性騷擾甚至侵犯的風險。

此外，公屋輪候人士在等待「上樓」的過程之中，都只屬於一被動角色，並多伴隨著挫折、焦慮、對將來的不確定和在社會中的異化感等情緒，無疑同樣影響了居民的心理健康。

研究團隊以 Infiltration 一詞來解釋 Density Expression 的其中一種面向，意指種種負面因素慢慢滲透進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惡化了他們正在面對的問題，使得情緒如同沉澱物累積在居所，既加劇了情感上的不安，又令居民更加被生活上的

瑣碎事影響到情緒，情緒健康再進一步惡化。

慶幸的是，居民們亦並非一面倒地「活受罪」，Density Modality 便為一種「干預」的模式和手段，以改善問題。Density Modality 可再拆分為 Improvisation 和 Transition 兩種方向，前者包含提供基本維修和翻新服務予居民的社區為本的計劃（Community-based Projects）。

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則是由賽馬會資助，關注草根生活聯盟經營的「好相寓」劏房戶支援計劃。由一眾的專業室內設計師、建築師、建築工人等組成的義工團隊，提供免費的單位維修服務，並且又給予意見，如使用多用途桌子和雙層床等家具，使住戶能更加善用單位空間。

惟研究團隊又提到，以上種種 Improvisation 措施，在本質上只是一系列有限度的基本支援，然上述提到的衛生、居住問題，仍應歸因於市場傾向快速建成、投資回報快的小型單位。

除了 Improvisation 之外，另外一個有效的「干預」方法為 Transition，顧名思義，即為住戶轉換到另一條件較好的居住單位，例如已輪候公屋達三年以上的住戶，可申請轉居到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管理的「暫租住屋」中。

「暫租住屋」的單位多為來自現有或新建成的大廈，並參考了荷蘭的例子，此類單位多由貨櫃改建而成，時間和建造成本上均節省不少，單位通常約為 800 呎，而

租金則不會多於入息的 25%。

有關用地則是來自廢棄學校、空置的公共用地或等待重新開發的大廈。不過「暫租住屋」此計劃，同時亦只屬暫時性的，因為上述用址多數只可使用到發展商重新規劃了用地的發展用途，並非一長期且恆久的計劃。

總結

以上 4 篇的研究文章，都為香港將來的房屋發展帶來不少啟示，雖然普遍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大不如前，但在房屋問題仍容易受到國際金融環境的影響，故在制訂應對方針上，應具備國際視野。

另外，不少關於「辣招」的論點都是來自市場上的觀察，而政府在制訂政策時理應諮詢和吸納業界人士的意見 (Deng et al. 2024)。Hung-Ying Chen 和 Colin McFarlane 亦提到 (2023)，發展新市鎮解決住屋問題是可行的，但同時需兼顧興建公屋以及中轉屋的安排，不然只會加劇了樓價、租金等問題，惟長遠而言應著重於土地供應，方是解決住屋問題的直接方法。

除了以上的觀點，筆者認為現時背景下的房屋問題需考慮不同因素。本文開首提到有關房價所得比的數據，儘管香港位居第六，但已較 2023 年的為低，在入息並無太大變化下，從側面反映了樓價下跌跡象 (Numbeo, 2024)。現時社會亦多有討論跌市的問題，並且撤回了「辣招」，不過當「辣招」原來在後期已與樓價升跌無

太大關係時，撤辣又能否推動樓價回升甚或止跌，實屬有趣。

同時間，亦反思到底我們應期望樓價是升或跌，對於未能上車的市民而言，樓價不跌至一個可負擔的價錢便一直上車無望，但另一方面，持有物業並仍在供款的業主，跌市卻實非一個好消息，除了資產上「縮了水」之餘，更有可能面對負資產等問題。

與此同時，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可能只要搬遷到公屋之中，便可大大紓緩了住屋上面的問題，不論樓價如何下跌，買樓置業對他們實頗為遙遠，但有關興建更多公屋的討論卻往往會與樓價拉上關係，擔心會重蹈董建華年代「八萬五」的覆轍。

另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一期的《香港物業報告》(2024)，現時香港私人樓宇的空置率為 4.1%，約 5 萬 2 千多個單位，政府卻於 2023 年 10 月表示，未來十年希望可供應約十三萬個私營單位，但樓市疲勢未見盡頭，不知又有多少市民又願意入市。見冗長的公屋輪候隊伍、消極向下的樓市但升斗市民仍然未能負擔到的高昂樓價，諷刺之餘倒也有點無奈。■



Bibliography

- Chen, H. Y., & McFarlane, C. (2023). Density and precarious housing: overcrowding, sensorial urbanism, and intervention in Hong Kong. *Housing Studies*, 1–19. <https://doi.org/10.1080/02673037.2023.2280033>
- Deng, Y., Han, C., Li, T., & Wang, Y. (2024).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s for Hong Kong's residential housing markets. *Real Estate Economics*, 52, 324–365. <https://doi.org/10.1111/1540-6229.12472>
- Huang, Y., Li, V. J., & Wang, D. (2024). New tow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ffordability: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51(3), 763–777. <https://doi.org/10.1177/23998083231196405>
- Hui, E. C. man, & Yu, K. hung. (2024).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ong Kong's housing market and global markets upon unprecedented monetary policy changes. *Housing Studies*, 39(1), 168–202. <https://doi.org/10.1080/02673037.2022.2042492>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census2021.gov.hk/doc/pub/21C_Articles_Housing.pdf (Accessed: 4 May 2024).
- news.gov.hk (2023) Housing supply target set. Available at: https://www.news.gov.hk/chi/2023/10/20231030/20231030_144058_294.html (Accessed: 4 May 2024).
- Numbeo (2024) Property Prices Index by Country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numbeo.com/property-investment/rankings_by_country.jsp?title=2024 (Accessed: 4 May 2024).
-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2021) Hong Kong Property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rvd.gov.hk/doc/tc/hkpr24/HKPR2024_Fullbook_TC.pdf (Accessed: 4 May 2024).

如何以 澳洲、日本、臺灣角度， 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 ——《如水》論壇側記

文 / Broken

編按：

本文為 2024 年 5 月 23 日《如水》線上論壇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 / 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體或官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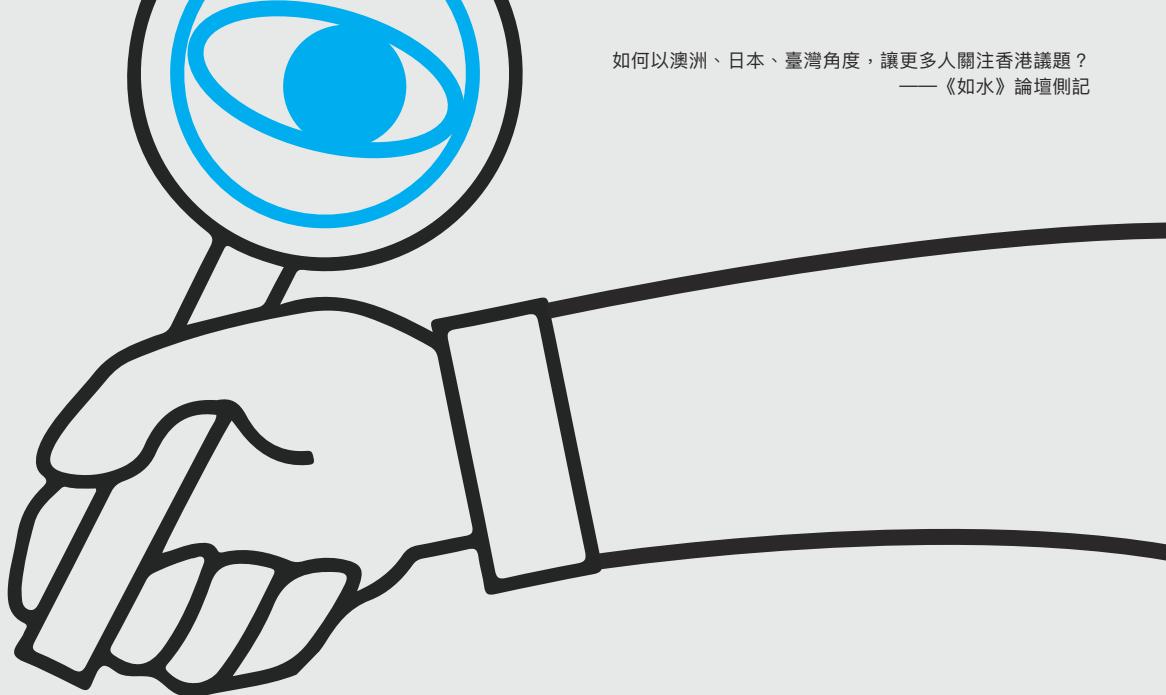
2019 年後，香港人向外移出，散布八方。對於大出走的意義，有人認為是「旅居」，也有人自嘲為「坐救生艇（計畫）走難」，或者「撤離」、「流亡」。無論如何，香港人離開故鄉，難免帶著各種憤怒、焦慮、恐懼、愧疚等負面情感。傷痕重壓下，離散港人卻把這種集體鬱躁轉化為行動。¹一方面發展出各地香港社群的文化活動，另外一方面展開國際戰線，延續香港人的革命之路。

而離散港人社群分布全球，有限於各國的文化與政治脈絡，香港人發展出的倡議策略也有所不同，要怎麼符合當地人胃口「說好香港故事」，也是各地社群的挑戰。

《如水》以「如何以居住國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亞洲場）」為題主辦線上論壇，正切合上述問題。究竟香港人應如何在不忘初心同時，有益地去銜接各地社區的語境？

本次亞洲場線上論壇，由《如水》編委 Kennedy Wong 主持，與三位散居於三國的前香港區議員對話，分別是現居於澳洲的許智峯 Ted Hui、日本的葉錦龍 Sam Yip、臺灣的李文浩 Lee Man Ho (Leo)。三位講者從自身遷移、倡議、以及在地港人社群等經驗，去探討三位居住國的文化、歷史與政治脈絡，如何影響香港議題在海外散播。

¹ 有關撤離的情感討論，可參考左岸文化於 2024 年出版的《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由黃舒楣等撰寫的第七章〈撤離的日常化：移動性、情感政治、共同體〉。



Ted 指澳洲時區雖靠近香港，但地理位置不只邊緣，而且各城市間距離分散，讓港人社群相較英國、加拿大小，人數聚集難度也更大，他舉例，在澳洲約二、三千人的集會已經十分難得。

但他隨即點出小社群的優勢，以目前 Ted 所居住的小型城市阿德萊德 (Adelaide) 為例，港人社群反而因此彼此認識更深，有更高緊密度，更能建立社群間的信任。同時，小城市的政治和社區規模也對香港人更友善，更有利結識在地的政黨人物和各族群社區人士，並建立較深關係。若要規劃投入議會或社區工作，Ted 認為香港人影響力在小社區反而能被放大。

Kennedy 隨即追問有關「如何在澳洲政治環境說香港人故事？」，Ted 指出由於澳洲歷史和文化缺乏與香港的連結，當地政界過往對香港的理解相對不深。普遍都是從 2019 年抗爭、港區國安法、基本法廿

三條，以及全球對華反滲透才開始加深關注。

他提到澳洲自由黨 (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 自 2019 年以來一直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和聲明，也給予香港人很大的支持和理解。然而，最近一次大選後澳洲工黨 (Australian Labor Party) 上場，其對中較溫和與歡迎的態度，例如主張與中簽署貿易協議建立經濟合作，起初也讓香港人比較擔心。

但 Ted 觀察數年也發現，在實際人權自由議題上，工黨也未完全讓步。舉例來說，盡管大眾認為澳洲移民飽和，但在眾多移民政策中，工黨執政唯一沒有對香港人的避風港政策開刀。相比之下，過往自由黨強硬的立場，則沒有反映在制裁的行動當中。因此，Ted 認為長期兩黨制下的澳洲，不論執政黨為何，在對中、港的行動上可能實際差異並不大。



澳洲執業律師與自由黨成員

許智峯 Ted Hui

(居澳三年，前立法會議員、中西區區議員)

相較於以往以香港議員身分出席國際交流，現今在居住國更需要與當地政界建立長期的相處關係，甚至是成為他們一分子，並且參與他們的事務，才能有效維持外國政界推動和關注香港議題的動力。例如當我加入自由黨後，可以動員當地黨友參加六四、612等活動，也能展現自己作為社區領袖的身分去代表香港人，或者直接透過黨內的國會議員為香港人發聲。

最重要是讓他們感覺到香港人是澳洲的一分子，例如透過參與政黨事務，在政黨會議發言提出觀點，讓他們感受到我們也關心澳洲社會。這種「細水長流」倡議方式可能過往很少被香港人提到，但我鼓勵一些已經安頓好的香港人，可以選擇加入當地政治圈作為下一步。

而這種兩黨制的結構，讓 Ted 認為目前可以從過往多黨合作的策略，變得更進取。Ted 指出，他和任建峰在策略上分別進入了澳洲兩大政黨，以確保無論哪個黨執政，香港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到。而當兩人遇到任何問題、危險時，這不只是香港人的事，也能變成兩個政黨的事。而同時，Ted 也鼓勵更多人加入當地的律師工會，也能把自身的政治打壓，轉化為其他國家司法界的議題，同樣是策略之一。

而這些組織能歡迎香港人，同樣也仰賴澳洲對多元文化的重視。Ted 指出，澳洲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對多元種族和文化議題

亦非常重視，政府資助舉辦各種族裔的社區會議和融合活動，為移民提供參與社區機會。因此，例如香港人的文化協會也曾經獲得澳洲政府資金支持，活動舉辦得愈來愈多且有聲有色，讓澳洲有幸十分容易去推動香港人身分認同。

而在語言方面，正因是香港缺乏自身的「傳統」或突出的文化，因此 Ted 表明他非常注重廣東話，視其為香港文化核心的一部分，如果連廣東話都失去，那將非常可惜。他也擔心許多香港人雖然有香港情懷，但未必重視下一代講廣東話，覺得強求不了。但他從自己的經驗中看到，在如



澳洲執業律師與自由黨成員

許智峯 Ted Hui

(居澳三年，前立法會議員、中西區區議員)

香港人在 2019 年之前沒有太多凝聚力，也沒有組織化或者與政府或其他族群有緊密的聯繫。但近年來，我們開始積極聯繫其他族群。在阿德萊德，過去一些大型移民社群，如越南、印度和希臘，都建立了自己的協會、會址和活動空間。而我們香港人現在也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建立自己的協會，與政府和社區保持恆常的關係。而目前我們也花很多時間與不同族裔的社群交流。

很有趣的，阿德萊德有一個較大的維吾爾社群，他們與香港人同仇敵愾，因此我們經常一起參加反共的抗議活動，同時亦建立了很多交流和聯繫。例如他們會邀請我們加入支持東突厥的活動，也自發會來支援香港人六四等活動，做發言嘉賓。參與的不只是一個、兩個社區領袖，而是整個維吾爾或香港社區。

除了有共同敵人的政治盟友之外，我們也有建立更廣泛的種族和國際議題聯繫。包括反普京、反鐵腕政權的俄羅斯族群，亦都是互相出席活動撐場，去參與示威和文化活動。非政治性方面，我們與當地最大的越南族群，也保持良好關係。

要去跟其他族群建立關係，例如我們香港人就組了一隊樂隊，而我也有份參與，會在不同的多元種族文化活動表演。雖然香港人不像其他族群有民族服裝和民族舞，但我們會選擇一些能表達香港故事的廣東歌。我們也會向其他群體解釋這些歌的含義，並講述我們對香港的感情，亦會表達香港的政治現況，以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和關注香港。

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有參與一隊本地社區的弦樂隊，和澳洲人拉近關係。例如最近在我們州有幾千人的香港市集，我邀請了自己的社區弦樂隊來表演。這次活動，也趁機讓澳洲人認識到香港文化；而香港人也可以意識到自己接近主流社會。

雖然多元種族對我們唯一的難題仍然是香港和 Chinese 之間的相關。當我們被誤認為 Chinese 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強調自己是 Hongkonger，也會強調自己信奉民主、自由的價值。而我也認為在澳洲多元種族環境中，和中國人相處，只要在不貶低中國人的情況下，我相信中國移民即使不理解香港人的立場，也會尊重香港人。

維吾爾族的社群中，無論成年人、青年或下一代，都說流利的維吾爾語言。正因族群和國家的恩怨，維吾爾族覺得更要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因此，Ted 很欣賞在澳洲的小城市中，有香港人教授廣東話和繁體字，即使不賺錢，也堅持將香港的語言承傳下去。他希望世界各地的香港人應該要有文化保存的心態，不要把香港文化當作包袱，特別在澳洲等的多元文化國家，其他族群和本地政府都會欣賞保留自身文化的努力。Ted 也表示，自己作為一個 proud Aussie-Hongkonger，澳洲人和香港人的身分不互相衝突，也不需要掩飾。

最後 Ted 總結，目前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仍然在澳洲大量投入資金進行大外宣，以及頻繁與本地傳媒互動，反駁有關香港的負面報道。特別是最近英國的間諜案，經貿辦的存在無疑增加了他們在海外倡議和人身安全的風險。因此，他提醒香港人仍必需保持高度警戒，不可掉以輕心，在面對暴政下，不要存僥倖心態，要保持精神。而他作為在短時間內「修身齊家」的「幸運」一群，將持續努力從各方面學習，以未來能投入更多時間進行港人事務為目標。

同樣在香港社群規模較小的日本，Sam 指出日本人較香港人更多地參與香港集會的特別現象。從他的經驗推測認為，首先是日本人以往深受香港文化影響，以成龍電影為例，讓日本上一代從民間到演藝圈，都對香港有深刻印象和美好憧憬。因此當他們留意到自 2019 年起的連環警暴和政治壓迫時，即便日本人大多對國際政治缺乏關注，也仍然特別會為香港感到失落。同時他也引述日本的調查指出，日本人對中國的厭惡程度一度高達八成。

其次在香港人方面，除了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地理因素，Sam 也指明日本普遍存在「禁止員工參與政治」的企業文化，讓大部分持工作簽證的香港人，憂慮會因參與政治集會而丟失工作，並失去居留權；同時，這些限制也阻礙了個人運用學生、員

工的身分去進行組織。

Sam 認為這是受日本「同質化」社會氛圍的影響。他耳聞許多在日本的香港人較希望認識日本朋友，並盡量融入當地，且在融入之後，也不會再強調個人身分。因此，普遍在日港人的社群活動都是非政治性，如圍爐食飯等，現階段在日本推行大型香港活動有一定難度。

Sam 補充，在日本文化或政治條件下，要推廣香港文化有一定的難度。首先在日本講究「讀空氣」的文化，一些香港遊客不合規範的行為時常會受到日本人注視，而居日港人為了在這裡生存，也會盡量入鄉隨俗。例如，乘坐電車時不會在車廂用自己的語言溝通，以作基本禮貌。廣東話的場合可能只維持在香港人餐廳，導致廣東話在未來更難以散播。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

葉錦龍 Sam Yip

(居日一年多，前中西區區議員)

我也覺得保留廣東話是香港人的共同事業。但有些香港人會對着日本人說：「廣東話好難學㗎！」，結果變成大家都選擇學更有市場的普通話，這是比較可惜的。但十分慶幸的是一些十分熱愛香港的日本人也會學廣東話，甚至可以去到 native 的程度。因此如果要保留廣東話的話，除了講以外，同時是也首先也需要讓更多人

認識廣東話。

而我最慶幸的是，因為日本的香港研究有很多日本人參與其中，也讓一些大學的語言部，例如東大，會開授廣東話的課程。但同時也考驗我們到底它能夠 reach 到多少人。

Sam 也提到在日本「說好香港故事」的話語權，目前仍然維持香港政府當中。香港政府在日本的參與度非常高，大多「香港」字樣的組織都與香港經貿辦或貿發局相關。這導致很多日本的商界或地方政府，在與香港對接時，首選對象是這些香港政府為背景的組織。因此，Sam 認為相比起澳洲，居日港人少了很多當地政府的資源，各種合作或多元化活動的機會也較少。

在政治倡議方面，Sam 也指出，日本並沒有一條專為香港人規劃的入籍途徑，須要在日本住滿五年，才能入籍並擁有投票權和選舉權。因此，目前香港人只能在外圍不斷遊說香港有關議題，無法與日本政界建立對等關係。幸好的是，日本國會和地方議會中仍有一些十分關注香港的議員。

除此之外，日本政界對香港議題和對華議題的立場，除部分派系外，自民黨內部、自公聯合政府及在野黨對中國普遍持中立或稍為警戒的態度；其中日本共產黨，則是對中共持非常批判的立場，且非常支持香港議題。

但 Sam 指出，儘管朝野對中國維持警覺，但在「日中友好」前提下，政策一直沒有太大改動。尤其日本政府重視對中貿易關係，商界利益對政治也有重大影響。即使在黎智英案中，前國會議員菅野志櫻里等人被香港政府點名，日本政府的行動仍然有限。此外，無可避免地，大多香港人為了保障自己能夠居留和生活在日本，而選擇低調。

最後 Sam 也提到，日本傳媒對香港和中國議題的報道相對較少，更多集中在其他

國際議題上。因此香港議題在日本目前缺乏輿論焦點，加上日本的世襲、派閥政治文化，讓香港人更難發揮政治影響力。不過還是有外國人打入日本政治的例子，維吾爾族在安倍晉三在野期間與其派系打好

關係，目前也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因此，Sam 認為在日本的政治環境中，需要投注力量在不同的政黨當中，也必須長時間耕耘。

當初因為工作而從英國轉到臺灣的 Leo，認為自身在創業上的諸多挑戰，多少映射了其他其他投資移民的香港人。Leo 形容臺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效率和瑣碎的手續為「臺灣節奏」，長時間的等待，讓那些移民到臺灣的香港人累積巨大經濟壓力和困難，最終讓許多人選擇二次移民英國等地。

Leo 舉例，包括他在內和投資移民，光是開公司審批過程就長達一年半至兩年，期間許多行政程序存在內部矛盾。且繁瑣的事務往往須要提交額外的解釋文件，進一步拖延了審批過程，讓香港人在空窗期間無法確保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他指出近年來行政效率變慢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 2019 年起香港移民人數暴增與「國安疑慮」，政府加強了對申請者的背景審查；二是 COVID-19 疫情，許多政府部門採取遠程辦公，進一步延長了文件處理時間。

而在臺灣政治方面，Leo 指出臺灣人對香港的理解非常深入，不論藍營或綠黨支持者，都對香港的「淪陷」有充分認知，以及抱有同情的態度。特別是最近臺灣立法院「藐視國會罪」的政治爭議中尤其明顯，許多發言者都提到香港的情況，用作警惕臺灣人更加珍惜自身的民主、自由。

Leo 提到，如果要以香港人的身分參與臺灣的政治議題，與在世界其他地方選擇跨

黨派的倡議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他以自身經驗為例，當他與臺灣人談政治時，他的香港人身分時常被質疑：「臺灣的政治關你甚麼事？」

正因臺灣民主和主權在近年受到挑戰，對香港議題的支持和理解也體現在香港集會上。他舉例 2023 年從臺大出發的 612 遊行，有兩、三千人參與，遠超出他的預期。而要維持這種對香港議題的關注度，無論在臺灣還是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不要讓「香港人」這個身分消失。他比喻香港人為「已經離開母港的航鑑」，當身分認同面臨危險，更不應該隱藏香港人的身分。在未來十年間，維護香港人的存在感和認同感至關重要。

在文化議題方面，Leo 也認同對廣東話文化保留的重視。他指出香港粵語影視、音樂曾經在臺灣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令香港文化幸好在臺灣還有一定的地位，甚至是市場，香港人如果不繼續努力，這種已經建立了的影響力會逐漸減弱。

從文化活動人數的觀察，Leo 認為未來文化活動更有維持香港人身分的重要性。他指出，舉辦文化、商業活動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知道香港人仍然存在並且活躍着。他看到一些香港朋友可能還停留在 2019 年的抗爭，未能走出創傷。因此，應該將篤魚蛋、擲牛雜的行動視為小勝利，無論



臺灣小生意經營者

李文浩 Lee Man Ho (Leo)

(前深水埗區議員)

在這種情況我通常會回應說：「因為見證過香港民主的淪陷，所以站在民主陣營的立場上，不希望臺灣被赤化。」

而我們要取得他們的認同，反而是要透過支持民主、避免臺灣被赤化的角度，建立自己的立場和論述，時常是可以在不同政

治活動中獲得掌聲和認可。而我認為如果要去深入臺灣的政治，也須要從更「貼地」而非高高在上的角度切入。所以，我們也必需要先理解臺灣人的想法和感受。因為臺灣人這種要求，我們也必需選邊站，當我們例如選擇站在綠營的一方時，更能集中火力去推動民主議題。

是在精神層面還是實際生活中，都能幫助大家更健康地面對未來，並讓「香港人」得以延續，目前要爭取這種 small win。

最後，Leo 作為一個生意人，也特別提倡香港人需要建立商業上的影響力，透過在當地的商業活動，例如假日市集，增加香港特色攤位的數量，也有助香港文化不會

消失。除此之外，臺灣移民政策正好匯聚了做生意的香港人，Leo 認為可以參考猶太人的經驗，創立香港人的商會，來集合香港人的力量。除了向當地人展視香港人的經濟影響力外，關鍵在於如何將它化為政治力量，讓香港人的從商能力化為當地的政治籌碼。

總結本場論壇，Leo 比喻香港人是「已經離開母港的航鑑」，但這艘航艦會不會沉沒仍然是未知之數。因此 Kennedy 認為在海外的香港人更應放長雙眼：一方面維持文化活動，讓香港人文化與社群維繫能更長遠保存；另一方面是香港人需要在居住地建立長遠政治連結，投入與加入當地的政治事務，並慢慢擴散香港人的政治影響力。

以北非「亞拉伯之春」的流散族群為例，雖然同樣人數不多，但有效銜接居住地的政治議題，成了他們發揮影響力的關鍵。而香港議題目前能受到美國眾議院榮譽議

長佩洛西 (Nancy Pelosi)、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 等關鍵人物關注，也起始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人於 1989 年六四後到美國遊說，所種下的深遠連繫。

面對極權及政治暴力的香港人，部分在離開後，重新審視自己的遷移，賦予它意義並轉化為行動。全球許多港人社群致力於延續文化保存、維持政治批評，盼能逐步掌握國際間「香港故事」的話語權，說真實且獨特「香港故事」，並為「香港故事」畫上自由、民主的色彩。■

如何以美國、加拿大角度， 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

——《如水》論壇側記

文 / 阿聲、Broken

編按：

本文為 2024 年 5 月 23 日《如水》線上論壇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 / 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体或官網。

本次「如何以居住國角度，讓更多人關注香港議題？（美加場）」的線上論壇由《如水》編委 Kennedy Wong 主持，講者包括 Hong Kong Professional Network 主席 Yury Lui，美國 Austin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 Leo、美國 DMV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助理 Frankie Li，和加拿大家和總幹事 Anna Wong。

Kennedy 指在美、加、英的港人社群中，文化活動的聚集力時常已遠超於集會等政治性行動。他舉例，溫哥華 HK House 舉辦的香港人市集參與人數在兩年間已翻倍至一萬二千人。其他比較知名的文化活動包含散落美國與加拿大的龍舟隊、英國的足球隊等體育競技，甚至姜濤和 Anson Lo 粉絲會的活動。而香港人除了能參與社群聚會之外，Kennedy 也認為活動亦

能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宣揚開去。

美、加、英的香港人和組織者，特別是大選年間，鼓勵香港人投入各地社區事務，幫助他們建構公民身分理解和想像，甚至是投入譬如性別等其他進步議題。讓香港人在融入和安頓家庭與工作的同時，也不忘維持意識和心理支援。

.....

Kennedy 回應 Anna 指，海外港人的確先照顧好自己和家人，讓自己有穩定的收入和生活，然後才走更長遠的路。他說有很多在加拿大的朋友都是在經歷這樣的過程。但他覺得同時要進行的是凝聚港人，所以他問 Leo 和 Frankie，以他們所見，有甚麼方法最容易聚到香港人？

美國 DMV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助理 Frankie Li

香港人都很「為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舉辦和食有關的活動，最好可以令大家圍在一桌聊聊天，或者去野餐，有時會有一百人參加。有時參與者會帶同家人出席，之前我們舉辦野餐活動時租了整個公園，讓小孩可以四處跑動，大人可以聊聊天，認識新朋友，甚至認識同行業的人，擴闊網絡。我們都嘗試做更多親子活動和飯局。

Leo 補充，在飲食時，大家得以放鬆，可以促進分享；對男士而言，如果有酒會，大家喝點酒，就更容易抒發壓力，從而建立聯繫。他強調這個聯繫並非單一的，當每人都有自己的聯繫，聚在一起時便形成網絡。當大家有交叉點，就更容易找到可以聊天的朋友。

美國 Austin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 Leo

每人都有自己的崗位，可以關顧自己的朋友和鄰里。在辦活動時，令人出席的並非社區中心（CC），CC 並不能這樣一呼百應。而是真心當他們是朋友，和他們有真誠的溝通。起初多是較表面，後來就能更交心，慢慢就能連結在一起。

但有時都要靠不同活動來凝聚不同的人，例如運動聚到一批人，親子活動又會聚到一些家長和小朋友，飲食活動又會聚到一班朋友。有時參與者甚至會自發繼續辦活動。社交活動是人感到幸福的一個重要元素，我們嘗試提供這樣的元素，這亦是人基本的權利。

我在 Austin 不久，只有一年多，都經歷過掙扎，要為自己做期望管理，重新調整自己的履歷，在未找到自己本行的工作前，要如何轉變自己，接受薪水的落差，又要大幅縮減開支。就是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這些經歷，雖然不是人人都喜歡聽，但就找機會和大家分享。

但當大家都安頓了的時候，就要講另外一些東西了，例如香港文化。飲食是香港很重要的文化，還有廣東話，因為在承傳香港文化時要有語文載體。我見過有些 ABC 的父母都是香港人，但他不懂廣東話；也見過有些家庭的父母中，只有一方是香港人，但子女的廣東話很流利。我們想見到廣東話可以在這裡流傳下去，所以我們也有辦些相關活動，關注香港文化如何薪火相傳。

說到香港文化，Kennedy 回應，很多人現在都很關心廣東話，但究竟在這一代後，廣東話是否會逐漸消失？他表示，從研究上來說，要移民第二代懂廣東話、走進香港人的廣東話語境，是很困難的。

《如水》編委 Kennedy Wong

我在英國時，聽到有人反映想要廣東話的兒童讀本和教材，現時要很辛苦才找到。而這是社區一直很努力去做的，CC 也有辦些兒童活動，希望在凝聚港人外，亦能做到承傳。

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有廣東話課程，早前史丹福大學亦表示希望保育粵語課程，可見除了小孩，高等教育層面也讓更多人接觸香港文化和廣東話，接觸文化和語言的關係。

另外在數年前，我在溫哥華唐人街做過一次義工，知道那裡有廣東話班，主要教移民二代和非華人，令我驚訝的是課程很受歡迎，而學員亦喜歡打麻雀，就發現這個課程可以教學員語言的技巧，同時做到社交聯誼，在打麻雀時使用廣東話來社交，維繫朋友關係，這些語言和文化真的能走到人生活中，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關於凝聚港人，Frankie 補充指，很多人剛到埗時人生路不熟，搵工難，生活上亦有不如意的事，所以容易有負能量。如果有本地的社區中心，大家都講廣東話，傾得多就能開解他們。大家飲了少許酒，在傾訴過後，再回想自己的問題，就能有多一層心靈輔助，把負能量轉化成正能量。

Kennedy 認同這點非常重要。他都發覺近年移民的朋友去到美國、加拿大或英國，對當地社區有很多不適應，他們會在社交平台，如 Threads 上發很多帖文。他提到在加拿大，有些朋友會對當地社會的一些文化和政治上的決定感到不解，例如為何要放毒品安全屋在溫哥華的列治文（Richmond），早前這事就在其市議會中引起軒然大波。也例如一些較前衛的理念，在加拿大其實很普遍，如性別共融廁所、性教育內容等。他知道家和有做相關工作，希望幫助大家認識這類議題。

加拿大家和總幹事 Anna Wong

現在的速食新聞文化容易令人成為假新聞和偽造消息的奴隸，而很多時這些都是富政治色彩的。很多年前開始推行性教育，是教小朋友甚麼是同意（Consent），不要被人侵犯；亦教他們會有些小孩的家庭是單親，或者沒有家人，或是有兩個爸爸或媽媽。這些內容就容易被人炒作，說教小學生同性戀、肛交、口交。

很意外地，很多少數族裔，不只香港人，會相信某些政治宣傳而討厭某個政黨。如果新移民真的想留在這個國家，其實這些東西都不難，只要自己看看新聞就可以，就像這個例子，只要自己親自看方案和學校教程就可以，其實就沒有他們不喜歡的那些內容。

另外，是否同意是一件事，但要知道這個國家有性別共融的廁所和法例，要尊重和遵守相關法律。身為社福機構，我們有責任提供公眾教育，要教你不要歧視別人。特別是文化較傳統的少數族裔家長在這邊生活，其實不太知道要如何處理這些事，所以就會有爭端，有肢體衝突。檢查子女的電話訊息、衣服，甚至偷看他們在床鋪下做甚麼，其實這樣已形成虐兒和家暴。他們要知道這裡的法律和香港不同。

我們有很多個案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他們見到父母時常有肢體衝突和高聲叫喊，但小孩在這裡的學校聽到老師不是這樣說，同學的情況也不是這樣的，就會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些家庭內跨代的價值是有很大衝突的，所以家庭服務非常重要，原生家庭的文化套在加拿大的處境中，要如何把兩者融合並得到最好的結果，就是我們要探討的事。

Kennedy 回想起《如水》在今年一月、臺灣大選時辦過相關活動，就是因為很多這類的問題在大選年變成熱話，例如假消息和對同一事情的不同理解和價值。而香港在 2020 年美國大選時，都有相關的討論。

今年又是大選年，他問大家在做香港人工作時，有沒有遇上這樣的分裂問題？他們又如何應對？

Yury 認為這是個很大的課題，他分享在 2020 年，面對這個問題時大家都有很多爭執，非黑即白，講到不支持特朗普就是「奶共」等。他強調不要主動詆毀另一邊，或者投入在爭執中，因為在網上已經有太多爭論。

Leo 則從公民意識的角度去回應：

美國 Austin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 Leo

這不只是一個議題，而是希望香港人有甚麼特性。我們都身處過香港這個國際都會，其實要繼續培養公民意識。我們是否還停留在賺到錢就很開心和滿足，其他事情就不用理會，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們在新地方生活，其實這是個很好的起步點，因為我們本身都要知道多很多事才能在新地方生存和生活。那不如我們持續教育自己，令自己成為公民，在當中學習何謂總統選舉，亦在未來幫助其他人。

HKCC 都有被人垢病有政治取向，但其實我們沒有，我們鼓勵大家認識這個社會，只不過我們在香港時一直慢慢地知多一點，浸淫在其中就會知道很多。但現在語言、背景、文化都不同，我們需要用力學習才能更瞭解和喜歡這個地方。你很愛香港，就是因為你很認識香港，所以我會鼓勵身邊的人和自己要認識甚麼是公民權利，要知道如何行使。其實大家手上一票的意義很大。

Kennedy 認同公民是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我們不只是海外香港人，我們亦正在做不同國家的公民，而這不是相互抵觸的，不會我們做多了點美國人，就會少了點香港人，應該要找到一個平衡，把兩者的參與放在一起。他觀察到不少港人海外組織其實都正在建立大家的公民意識，讓大家可以做 informed decision，在理解事情的情況下做決定，而非只是跟風。

Anna 亦分享她對公民和政治的一點看法：

加拿大家和總幹事 Anna Wong

有種迷思是某個顏色的政黨就一定是「親 X」的，但其實如果你是那個「外國勢力」，你不會那麼蠢只買一邊，所以沒有可能非黑即白，他們現時做得最好的就是滲透。

每個有香港人的地方就有香港，香港人帶着香港的精神，到任何地方，都能重建一個香港社區，我們要其社區、體制、智慧，而非泥土。

那些人做滲透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在公民社會中做公職，做傳媒，做董事會等。但我們都可以，我們都可以在不同黨派參選，不要做死一邊，否則政黨更替時就沒有了。

除了要明白和同化在新國家的體制內，你要視自己為其中一分子，不要想自己是香港人，與我無關。你不只可以投票，你還可以被選，即使不是政制內的崗位，也可以選大廈的立案法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而且不會背叛你，你可以全權控制。

Kennedy 很認同，並分享他有位在美國的朋友，就嘗試參與居住區域的業主立案法團，因為他希望自己住的屋苑可以減少使用中國製造的物品。這些是很微小的事，但就可以把香港人的聲音帶進去。

另外，他觀察到海外港人在這幾年愈來愈感受到和香港斷裂，廿三條是其中一個因素。他問大家，廿三條和港區國安法有沒有影響組織工作和凝聚到的人？多不多人擔心參與活動有風險？組織者又會怎樣處理？

加拿大家和總幹事 Anna Wong

我們是民間社福機構，無政治取向，所以他們不會因為參與我們的活動而擔心。但我們在外面參與其他社區和有政治背景組織的活動時，就看到有人會拍照，而大部分參與者在看到有人拍照時，就會戴上口罩、太陽眼鏡和帽等。所以如果是在 HKCC / HKPN 的招牌下，就可能會觸動到某些人的神經。

Hong Kong Professional Network 主席 Yury Lui

我們 HKPN 是沒有顏色的，是個專業團體和網絡，我們非常歡迎人去中資機構工作、賺錢，然後在那裡找贊助支持我們。

在美加的唐人街，有很多宗親會，聚合同姓氏、同鄉的人，他們都會表明他們的家鄉是哪裡，那為甚麼我們不能表明我們是香港人？其實並無不妥。

而 HKCC 其實就是個宗親會，我們 HKPN 是個正式的專業網絡，所以大家有點過敏，自己嚇自己。他們做國安法、廿三條這些，其實就是希望人自我審查。但其實有排都未輪到你，所以我覺得大家不需擔心。我去自己的 HKCC 活動時也看不到有人戴口罩。

美國 Austin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 Leo

這個題目我自己都思考過很多次。我參與在 HKCC 中，其實是很理所當然的，因為我是香港人，我又想貢獻香港人社區。當然國安法是有影響的，我不能說沒有，心理上都會有掙扎，害怕不能返香港。但其實在香港亦會有社區活動，那有問題嗎？但真的有香港人用這個藉口罵我們，很有趣，我們真的沒有辦政治活動，只是些飯局、說故事、體育活動、新年活動，我真的想像不到這些活動能有多政治。口長在人身上，我是單純想做港人社區活動，想港人互相關顧，傳遞愛和香港文化。所以我覺得香港人要成長，要懂得做個更有智慧的公民，在不同人之間遊走。

美國 DMV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主席助理 Frankie Li

廿三條對我們無甚影響，因為我們都只是做些本地活動，過程中，我們由陌生變熟悉，其實不會提廿三條，我們建立了信任，而非彼此猜度。

始終，不論在甚麼方面，對於海外港人而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非常重要。說到最後，Leo 坦言很感謝參與他們活動的人，和幫助他們的義工，因為沒有他們，是不可能有活動的，就不能幫助到同路人。勿以善小而不為，聚沙成塔，港人的參與對於 Leo 和不同港人組織而言都很重要。

Yury 也提到，自己也有負責居住城市的 HKCC，他最擔心的就是事前預備了很多，甚至邀請了嘉賓，但最後無人出席。所以他強調，來參與其中都已經是支持，能令搞手有多點信心繼續做。■

Kennedy 在最後亦補充，大家要多欣賞社區內不同組織做的工作，明白大家有不同的崗位，而透過認識和欣賞，會增加大家凝聚力。■

March on! 三月香港一個墟： 文化沙龍探索何去何從？

文 / 破曉



在香港的三月，似乎是沒有甚麼記憶點的一個月份。在英國的三月，每天都有機會跟很多人擦身而過，儘管你可能對他們一無所知，但也許有一天他會變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因為香港三月文化節 (Hong Kong March) 選擇每年此時透過一連串活動，在地推廣香港文化及身分認同。從倫敦 St. John's Church 的揭幕，到蘇格蘭格拉斯哥 Barras Market 吸引過萬人到訪的「香港墟」市集，數十項活動與商戶優惠貫穿英國。

四月，第二屆 Hong Kong March 落幕之際，為構思流散社群承傳香港文化的意義，《如水》編委鄺頌晴 Glacier Kwong、黃智斌 Kennedy Wong、鐘榮豪 Sanho Chung 從世界各地趕抵倫敦，與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劉珈汶 Carmen Lau、鄭家朗 Isaac Cheng 連袂出席「流散社群承傳香港文化的意義」文化沙龍，探討香港人何去何從。

編按：本文為 2024 年 4 月 20 日於英國倫敦舉辦的「Hong Kong X 如水文化沙龍：流散社群承傳香港文化的意義」之摘錄。我們不定期舉辦線上 / 線下活動，詳情請見《如水》社交媒体或官網。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

鄭家朗 Isaac Cheng

文化可以作為一種渠道去將香港人的身分詮釋得更加好，同時間可以讓人認識甚麼是香港人和其背後的故事。因為我們很相信當你跟他人講一個硬梆梆的議題，他們未必會接受，但當你用一些軟性的方式和他們討論想法，像是試音、雞蛋仔、魚蛋……再跟他們開始討論甚麼是香港的話，其實這個切入點就會容易很多，亦是舉辦 Hong Kong March 的原因。

Kennedy 表示《如水》扮演的亦是一個切入點。他表示，本刊是隨著流散或離散一詞 2020 年在港人間開始流行而出現，創刊的意義是繼續用文字記錄不同香港人的聲音，而對比起漸成形的英國讀者群，他觀察到在美港人讀者未必擁有閱讀習慣，

但雜誌可成為打開話題的起點。另一編委 Sanho 猶記得雜誌在 2021 年初成立，緊接著國安法通過後恐懼籠罩本地或海外香港的現象，同時彌補香港不斷收窄的言論自由，延續有關香港的討論。



《如水》編委

鄺頌晴 Glacier Kwong

我很記得一開始 Sunny（《如水》主編張崑陽）打電話給我，那時是聖誕節。然後十個人左右無人過節，一起開會 6 小時。可想而知，大家都是燃燒生命去籌辦一本雜誌。

剛才兩位編委都已經總結出《如水》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因為當時我們看到很多討論其實無空間做，在社會運動非常熾熱和言論自由不停收窄的時候，大家可以通過論述和思想為社會提供燃料和養分其實非常困難，尤其在香港當時的情況下。所以《如水》的初衷是希望引起討論，拋一些想法出來，可能這些想法未必是最好，反而是在各地和不同範疇專業中搜集大家見到的大趨勢作討論，並引起讀者反思。

因為去到最後都只能由我們香港人決定我們想香港如何，而非由其他國家或其他人告訴我們香港的策略性地位是甚麼。如果他朝一日我們在生的時候可以回去香港，屆時我們該做甚麼或如何達成目標，並不能輕鬆得到答案。甚至創刊近三年的此刻，我也肯定沒人有答案告知甚麼是對。故此《如水》是一個透過試當真（Trial and error），提供討論和辯論的平台。

《如水》過去一直有調整編採策略迎合不同讀者需要，雜誌在英國則尚未被廣泛認識，這次文化沙龍既讓《如水》編委走出文字方格接觸英國港人社群，落地瞭解流

散香港人定義其文化的實際方法和正當性。英國港人組織以文化作招徠的活動少不免吃喝玩樂的成分，究竟這種身分認同會否流於庸俗，甚至不被其他港人認同？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

鄭家朗 Isaac Cheng

這是好問題，坦白講 10 個有 9 個 CIC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英國社會企業) 都會舉辦市集或很多同類型活動，即使不是市集亦會以飲食文化作招徠。但我覺得首先必須承認是很多人其實對於文化的參與程度不是這麼高，他們未必想第一時間就深入瞭解你，或者他們想先有第一印象。無論魚蛋、燒賣或電影場景模型，其實這些事物令到其他社群第一時間去瞭解和接觸這個社群跟其他社群的分別，所以我會說這是重要的。

第二是我們必須要接受在同一社群中，我們作為香港人都會有不同步伐。有些人能做到倡議工作，有些人接受的程度就是連結本地社群，我會說這些工作是同等重要。所以對我來說，如果你做到是這個程度，而實質上能產生具意義的連結，包括例如篤魚蛋的時候說多些香港的事情，或者過程中能勾起他們對於香港這個地方的興趣，就已經屬於成功。

Issac 以閱讀《如水》為例，指有時自己也不會閱畢全文，但當中不乏內容充實的討論，只是未必每個人都準備好，尤其當直視香港的轉變是痛苦的過程時，必須容許大家擁有不同步伐。他接納批評，但不

抗拒目前的參與方式，只要不休止於賣魚蛋營利的層次。換言之，仍在閱讀的你可能是對身分認同有所執着的少數，大家心目中的香港，有答案未？

¹ 《如水》第 11 期〈萬一你是個香港人：從「第三文化」看離散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

鄭家朗 Isaac Cheng

定義香港文化或香港人身分認同，你問我現時有沒有一個確切答案，其實未然。可能大家未必會同意我的看法，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偶爾看到蕭若元跟沈旭暉對談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根基和特點是甚麼，前者說是靈活變通。我在想其實很多群體都可以有靈活變通這種特質，為何這種特質能夠具體定義香港人？或者我想說我們整個環境都沒有好好嘗試去定義香港人，直到 2014 或 2019 年我們才真正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到這刻，我覺得其實大家很多時能夠用一些飲食文化或者價值上去定義，但你問每一個香港人究竟香港民族實質上的文化根基是甚麼，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來。所以我覺得用香港飲食或電影文化去作為起點探索，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和其他群體有甚麼不同十分重要。現時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定義我們的文化，但同時我們都處於在同一條路上探索的過程當中。

文化以外，Isaac 於英國亦接觸很多青少年。在最近興起的社交平台 Threads 上，有不少千禧年後香港出生的小朋友討論讀書時和其他族群的文化衝突，以至抗拒使用中文和廣東話等話題。《如水》早前與 Isaac 做的訪問亦提到第三文化的現象¹，他表示現實環境確難以找到動機學習香港語言，但透過遊戲方式可重燃興趣甚或重建香港朋友圈子。自己的工作在連結本地社區的同時容許未來香港社群能延續至下一代。

Kennedy 對流散社群素有研究，他認為文化的最大特徵便是共同性。以咖喱魚蛋作為例，咖喱的原產地向來具不少爭議，但對味道有所共鳴才是它能成為香港文化標記的主因，或許一百年後咖喱魚蛋就不再代表香港文化。近期 Mirror 登上美國有線

新聞網絡（CNN）的時候也提到廣東歌蘊藏不同類型音樂的元素。故此宗法不是最重要，感受才是。像位處洛杉磯的臺灣會館（Taiwan Center）有一座圖書館存放了從兒童書到歷史記錄的典藏，嘗試連繫跨世代的臺灣人。

至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沒有人想到相關討論現只能移師海外。在 2019 年抗爭期間，Kennedy 記錄了單在海外便有 177 個港人組織，過去 4 年則有 52 個組織因政治原因等而解散。可幸的是，不少組織解散後，原來的成員嘗試重組並另闢蹊徑，如舉辦電影放映和文化節等。在香港和跨境雙重打壓的時代背景下。備受壓逼嘅人共同承受不同程度的恐懼，正好解釋大家聚在一起的原因。

從學術角度，有人將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奉為圭臬，說服他人做指定的事。Kennedy 反思這可能捉錯用神，他舉例見過曾被前港督金文泰翻譯作粵語情歌集的《粵謳》，可謂廣東歌的始祖，但沒多少感覺。可見事物的重要性其實不及人的共鳴。文化可以是一種無奈下的轉型，唯有懂得拓闊空間，政治語言方能走得更遠。

過往香港與中國之間明確的物理邊界分割出兩個獨立個體，但流散社群需要創造一個語境，超越華人等同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政治抗爭或對民主壓逼是其中一種論述，例如早前倫敦唐人街和三藩市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場外的衝突，也讓當地社群瞭解到身分認同不一定依從地理。與此同時在本地層面，從應否獲取香

港經貿辦的資金到大選年的投票意向都可能使流散港人的身分被重新劃界。

恐懼以外，連結社群可否有不同面向？《如水》編委 Sanho 在美國和臺灣分別觀察到，23 條通過一方面製造更多打壓工具使人謹慎行事，另一方面卻開始讓人明白打壓只有零次和無限次。同時，美國的流散組織亦不一定觸及政治倡議，如在台積電遷入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之前，當地已有不少港裔工程師等人才組成專業團體，本地社群亦能有機結合。

Carmen 問到，既然海外流散社群牽涉不同的人口組成背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又該如何找到能拋開所有身分去連結香港人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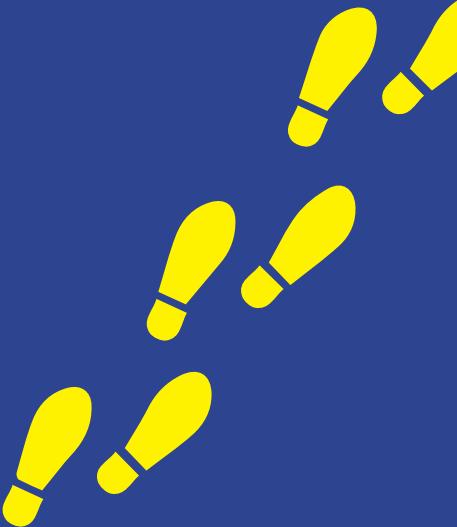
《如水》編委

鐘榮豪 Sanho Chung

我想起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反過來思考為何 2019 年會帶來如斯巨大的衝擊。是甚麼突然喚起了我們的身分認同呢？其實我覺得答案是共同經歷。所以延續身分認同應該以此為大方向，不論倡議或文化運動都該朝着這方向進發，找一個舒服的方式創造共同經歷，無論事無大小。

2019 年是一場十分震撼、波瀾壯闊嘅大型社會運動。大家不顧一切地參與，有些人因此而回不去香港，或是透過社會運動將身分認同捆綁在香港這個地方。創造經歷十分重要，莫說身分認同，你怎樣跟一個人友好，就是透過一起經歷某些事。

美國有 50 個州份，加州和亞利桑那州加起來的面積比英國更大。在加州，以陽光作話題比政治有時來得實際。倫敦與洛杉磯相差 8,755 公里，你非常成功地連繫上對方，生活的差異也足以令話題中途轉向另一個目的地，似乎只有經歷才能把這段關係注滿燃料到彼岸。



香港三月文化節籌委

劉珈汶 Carmen Lau

講起共同回憶，我即時想起去年 11 月跟 Kennedy 在三藩市的共同回憶。簡而言之，我們在 APEC 示威期間被小粉紅襲擊而受傷。這好像也是不錯的創造共同回憶經歷。

作為比較多兩邊走的人，我感覺到有些事其實是共同發生中，只是因為沒有一個直接渠道去連結。因此，我覺得在這情況下，有很多同時發生的事情，其實只要大家講一聲都會明白。例如我到臺灣的時候與在臺港人交談，很多時一下子已有很多共鳴，不論是市集、論壇或文化活動。我的答案是，別單說活動、雜誌和倡議，就只作為海外香港人，一點聯繫已可相連。



《如水》編委

鄺頌晴 Glacier Kwong

我回想流散社群碎片化的問題，其實我經常在想香港的群體，由我參與社會運動、約十一、二年前至今，好像從未一體化，從頭到尾都是碎片化。2012 年反國教的時候已有關於左膠、退場、絕食沒有後續等批評，當時已有不同路線、不能互相理解，各自為政的現象。到 2014 年有勇武跟泛民的分裂，後來本土派崛起，又再進入分裂後經歷社會運動找到共同目標的循環。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這些社運名詞都有個敏感日期。不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亦適用於香港文化上。既然兩個世代之間甚至同一時期的歌手都各有所好，何不將社會運動的共同性視為異數？即使

暫時失去，這種共同性日後也可能因外在因素而再度浮現。2008 年認同中國的港人數量達到高峯，4 年後情況已逆轉。其實身分跟文化，不代表甚麼，一樣會變的。



《如水》編委

鐘榮豪 Sanho Chung

我覺得最重要不是身分認同有些甚麼，而是我們是否覺得香港人屬於一個獨立的分類。如果我們覺得都是的話，你喜歡把甚麼塞進去也可。你覺得雞蛋仔應否放雪糕也沒大不了，只要是獨立的分類。為何我覺得這樣可以接受？因為當你想像到本地跟海外香港人生活的習慣是很不一樣，甚至現在的香港人構成是置身劇變當中，可想而知十年廿年後會有一班跟香港和中國同時有強烈連繫的人。

其實我的家人也是經單程證居港，我也是「雙非」，但我覺得我就是香港人。可能十數年後，經專才計劃到港的人，即使我們曾經鄙視過，他們也能對香港有獨特的情感，然後孕育出獨立的香港人身分，但他們對於香港的想像和我們很早已經離開、經歷過 2019 年的人十分不同。我們亦需要思考，是否該排除他們的存在？畢竟他們是實實在在香港生活很長時間，都有自己經歷，可能有些事情我們的看法也差不多，只不過重疊較少。我們如何處理這些不協調呢？

所以當我能預視這些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只要是獨立的分類便能接受，喜歡怎樣定義視乎是否有誰共鳴。覺得薯條應該蘸蛋黃醬或是燒賣應該蘸喰汁就即管去做，找到足夠多的人支持便真正當性。最重要是香港人是一個獨門分類，就能繼續討論。

Kennedy 嘗試引用自身研究，端出「三杯暖水」作回應。第一是從猶太人離散研究得到的啓發。《時代革命》紀錄片的末段，林榮基提到最重要是人，既然猶太人能戰後復國，香港人為何不能？不過同是猶太人、Kennedy 的導師看畢片段後一愣，指出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也有不同，亦因應當地政治文化風貌對猶太教產生不同理解。猶太人當時的復國方法是各取所需，例如銷售債券可視作宗教奉獻或高回報投資。觀察所見對土地的情懷其實能延續至移民後代。第二是前述透過外力產生的反

抗共同性，第三是內在的彈性。知不知道三杯水有甚麼分別？有些組織溝起來喝，有些組織只喝一杯。身分認同的成分，可以是豐儉由人。

需要連結的，除了各地港人，還有其他受中國壓逼的族群，方能形成有效的對中政策。Glacier 除了是《如水》編委，目前亦任職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政策倡議如何與流散媒體的議論空間以至留港港人相輔相成？



《如水》編委

鄺頌晴 Glacier Kwong

其實 IPAC 是一個由 35 個國家或立法機關合共約 350 個議員組成的組織，可以想像是他們的中央議員助理，承包中國議題，而香港是我工作的主要部分。連結社群在工作角度其實十分重要，因為對於議員來說最需要就是選民和曝光。當你需要曝光的時候便需要媒體，而媒體需要的就是故事。

回想你瀏覽社交媒體會點擊甚麼，多數不會是沉悶的學術研究。相反最多人留意的一定是故事，例如演算法推送給我的是臺灣地震中獲救的貓。純粹從分析角度，原因是「媒介即訊息」，很多時故事需要的就是受害者夠慘。這種現實聽起來相對不堪，但香港人、圖博人、維吾爾人以至敘利亞和中東受戰火威脅的人就是故事的主角，可以作為議題的縮影，提供空間給予評語或批評政府不作為。

單從倡議角度，這個受害者大聯盟的作用就是承載了該群體的故事，所以經常有人說是收割光環，但其實是必要。我記得黃之鋒曾經常說要燃燒自己的光環，實情是他很清楚他是承載故事的人物。所以他很有意識地用被打壓的身份去找媒體訴說他的故事，而這個故事便很符合社交媒體的需要而非枯燥乏味，也供養着政治媒體的生態。

她強調香港人不一定要賣慘，但有必要帶出我們想要甚麼。在英語世界中有時論述也會耗盡，港人社群和媒體的母語討論仍然可以釋出新的議題。一些生活話題，例如難民證審批便可轉介至議員跟進。2019 年的時候香港議題是「出口轉內銷」，本地事件經國際線回饋社運，但如今在港港人可能閱讀外媒報道時默然選擇不點讚，似對着無回音的山洞。唯一相同的是人物故事始終有需求，縱使來源不同，資訊食物鏈也可以是類似的。當香港人互相引介的機會增加，而其他本地人感到香港人的故事就在身邊，橋樑的作用便可反映出來。

到答問環節，有在席者問到如何或應否連結刻意與港人社群割裂的移民和政治立場不同的在地港人。有早於 1989 年便移民英國的港人表示抗拒英藉華人的標籤，欲知如何連結其他亞裔移民。有支持勇武派的希望針對 2019 年前線作改進，思考日後如何調撥資源購置武器應付大型社會運動。亦有在場港人嚴辭指出身分認同並非定義出來的物件，應誠實面對恐懼。

眾人一次過回應，Carmen 先澄清今次主題並非如何被定義，而是我們討論自身定義，她自己亦已成立 Vote for Hong Kong (V4HK) 爭取透過議會為社群充權。Isaac 指出可以警惕自己需接觸本地社群，但毋須離棄港人，因不論回應時局

變化或感同身受方面都需要共同經歷，而其他族群經驗是兩者間可以取得平衡，縱使他對於亞裔群體的完整性有所保留。

Kennedy 分享指，六四後有港人在加拿大參選並成功進入國會，同時光顧市集攤位的可以持不同政見的人，他們亦在溫哥華反毒品注射屋一事上意外地團結，這些現象既有趣亦令港人基於政治理念的身分認同值得深思。

Sanho 指不論身分認同或社會運動皆應提供選項，惟戰術上不應執着對錯，因未來充滿着偶然性，今日更值得做的是儲備任何形式的能量。Glacier 補充例子，指出尊重他人選擇的同時，爭取支持不一定只着眼於立場，卻可着手在細節，例如在某項政策上講解技術性問題，反而可得到立場幾近相反的人認可，跟過往的抗爭一樣，都是從機緣巧合中產生。

對身分認同的重視不但基於它作為一項抗爭工具的吸引力，更因為它是政治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隅。只是，身分認同可以由社會建構，一場社會運動也能容納更複雜的身分認同。五年過去，當 2019 年寫在罐頭上也代表過期的一刻來臨，你會選擇繼續收集當年的罐頭還是毅然放下？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超越背叛的枷鎖才是兌現承諾的鎖匙？■

「我是香港人」

or

'Yeah, I'm Chinese'

移英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文 / 江澄

(江澄，小說作者、編輯、翻譯，現居英國西北鄉下地方。寫小說因為相信故事比道理有用)

訪問過不少 BNO 移民家庭，凡是有未成年小孩的家庭，問到移民原因，很多都會提到為了下一代。為何覺得移民對小孩子好？「學業壓力沒有那麼大。」、「想他們在自由民主的國度成長，從小學習和接受普世價值，自然能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將來再自由選擇自己的路。」較實際的會說：「覺得香港已不是以前的香港，不是有能者居之，是必定要某種背景、某種關係的人才能成功，自己的孩子沒有這些背景關係，不想他們矮人一截，那不如去另一個地方從新開始，至少可以跟其他人公平競爭。」

移民除了是生活選擇，多多少少亦是身分轉移。離開了「中國香港」，「愛國」壓力驟減，無需時刻強調自己是中國人，但

香港人這身分卻未必會放低，甚或想盡力維持，凝聚海外港人的力量，令更多人理解 Hong Kong is not China。英國幾個大城市，如倫敦和曼徹斯特等，每年幾個重要日子（六四和 721 等）都有香港人集會，農曆年又有香港人年宵，更不用說像雨後春筍般冒起的港式茶餐廳了。

大部分 BNO 移民家庭的成年人在積極融入英國生活的同時，仍有很強的香港人身分認同，而且並未隨在英生活得久而減退。但移民的下一代，隨父母移民的一群，這方面的取態就很參差。有深黃系，同學說他是 Chinese，他會義正辭嚴糾正同學，再詳細解釋香港跟中國的分野，暑假回港，誓死不肯到美心跟親友聚餐的；也有隨波逐流，「Are you Chinese？」

Chinese?

Yeah, I'm Chinese. Do you eat dogs?
Haha, we Chinese eat dogs, are you scared?」懶得解釋的。

**Chinese = 低調、
Hongkonger = 標奇立異**

我想許多香港人父母都想孩子越快融入英國生活越好，始料不及的只是看著孩子越來越英式，說英國口音的英語、老友都是本地同學、甚至連飲食習慣都英國化，不肯再帶飯，要求跟同學們一樣吃冷冷的三文治薯片做午餐，附帶的竟然是對「中國人」這身分的認同。

最常見的例子是當有人用廣東話問他們「你是什麼人？」他們會很自然答「香港人」，但英國本土同學問「Are you Chinese?」他們也會不加思索答「Yeah, I'm Chinese.」，有些同學或許會加一句「but I'm from Hong Kong」，但不加解釋的似乎更多。

明明是香港人，為何懶得解釋？現年 16 歲的 Z 同學分享她的看法，她在公立學校唸 Year 10，2022 年 14 歲時隨父母一家四口以 BNO 簽證移民英國，定居於西北部人口約 2 萬人的小鎮，距離最近的大城市曼徹斯特要 45 分鐘車程，可算鄉下地方。

「我讀的學校香港人不多，每級只有幾

個，其他絕大部分是本地白人，他們看我的樣子已知道我跟他們不同。他們看到這種黃面孔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問你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我答是，那問題可以就此打住，他們不會再對我的身分好奇。如果說自己是 Hongkonger，一來很多人沒有聽過這個字；二來他們會忽然覺得我很特別，問我很多關於香港的問題，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分？如果是，為什麼你們又說自己是 Hongkonger，不是 Chinese？又會問你香港跟中國有什麼分別，很煩的。而且這樣答了以後我主要的身分就是香港人，我不想這樣。我在學校建立形象不是想他們只記得我是哪裡人，我想他們喜歡我是因為我成績好、運動好、或很幽默，很受同學歡迎 …，說自己是中國人是最低調，最不凸顯身分，又不用解釋的答案。」

的確如此。雖然國際傳媒廣泛報道 2019 年在香港發生的事，但實在不能期望一般英國人對香港有很清晰的概念。粗略觀察，40 歲以上的人會比較知道香港跟中國和英國的關係，越年輕的越不認識香港，不少中學生更是零概念。在大城市尤其倫敦又會好一些，越鄉下的地方越不認識香港。

另一關鍵是香港移民比例（尤其是近幾年的 BNO 簽證移民）。訪問了另一移民家庭，同是一家四口 2022 年到英國，I 先生因方便工作選了較近倫敦，大受港人移民的 Woking，兩名子女同是在公立學校

香港人？ Hongkonger ?

唸書，同學們對香港就甚有概念。

「香港人在 Woking 可說人強馬壯，每級有幾十人，香港人在這裡的身分頗為鮮明。同學們都來自五湖四海，除了本地英國人外，有香港人、中國人、印度人、泰國人、烏克蘭人等。老師們很尊重多元文化，在反歧視問題上做很多功夫，也懂得分辨香港人和中國人。不過我也發現老師們可能年紀較大，對香港的概念會比學生們清晰，我的子女有時也要跟同學們解釋香港雖然是中國一部分，但兩個地方有分別，他們也很願意這樣做。」

對反修例的認知和參與程度

同是移民家庭的孩子，有些堅守自己的香港人身分，有些則不介意以中國人身分融入英國社會，當中的分野除了身處社區是否有足夠香港人，另一重要因素是孩子來英時的年齡，通常越大越能自覺香港人的身分，尤其是 2019 年時已懂事，甚至有某程度上參與過的少年。

D 同學 2021 年跟爸爸和妹妹一起移民英國，去年母親也完成香港的工作到英國一家團聚。D 同學現年 17 歲，2019 年時他沒有上街，沒有參加過遊行，但當時年僅 12 歲的他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很清楚自己的立場。來到英國後，每當有同學問他是不是 Chinese，他會答「Yes, but I come from Hong Kong」。他理解 Chinese 在這裡是解作華人，不一定是中國人。他更自覺有責任跟同學們解釋香港和中國的分

別，例如香港人說的是廣東話，不是普通話。

相反，若是年紀小小，仍未建立身分認同就移民過來，孩子就較可能忘記香港人身分。G 女士 2022 年一家四口移民英國，當時小女兒只有 8 歲，對 2019 年發生的事接近毫無認知。談到孩子身分認同的問題，她有點唏噓。

「雖然家裡仍是說廣東話，但對香港人文化我想她已完全沒有興趣。她年紀還小，我沒有跟她討論過香港人中國人的問題，但她對中國流行文化的認同肯定大過對香港。她整天拿著電話就是看那些 TikTok 短片，她又不用耳筒，我整天都被這些大陸腔普通話轟炸。我不是歧視中國流行文化，但這些短片真的很庸俗，毫無邏輯和營養，很浪費生命。現在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仍會聽廣東歌。我們大人以為韓國文化，K-pop 席捲全球，但在青少年一代，TikTok 才真的席捲全球，她說她的同學也是在看這些。」

父母取態與未來趨勢

移民家庭下一代身分認同的問題，我覺得是兩股力量在角力。一方面隨著香港人數目增加，在社會上能被見度越來越高，英國人自然而然會更了解香港人，我們再標榜自己是香港人也沒有那麼突兀。

來英接近 14 年的 P 先生就親身感受到這種轉變，P 先生也是我這次訪問中在英國

英國人？

住得最久的香港人。他 2010 年 13 歲來英國唸寄宿學校，當年全校只得十一、二個香港同學，吃飯剛剛坐滿一張圓桌。五年後，他 A-level 畢業，同一間學校，一樣是全校港人相約吃飯，同一間中餐廳，那次他們可以包場了。

他說以前唸書時也是無所謂，同學們認為他是 Chinese 他就是 Chinese。近年隨著港人移民數目急升，加上自己成長了，會思考身分認同的問題，跟別人說自己是香港人比以前自然得多。工作上也會遇到一些對香港有興趣的同事和客戶，會主動問他香港的情況。

以上是人數帶來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優勢，但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小小年紀過來或在英國出生的移民家庭孩子，先天香港人身分淡薄，這批孩子的數目也會越來越多。堅守香港人身分還是隨遇而安西瓜靠大邊樂做 Chinese 是兩股勢力，甚至兩個世代的角力。

有些父母會刻意引導孩子守護香港人身分。移民前從事傳媒工作的 R 先生四年前跟妻子和當年只得 9 歲的兒子移民英國，定居曼徹斯特近郊。他強調自己不愛國，因此才移民。他清楚記得當日飛機從香港機場一起飛，他就開始跟兒子說大道理。

「有些話在香港說不得，起飛了我就不怕。我告訴他為什麼我不愛國，為什麼要離開香港。一直到現在我都經常給他看香港和中國的新聞，什麼廿三條、四十七人

案、或是早前中國馬拉松比賽做假，我都有跟他解釋，想他了解這兩個地方的真實情況。受我影響，我的兒子也不大愛國。反而是太太因為知道學校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怕兒子會說錯話，會提醒我要持平一點，或說中國也有某些方面發展得不錯。總之我倆說的都是真話，兒子自有判斷。」

這是一種取態，我也遇到另一種父母看世事極宏觀，視身分認同如浮雲。F 先生有兩個女兒，5 歲和 2 歲，小女兒在英國出生。「不論移民前後我都沒有想身分的問題，在香港是沒有選擇，說你是中國香港人你就是中國香港人，其實來到英國也是沒有選擇，人家看你是 Chinese 你就是 Chinese。兩個女兒，小女兒仍在牙牙學語，大女兒我們跟她說廣東話，簡單對答她沒有問題，但我發覺她要表達一些較複雜的情緒或概念就只能用英語。我想她不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我們在家裡不談這些。她喜歡的東西，K-pop、Dua Lipa、她看的 YouTube，沒一樣跟香港有關。我覺得這樣很好。我理想的世界是再沒有國家邊界，雖然我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甚或我的女兒們的有生之年都不會出現，但如果這是我的終極理想，那她們能忘記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開開心心做一個英國人，或什麼都不是的地球人，那其實是最好的發展。」 ■

To be or not to be ——融入與同化對流散港人的挑戰

文 / 莫離

(莫離，本名不傳，好奇的香港人，社群工作者，愛海德公園，更愛海心公園)

臺灣學者吳叡人曾言，香港民族是「難產中的的政治主體」，一方面確認其存有的事實，另一方面亦說明了我們年輕。¹我們雖然有非常深遠的源流，我們的存在又擲地有聲，卻沒有其他民族所擁有的時間和空間，無法整理、發展一套深厚、有力的底蘊，使得我們仍然在探索身分認同的路上摸索。

這本不是一個什麼問題，畢竟沒有人能說自己已經發展完畢，不可能有什麼改變。何況民族、身分認同也是一個「不斷生產中」的概念，也要透過內群、外群，不同的他者摸索成長。可到海外，人口基數減少、居住地方分散、人口流動能力低得可憐，連與香港人社群相處的時間不多，再進入多文化、多種族社會。當蹣跚學步的民族被迫在外飄泊，未完全成型的身分進入文化大熔爐，年輕便是一種脆弱。

進入海外社會，或甚融入其中，香港人身

分面對最顯著的問題是同化壓力。人類是群體生物，有被接納的需求，尤其是在經歷重大創傷過後，又要面對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一些海外港人甚至會因為各種原因拒絕面對自己的過往，避免與香港人接觸，所在地政府亦理所當然地用不同方式讓我們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

此情此景下，我們需要共鳴和認同感，也需要社會支持和網絡提供資訊、資源和情感支持，以幫助適應；更需要職業機會、經濟穩定性來維持或提高生活質量。在工作場所的互動、社交互動和朋友的影響，其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促進自身對新文化的理解和接受，這過程可以是自願的，也可以是非自願的。

如果放任自己完全接受所在地的文化，個人而言，隨著文化同化的進行，香港人在海外可能會感受到被文化拉扯的矛盾感，既希望被新社會接受，又想保留自己的文

¹ 吳叡人，《“De courage, mon vieux, et encore de courage!” — 寫給 Ben 的一封信》<https://whogovernstw.org/2016/01/01/rweirenwu4/>

² 其著作 *Global Culture / 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 於 2000 年出版。

化特色。這種心理狀態可能會導致焦慮、抑鬱和孤獨感。在家庭中，文化同化也可能導致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世代衝突。當父母可能有香港文化的習慣，而子女則可能更容易同化到主流文化中，分歧可能導致家庭關係的緊張，也對自身流散異地的經歷進行二次創傷。

同化的壓力不僅可能引發身分危機，還可能對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另外，同化過程亦未必解決移民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機會不平等，即使流散族群在表面上融入了新社會，我們仍可能面臨就業、教育和社會服務上的障礙，最終可能仍被視為外來者或少數群體。

筆者認為讀者朋友們都對以上狀況都有基本的認知，但其實所謂融入海外的過程當中並不只有「香港文化 / 身分——所在地文化 / 身分」的拉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麥高登教授曾書寫對全球文化流動的觀察²，借超級市場比喻身分認同，文化超市中貨品令人目不暇給，應有盡有，每位顧客總可自由選購。我們想當然有一個特定地方的文化認同概念，但更會像一個「無國界消費者」，這種選擇性的文化消費使得文化身分變得更加多元和流動。我們到外地不僅可能會受到主流社

會文化的同化壓力，我們面對的是更複雜的多重文化同化，當中包括海外華人群體對東亞裔香港人的文化同化，鄉里文化較深的印、巴、尼泊爾族裔香港人亦有可能融入海外的其他群體當中，脫離香港人社群。

是的，我們有千百樣原因鼓勵我們融入所在地的不同文化，可不要忘記我們同時亦有千百樣原因鼓勵我們在外地維持原有的生活文化，但也不是每個地方的港人社群都蓬勃，或多或少我們都會受到當地亞洲社群，當中包括華人社群的影響。其中許多不諳外語或是年長的港人，尤其如果他們是東亞裔的話，很多時候便自然倚賴唐人街或華僑群體，這可能會使他們的香港特有文化身分逐漸與背後有政治議程的所謂大中華民族身分融合。

不要忘記，現時香港年輕一代與中國文化的交集亦日漸增長，我們面對中國文化霸權實在立足未穩，中國以文化滲透掠奪民族主體的問題早已過了「預防」階段。從語言運用中國化，抖音為主的社交媒體與流行文化興起，到北上熱潮，香港本土已經如此，何況在外的香港人。

而從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的政治與動員方



然而其實拒絕同化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即使我們成為一個「在 X 國的香港人」，在外地以香港人自居，長久而言我們也必然會吸收所在地的文化和習俗，至少也會習慣當地的生活模式或節奏。於是當我們都需要面對吸納一定程度的他國文化，以及作出某程度上的融入，「應該以什麼姿態面對」便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

當海外港人感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文化拉扯，既要維持與原來文化的連結，又要在新環境中尋找認同感和歸屬感；需要在保留自己文化根源的同時，也要融入新的社會環境。當中必然有許多混淆與掙扎，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安全區，維護海外港人的自由、權益與團結，也能夠作為一個緩衝區，讓我們有足夠時間和空間和自信重構身分認同、吸收各類文化元素，作為香港民族特性的一部分。

一如筆者以往的文章所述，我認為建立完善的社群和互助網絡尤其重要，能夠在海外保持與香港文化的連結，有助於減輕在新環境中感受到的文化消失壓力。而且社群作為一個固定的物理或虛擬空間，可以讓香港人相互支持，共享資源，實踐關懷與看顧彼此，消弭經濟和社會機會不平等，同時進一步明白成為香港民族一分子的意義。

這不僅帶來安全感，也是一種持續的賦

面而言，我們可能會逐漸失去傳統的文化實踐，如語言、節慶等。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在外國長大或接受教育，容易更快地採納外來文化，而世代衝突亦可能使下一代傾向抗拒接納香港人身分與文化。長遠而言，文化同化減少香港人在外的社群凝聚力，所在國便成功地吸收了一群優秀的香港人為其社會貢獻，而又不需要為香港民族和其前途負責。

同時，中國的文化滲透亦會隨之而來。我們流散其中的任務便是更好的保留香港的歷史與文化，如下一代不願意以其為傲，甚至以其為恥，我們的用心良苦最終也可能徒勞無功。我們都知道中共及其爪牙透過種種方式試圖分化和統戰我們，若我們沒有意識地融入當地社會，同胞亦隨時有可能被中國吸納，不少唐人街商鋪也是中國海外警察站，要進行文化滲透、人員收編簡直易如反掌。這本身就是一種用來壓制海外港人自由的恐懼策略，對海外光復運動來說亦是一個重大隱憂。

但若果我們不願看見同胞與民族面對如此問題，我們便不能將自己的文化與身分拱手相讓，便需要站在文化同化的對立面，但保存香港人身分並非意味著無法成為其他社會的一分子，只是當我們選擇擁有兩種身分時，我們便是有意識地拒絕成為一個純粹的當地人。

權，有助於抵抗外來同化壓力之餘，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本錢能夠在海外選擇擁抱香港人身分，更可以作為一股力量對抗中國的滲透、統戰。社群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亦可以提供心理健康和身分認同的支持，幫助個體在不同文化間找到平衡。

筆者認為，海外社群當中需要更多促進家庭和社群之間溝通、交流、合作，確保不同年齡、背景的香港人能夠分享他們的文化見解和經驗，幫助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選擇，這有助於建立包容的社群環境，避免因同化壓力而產生的內部隔離和世代衝突。

面對多重同化的動態使得香港人在海外的文化認同變得更為複雜，我們也需要一種靈活和開放的身分策略，在多元文化的交錯影響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也代表要從自身的角度出發，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相似與不同，將其吸納或對等交流而非被其同化。畢竟香港的文化身分是綜合了不同族裔和文化背景而生的，香港民族亦是一個以東亞裔為主的多族裔民族，我們的語言更是由粵文，結合英文、中文發展而成的一個混種語言。

其實要從自身文化開出不同面向，或是從自身文化的角度理解其他文化的元素並不難。我們需要更多的承認香港民族身分是由不同文化背景融合而成的，幫助香港人

認識到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和價值，尤其是認識自己的文化與身分雖然部分受中原文化影響，與所謂大中華身分並不相干，是對抗文化同化壓力和外來威脅的重要基礎。

在此情況底下，擁抱自身文化的多元在流散時代反而有助於保持文化連續性，面對同化時作出更有根據的選擇，幫助個體認識到自己的多重身分是一種資源而非負擔，防止因同化而導致的文化背叛感，也對推動文化對話非常十分重要。而以社群為單位進行的跨文化活動可以促進對不同香港背景的理解和接受，減少文化特徵的丟失，加強對自身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從而鞏固文化身分和歷史連結。

窮則變，變則通，民族認同建立時我們沒有時間，現在我們有些許本錢可以製造空間，嘗試優雅地作為一群流散異地的香港人。學吳教授話齋不是為了浪漫，而是為了生存。因為我們不想放棄民族認同以及圍繞住認同的一組價值、生活方式等等，還有一些對未來的想望跟願景。

我們不想放棄，因為這是我們作為人的生存條件。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我們」太因

¹ 《如水》第十二期〈港人移臺困境與政治現實：「他們的家」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² 《如水》第十二期〈港人影響力須「在地化」？英、加政治幕僚第一手觀察〉

融入是香港人共同面對的議題，充滿爭議和張力。海外的香港人社群，應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是以香港為本位的「旅 X 香港人」？抑或是以所在國為本位的「港裔 X X 人」？（請自行切換 X 代表的國家）每個人心中的比重、給予的答案都可以非常不一樣。

這幾年來，我們很多人都親身體驗移居他方的心情，實在五味雜陳。人生路不熟，固然是第一重衝擊；接踵而至還有住屋、工作、入學、醫療等安頓生活的基本需求。在數個月前出版的《如水》雜誌一篇文章¹，就點出移居期望和現實的拉鋸。究竟「他們的家」能否是「自己的家」？雖然只討論香港移民失望於臺灣政府游移不定的定居要求，但能否融入為家的問題，不論在臺灣抑或其他國家的香港人，都在共同面對。

融入既「個人」又「整體」

思考「融入」，一方面非常個人——我們每個人需要於所在國的社會中生存和生活；另一方面，又關乎整體——我們或多或少都重視曾經在香港的集體生活和記憶，希望保留和延續我們的文化和社群。

所幸，香港人主要移居的國家，包括英國、加拿大、澳洲，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是近數十年政府實在推動的政策。作為普遍的政策方向，少數族群 / 移民群體被鼓勵參與所在國社會同時，得以保持自身的文化身分，以至獲得相應的資源配套，鼓勵社會不同群體增進交流和瞭解。即使是移民政策不純熟的臺灣，基本上公民社會和政府也朝着實踐多元文化的方向前行。

從個人層面來出發，所在國政府始終需要關注移民的處境；從社群層面出發，由於所在國的社會背景趨向多元，若果思考香港社群如何維持下去的話，我們會較易維持自身特色，甚至獲得支持。這幾年的確見到，所在國有關社區發展或內政的部門、以及地方政府，都協助香港人的移民組織，盡可能處理港人移民的求助，以及舉辦活動和開展計劃，推廣香港文化。

香港社群能否持續的問題，當中的考驗，比較只是被動的時間流逝，洗刷掉初代海外移民的生活經驗；對第二代移民來說，「香港」的比重顯然會減少，也影響着他們未來的認同選擇。但至少，香港社群的延續，與公共領域並不衝突。

杯葛極權而來

——論港人融入與被融入的挑戰

文 / 鄭司律（已離開香港，在其他國家之間移動的香港人）

海外港人與所在國關係

但除了生活記憶，還有甚麼是凝聚香港人身分的基礎？假使沒有共同的未來，香港人身分只是一堆屬於過去，也無法過繼的記憶，也只是海外社群過時過節的空洞符號，市集攤位充斥奶茶和點心、展覽場地滿佈街道牌和紙皮石裝飾，或許還伴隨着個人喜好的港產片或廣東歌。當然美食節、文化祭、音樂會等場合，有助凝聚生活網絡、宣傳香港文化、打開和其他社群的關係，但融入的過程重點，並不單單做展覽或表演。

我們因杯葛極權而來。「守護所在國、打擊中國政權、光復香港」，這三個目標應由我們來結合。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不是與融入當地社會必然對立，而是與時間消磨；政治上，香港人的政治經驗，和作為守護所在國的公民責任，兩者互相結合，更是融入所在國公共生活的難得時機。

事情當然不會簡單。在上述那期的《如

水》，同時有另一篇有關英國和加拿大兩國政治幕僚的訪問²，討論在處理香港議題中，分別從香港人和所在國角度出發的差異。當中涉及所在國本身的社會現實，譬如除了香港人社群以外，還需要處理不同的移民或難民議題，以及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包括政治人物本身工作目標和安排，不可能只配合單一的訴求。

無論我們認同「香港」和「當地」的比例如何，我們在融入當地社會時，無可避免就成為所在國的一分子；我們在遊說和政策建議時，必須顧及所在國的社會環境，為推動當地的福祉努力（我們也希望新的家園變得更好）。這些國家數十年來落實多元文化，推動不同群體和階層交流，這種融入既是有助保留「香港人」的身分，也是增進我們作為「所在國公民」的公共生活經驗。香港人移民議題，需要爭取社會其他聲音支持，也要整體政策推進；香港政治議題也需要長時間積累，才可以獲得政治人物和媒體合乎比例的注意力。

但我相信，放諸於中國因素對不同國家和民主制度的挑戰，香港人的政治經驗始終是重要的。前述我所強調的是：「我們因杯葛極權而來」。即使我們當中只有少數人是因為抗爭和政治因素需要流亡和避難，多數人較多是擔心生活、自由空間、下一代未來而移民；但在「由治及興」的政治背景下，香港人出售資產、帶走生產力、不信任香港前途，或多或少已經是「共和國叛徒」。這是當年東德政府形容逃往西德的人的用詞，抹黑他們背棄新國家的勞動光明前景，投靠墮落的英美和西德。

海外港人融入的三層次

正如五年前抗爭運動爆發時，世界各國注意到北京政府無意再維持表面開放，反而在香港部署送中條例，管制和威脅經香港自由往來的各式人等，推動國安法和廿三條。非但影響了香港的未來，迫使我們各自面對前程，有離開香港遠走他方，也有留守香港耕耘寸土；往後幾年，更是證實中國步入在集權和舉國體制當中。香港人的經歷一直在回應世界的變化，也率先為這幾年的轉變開啟序幕。

香港人被迫要面對這個大轉變，對海外香

港人社群而言，最迫切的融入，是協助香港人在所在國落地生根，也希望逐步遊說所在國政府，放寬對香港人的移居和就學門檻，進而融入成為當地社會的一部分。這都是我們回應自身處境的第一層次。隨着時間發展，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到海外，社群持續壯大；也有更多具政治工作經驗的人們展開進一步針對香港的國際遊說，為在香港被噤聲的香港人反映真相，以至繼續要求國際社會持續和擴大制裁有關官員。這是我們在海外回應香港議題的第二個層面。

經過這幾年發展，我們已經看見國際格局日漸明顯，已經清晰浮現上來。我們已經在移居議題和香港議題外，再進入第三個層次：回應中國因素的挑戰。過去數年，中國持續地透過生產和轉口物質，支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在西方各國，包括了我們新聚居的英國、加拿大、澳洲，則受到各種形式的軟實力滲透，由中國非法設立的駐外警局、動員親共的華僑團體、影響當地的政治界、學界和媒體；而我們另一個新聚居地——臺灣，更是直接面對北京的軍事威脅，未來數年有相當可能是北京攻擊臺灣的時刻。海外香港人，進一步對抗北京威權，不止是回應香港人的政治經

驗，也是融入所在國的公共生活，和維護當地民主。

所幸，海外香港人經過這幾年逐漸形成清晰的方向，非常願意行使作為所在國公民的政治權利，以及重視當地政界的對華和對港政策。在最近英國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的大型調查中，就顯示海外香港人除了關注生活上融入英國（就業、就學等範疇），更為在意參與英國的政治生活，並且廣泛關注「打擊中國及港府海外監視、騷擾和恐嚇等行為」、「制裁侵犯人權的中港官員」等議題。或許，隨着往後發展，海外香港人更能 在其他國家表達這些訴求，以至支持更為廣泛的中國議題，譬如與中國經濟再進一步脫勾、加強審核中國敏感投資、強化對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承擔等等。

香港「被融入」危機

最後，我希望提醒，融入並不是離散社群才出現的問題。即使有或沒有反送中運動，有或沒有移民潮，香港長久以來被動地面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就代表小城融入大國的變動和威脅，都是如影隨形的。融入本來就是香港人要面對的議題。

過去十多年的社會運動，除了政制上爭取普選外，也包括了對抗融入的立場，無論是空間上反對跨境高鐵和宜居大灣區、思想上反對洗腦國民教育、傳媒報導中資在港的經濟活動、民間自發保育廣東話...本身就意味香港社會持續地警覺「被融入」的危機，而且利用着夾縫中的自由去反抗。

當然，自 2020 年國安法後，北京已放棄過去刻意裝飾的間接管治假象，香港社會直接受到強力打壓，反對黨和民間組織紛紛解散，令香港人難以重奪公共領域和號召反抗。而由於經濟結構改變、文化輸入等原因，部分香港人在私人生活上也難以擺脫「北移」的強大力場，消費習慣、飲食、網絡通訊渠道、生活用語都趨向接近中國大陸。不論十面圍城與四散海外，都同時面對融入危機。

但或許從危難之中，才看到打破宿命的機會。海外香港人應該瞭解，相對於留守香港的朋友們，我們把握移居國更自由的環境，壯大自身的公共參與經驗，才是海外香港人社群不應該放過的時機。■

2020 年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再次出現大規模移民潮，臺灣是其中一個香港人選擇移民的熱門地方。剛來到臺灣的香港人，想要融入臺灣本地社會，普遍都遇到不少問題。香港人融入臺灣社會時所遇到的問題，其實很多時都是源於太過本位主義，經常將香港的情況拿來跟臺灣作比較，錯誤地把香港的一套生活模式（living style）當作成是生活標準（living standard），因而事事都睇唔順眼，覺得不稱心合意。

其實香港人本位主義，並非今時今日才有的新現象，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本書叫《醜陋的香港人》¹，書中就有一個名詞叫做 Big Hongkongism，意即「大香港主義」，批評當年不少香港人都自以為香港是最好的，去到外地旅遊或求學的時候，總喜歡拿香港的情況，去作為衡量當地生活優劣的標準。

記得筆者多年前來臺灣讀大學的時候，就聽到其他來自香港的同學，經常掛著嘴邊

說：「香港都唔係咁」、「香港人唔會咁囉」、「臺灣人好搞笑竟然咁樣」……有時真是令人不禁搖搖頭，唔知好瞓定好笑？

須知道每個地方都有本身的特色，各地有各地的優點和缺點，世界上並沒有完全一模一樣的兩個地方，臺灣不可能和香港一樣，就正如香港也當然不可能和臺灣一樣。筆者也是當年來到臺灣讀書之後，才赫然發現一些在香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或事情，在臺灣卻可能是聞所未聞，甚至會被人投以奇怪的眼光。

舉幾個例子，例如：香港人吃飯習慣拿起碗扒飯，從小長輩便教導夾起飯是不禮貌，臺灣人因為受過日本統治，所以會用筷子夾飯，反而扒飯會被人覺得好醜樣，大概因此之故，在臺灣買飯盒，店家只會給你筷子，並不會主動給你匙羹。香港人習慣煮公仔麵，臺灣人則會用滾水沖泡，所以叫泡麵，曾經有臺灣同學看見我煮公仔麵，驚奇地問：「泡麵要煮的嗎？」

生活模式 不是生活標準

港人融入臺灣社會的謬誤

文 / 賴文輝

(前荃灣區議員，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2021 年中辭職後，回臺灣定居至今)

凡此種種，都令到筆者開始思考，在香港從小到大養成的生活習慣，究竟是否真的理所當然呢？慢慢地明白到，生活模式其實並沒有所謂對與錯，更加沒有優劣之分，很多事情都只是習慣成自然而已。

香港人去到異地，首先要學會不要以香港的眼光，去觀察審視這個地方，應該嘗試從當地人的角度出發，去體驗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瞭解一下當地風俗習慣形成的背景，才能夠逐漸欣賞到這個地方的優點。剛來到臺灣的香港人當然也是一樣，先要放棄本位主義，用開放的胸襟去發現新事物，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剛來臺灣居住的香港人，最常抱怨就是沒有朋友，感覺自己很孤單，因而引發思鄉病。其實大部分臺灣人待人都很友善，尤其是南部人則更是熱情好客，只要主動跟新鄰居打招呼，先伸出友誼之手，建立良好的睦鄰關係，絕對比香港容易。

假如未有工作或仍不能工作，千萬不要把

自己關在家裡，不妨去里長服務處做義工，自然會認識到臺灣本地朋友，有助於更快地融入臺灣社會。此外，網上有不少在臺香港人群組，不但可以認識同聲同氣的在臺港人，也可以從過來的經驗取經，克服初來步到適應臺灣生活的困難。

正如香港人來臺灣旅遊，都會稱讚說臺灣很有人情味，這的確是一大優點。不過，如果在臺灣生活久了，就很可能會發覺太有人情味，有時未必一定是一件好事。

由於臺灣人注重人情味，遇到爭執和衝突都會先嘗試「喬」一下（居中斡旋），區公所設有調解委員會，由政府委任的調解員協助雙方作出和解，遇上民事訴訟，法院亦會先安排對簿雙方先進行調解，未能達成和解，才會交由法官審理，跟香港的法律制度大不相同。

簡單地說，香港是「法、理、情」，什麼事情都是以法律行先，遇到紛爭便訴諸法律；臺灣則是「情、理、法」，凡事以人

¹ 由次文化堂於 1992 年出版；ISBN：9627420115, 9789627420118。

情行先，然後澆之以理，最後才用法律解決。所以，剛來臺灣的香港人通常都會很不習慣，需要時間適應處理事情的先後次序。

雖然香港和臺灣都是使用繁體中文，但是香港書寫時滲雜了廣東話用語，遣詞用字通常較為口語化；臺灣則保留了傳統的書面語，寫起來顯得比較文謳謳。至於臺灣政府公文的用語，對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香港人來說，則更是深澀難懂，有一種每個字都認識，惟連起來的句子則看不懂的感覺，往往需要好一段時間學習，才能夠適應臺灣的公文用語。

在用字習慣方面，香港和臺灣也有不同，例如：香港用「歎」臺灣用「嘆」、香港用「粧」臺灣用「妝」、香港用「吸煙」臺灣用「吸菸」。名詞也有這個情況，香港人說的「桌球」，在臺灣叫做「撞球」，臺灣人口中的「桌球」其實是乒乓球。

剛來臺灣的香港人，很可能因為不知道名詞意思不同而鬧笑話，筆者有一位朋友在外送平台看到「粉粿」，便誤以為是香港的潮州粉果，收到外送才發現原來是一種類似啫喱、大菜糕的甜品。

香港人和臺灣人的說話方式，也有很大的分別，剛來臺灣的香港人，如果不瞭解臺灣人的說話方式，往往因而引起誤解，甚至發生不必要的誤會。香港人說話通常直截了當，Yes 就 Yes, , No 就 No，反觀臺灣人說話則比較婉轉，很少會直接拒絕別人，通常會說：「先不用」、「還好吧」、「讓我想想」、「考慮一下」，其實就已經是婉拒了。

除此之外，香港人說話習慣經常都會中、英夾雜，惟其實很多都是港式英語，臺灣人未必聽得明，如果對方不瞭解香港人說話方式的話，甚或可能誤以為你是在炫耀自己英語能力，引起對你的反感。所以跟臺灣人說話，最好還是避免中、英夾雜，盡可能用全中文說話，會更加有利彼此溝通。

由於香港生活節奏快，不少香港人走路步伐都很急促，並且喜歡在人群中左穿右插。可是這樣的行為，在臺灣是會被視為不禮貌的舉動，所以在路上若遇到前面有人並肩而行，切忌在兩人之間穿過，就算要超越也應在左右兩側，避免引起別人不滿。

港臺兩地雖然都是華人社會，但是烹飪方式也有不少差異，香港家常便飯多數都是蒸、煎、炒，臺灣則大多是炸、鹹為主，而且很喜歡加入味精，香港家庭極少會這樣做。

筆者跟幾位香港家庭主婦談過，她們異口同聲地說，剛來到臺灣最不適應就是菜市場營業時間很短，傳統市場只開早上，黃昏市場則是下午才開始營業，不似得香港街市幾乎從早開到晚。而且在臺灣菜市場很少買到活魚，絕大部分都是急凍的鹹水魚，唯一較容易買到活魚的就只有福壽魚（臺灣稱為吳郭魚或臺灣鯛），對於喜歡蒸魚的香港主婦，實在很不習慣。

至於香港過時過節飯桌上常見的燜冬菇，則要去到臺北市迪化街才找得到，一般菜市場賣的只是香菇。臺灣的梅乾菜偏鹹，很難買到香港的甜梅菜，做梅菜蒸肉餅煮



出來的味道完全是兩回事。

香港主婦也向筆者反映，香港人習慣煲老火湯，臺灣一般家庭普遍都是滾湯，因而湯水一般比較清淡，而且喜歡加麻油，這在香港是很罕見的。有些煲湯的材料，在臺灣很難買得到，正值春夏之交濕氣重，香港人都喜歡煲粉葛赤小豆扁豆豬骨湯去濕，可是粉葛和赤小豆，在臺灣都很難找得到。

其他香港人常用的煲湯材料，如：青蘿蔔、西洋菜，在臺灣都很罕見。於是一些來自香港的主婦便惟有成立群組，有誰一見到菜市場有這些煲湯材料，便馬上在群組發佈訊息，通知其他主婦趕快去採購，不失為補救措施。

當然也有一些事情是無法改變的，筆者來

臺灣至今，最不習慣是不能經常上茶樓飲茶。臺灣雖然也有港式飲茶，但是每個城市只有幾間，不似得香港四處都有，而且價錢也比較昂貴，只能夠偶一為之。此外，臺灣很多食肆都有午休，因此下午兩點至五點，除了連鎖快餐店，便很難搵到地方吃飯，於是乎只好改變一下自己的飲食習慣，盡可能不要太遲才吃午餐了。

最後，筆者給剛來到臺灣不久的香港人的忠告是：如果未來想要長期在臺灣生活落去，是你要去適應臺灣的生活模式，嘗試用心去融入臺灣社會，而不是臺灣社會去迎合你的個人喜好。畢竟臺灣和香港都是華人社會，寫的都是繁體字，飲食習慣相差不算太大，如果來臺灣都無法適應的話，恐怕去到外國會更難融入當地社會。



離散是吾鄉

文 / 旅英港人，下站未明，但終站必是香港
（區倬僖）

尋家幾乎是所有離散者所須面對的問題。

甚麼是家？地理學家 Alison Blunt 紿給的解釋是一個物理空間，再加上一連串的情感，為我們提供物質上及精神層面的庇護¹。換言之，家並不只是一個居所，還要是一個能讓我們心安之處，使我們免於恐懼，免於焦慮。

但對離散者而言，哪裡才是這個心安之處？

問離散港人哪裡是家，也許很多仍會理所當然地視香港為家。根據在英港人組織 Vote for Hong Kong 早前進行的調查²，絕大部分在英港人都在過去三年內移英，儘管他們大多計劃從此居英而未有打算回港，但同時卻仍保持着強烈的香港人身分認同，甚至自覺肩負着對香港的責任。

但若問他們香港是否仍為那個心安之處，答案又可能不一樣。港人離散源於政治氣氛的變遷，正因自覺無法繼續待下去才要離散，更談何心安。更甚的是，香港的變遷不會止於離散的一刻，但離散者對香港的認知則永遠停留在離散之前。在此意義上，香港作為家，終究只是離散者的美好想像，而現實與想像的距離只會隨年月的變遷而漸遠。

太多離散族群的案例顯示離散者對故土的想像與現實的落差幾乎無可避免地會造成離散者與故土的疏離（Alienation）。最後這個「家」不單未能提供庇護，反而成

¹ Alison Blunt & Robyn Dowling, *Hom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22.

² “What Do UK Hongkongers Want in the Upcoming General Election?”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https://www.vote4hk.uk/survey-report>

為了他們的精神負擔。

而除了離散者與故土，離散者與離散者之間也容易愈見疏離。隨着離散者散落世界各地，並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經驗，他們自是發展出對世界不同的關懷和理解，最後甚至演變成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比較明顯的例子有離散印度人。印度人本來已有着宗教、語言及種姓的差異，再加上離散後各自的生活環境所發展出不同的文化，以致有學者曾形容離散印度人除了「印度人」此一身分之外基本上再無任何共通之處³。

香港人作為離散族群只有短短幾年時間，但已能見到這種因生活經驗不同而生的內部差異。記得年初臺灣大選吸引世界各地的港人前往觀選，難得離散與本地的港人有機會短暫重聚，事後，身邊有朋友卻有感大家正在漸行漸遠而反而更加焦慮。

另外亦有本地港人朋友在參與離散者舉辦的港人活動後，認為自己無法代入這些離散者所關注的議題，甚至直言「其實呢啲嘢唔關我事」。當短短幾年已見如此差異，若再過十年、廿年，香港作為「家」仍可為離散港人提供多少精神上的庇護，還是只會徒增離散者的疏離感與焦慮情緒？

香港人心水清，深明光復無期，離散者尋家終究不能畢生單靠回看故土，始終需要在新國家覓得一片心安之處。出走已成，既無退路，融入當地就成為不少離散港人尋家的新出口。

³ Chandrashekhar Bhat & T.L.S. Bhaskar, “Contextualising Diasporic Identity: Implic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on Telugu Immigrants”, in *Global Indian Diasporas: Exploring Trajectories of Migration and Theory*, ed. Gijsbert Oonk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89–117.

⁴ 四個取向分別為「融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及「邊緣（Marginalization）」，見“Berry'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Maricopa, 2020, <https://open.maricopa.edu/culturepsychology/chapter/berrys-model-of-acculturation/>

然而何為融入？如何融入？又是另一個令離散者焦慮的問題。心理學家 John Berry 在他的文化適應理論（Model of Acculturation）中按移民分別對他們原有和當地的文化及身分的接納程度兩個向度劃分出四類取向⁴，而其中最理想的取向為「融合（Integration）」，即既積極保留原有文化及身分，也躊躇學習當地文化並擁抱新身分，甚至長遠將兩者融合。

但融合不易做，一方面要有高度的文化包容程度，另一方面又要對自己原有的文化及身分保持自信，對離散者的個人能力及心理狀態均有一定要求，而新國家對離散者的支援及友善的社會環境又是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更現實的問題是，單是要在新國家安頓好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對不少人而言已是相當耗時又費神，若果再要他們兼顧兩種文化生活然後讓兩者融合，恐怕只會為他們再增一焦慮來源。

再者，近年出走的港人或多或少均抱持政治難民心態，一方面永居權未定，自然不欲行差踏錯，另一方面始終有感正受庇護，不希望成為諸多麻煩惹人討厭的新移民。再加上融合之難，以致離散港人更趨向於選擇單向融入，努力學習成為當地人，亦即 John Berry 文化適應理論中的另一取向「同化（Assimilation）」。

人在外地，多學幾個當地用語，模仿一下當地人的口音和生活習慣以減低疏離感確是無可厚非。尤其香港不少人一向視西方

文明較為先進，移居至西方國家後，一言一行都希望能被視為西方人的心態更是很好理解。曾幾何時，同化作為移民融入政策的確大行其道，例如上世紀的美國就強調要讓移民融入至歐洲白人主導的文化系統之中。但時至今日，單以同化理解融入早已被視為過時的理論框架。而之於今日渴望尋家的離散港人，以同化作為融入方式恐怕更是無助於建立新家園。

同化隱含的意味是一個人完全地接納了一個群體的文化和身分，最終成為該群體的一分子。因此，同化作為融入方式的前提是有一個至少在各方面都相對同質的群體讓你融入。這在諸如日本、臺灣等種族和文化構成相對單一的國家也許可行，但在西方民主國家，它們在經歷過二戰後一波波的殖民地獨立及移民潮後，社會的種族和文化結構早已變得多元，開放、共融亦早已成為國家政策。

例如英國作為離散港人主要居住地點，過去大家對其想像或許仍為一個白人國家，但事實是英國除了白人，同時亦住着大量印裔、亞裔、黑人、中東等社群。根據 2021 年數據⁵，在倫敦，只有不足四成的人口為所謂「英國白人」，以致在這裡生活，基本上每日都會與擁有不同膚色、文化、生活習慣、口音的人相處，當地人亦早已對這種多元的生活環境習以為常。

相反，追求單向融入、同化，其實只是反映離散者對新國家的同質性想像，這種想

像必然是片面且一廂情願，而遠非現實。即使離散者找到一個同質群體，執意將之定義為新國家的主流群體然後融入，結果往往也是未嘗所願。

身分和文化，除了是外顯的標籤之外，同時亦反映着一個人的出身、經歷、價值觀等不同面向。我們認知的當地文化之所以為當地文化，正正是因為它們盛載的歷史和價值早已被當地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內化，而這絕非我們作為離散者在一時三刻可以理解的。沒經歷過長時間的文化洗禮，東施效顰，在當地人看來也只會覺得作狀。若過程中有意無意捨割了原有的身分和文化面向，則更形同自我矮化，使離散者作為個人顯得無趣又面目模糊，最後尋家不成，反令自己與身邊環境更顯割裂、疏離。

無進亦無退，一方面與故土逐漸疏離，因生活經驗的差異而慢慢失去與同胞同呼吸共命運的能力，另一方面又難以忽然在新國家安身立命，這種尷尬的處境大概就是作為離散者的宿命。但人總不能畢生無家，在外地尋家，真正的命題興許不是融入與否，而是如何心安。作為離散者，我們無法阻止自己與故土的距離漸遠，亦無法更替自己的母語、膚色與文化出身，但我們可以透過發掘自己的民族優勢和自信而覓得那片心安之處。

「每一個離散社群都是獨特的」⁶，而離散港人則更為獨特。成長於發達地區，我們

⁵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UK Government, 22 December 2022, <https://www.ethnicity-facts-figures.service.gov.uk/uk-population-by-ethnicity/national-and-regional-populations/regional-ethnic-diversity/latest/#main-facts-and-figures>

⁶ 原句 “Any diasporic community is uniquely situated”，見 Bhat & Bhaskar. “Contextualising Diasporic Identity”，p89.

大都受過良好教育，有一定知識水平及經濟能力；但與此同時，受中國殖民的政治現況又使我們對現代威權擴張有切身的體會，對公民社會、民主人權等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

這些都可謂香港人作為離散族群得天獨厚之處，亦解釋了為何即使早年移民議題在西方造成社會矛盾，不少民主國家都願意推出政策接收香港人。當我們嚮往西方價值，希望學習他們文化的同時，他們同時亦看到我們的價值。既然如此，我們就更不必妄自菲薄，大可在開放、共融的土壤上好好珍視我們作為離散港人的身分，以及其背後所盛載的獨特視角和價值。

誠然，各離散港人群體與本地港人在未來必然會愈走愈遠，過程亦必然使我們更覺疏離，繼而動搖我們對香港人身分的信心。即使如此，光復故土的想像相信仍會在可見將來繼續在精神層面連繫着香港人。縱使大家對光復故土的定義或有不同，背後對一些重要價值的嚮往卻是共享的。

只要對其他族群抱持基本尊重，在民主國家堅持相信這些價值，必要時為這些價值發聲，在威權主義全球擴張的年代，我們也算是為這些民主國家作出貢獻。如此，即使沒有刻意想着融入，但與新國家的疏離感不經不覺就會彌合，家也就在離散者的信念與行動之中慢慢建立出來。■

參考資料

“Berry’s Model of Acculturation”. Maricopa, 2020. Accessed 7 May 2024. <https://open.maricopa.edu/culturepsychology/chapter/berrys-model-of-acculturation/>

Bhat, C & Bhaskar, T.L.S. “Contextualising Diasporic Identity: Implic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on Telugu Immigrants”. In Global Indian Diasporas: Exploring Trajectories of Migration and Theory. Edited by Oonk, G., p89–117.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Blunt, A. & Dowling, R. Hom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UK Government, 22 December 2022. Accessed 7 May 2024. <https://www.ethnicity-facts-figures.service.gov.uk/uk-population-by-ethnicity/national-and-regional-populations/regional-ethnic-diversity/latest/#main-facts-and-figures>

“What Do UK Hongkongers Want in the Upcoming General Election?”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Accessed 7 May 2024. <https://www.vote4hk.uk/survey-report>



四手聯彈

畫 / 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日巷



瑪珂

HYDROPHOB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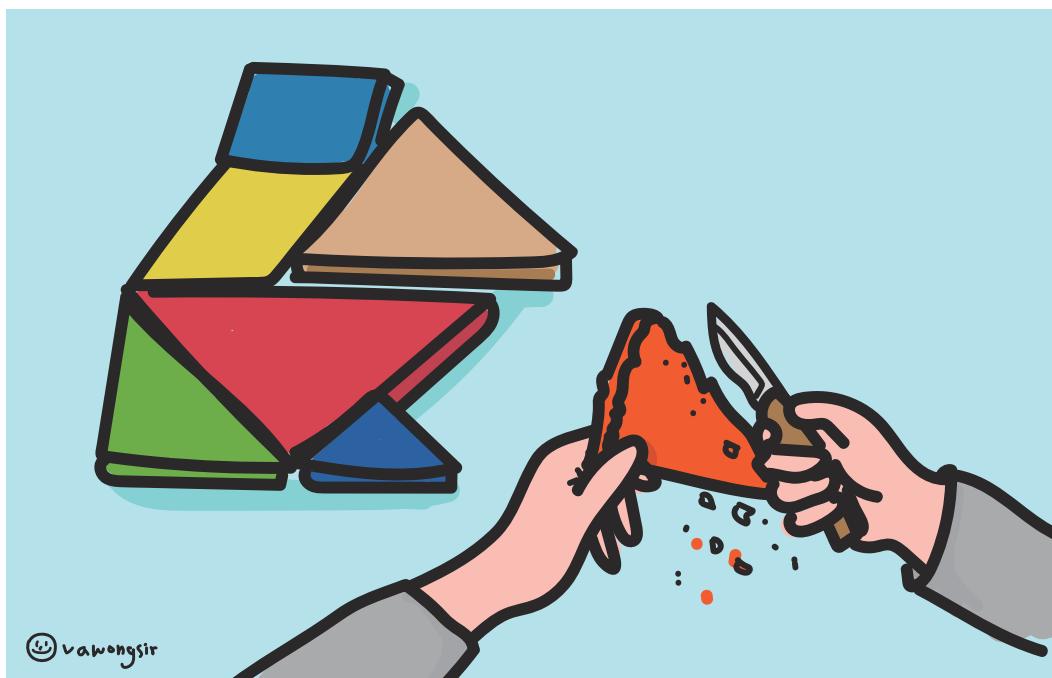


Justin Wong



Justin Wong

Vawongsir



© Vawongsir

Q & A

讀者：

我剛剛搬到溫哥華，參與了幾個由香港人的組織發起的活動，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剛剛才從香港過來（在香港已經好幾年沒有聽到和看到 19 年時期很多標誌性的口號或標語或音樂），所以每次在活動看到 / 聽到都特別感到心裡不舒服。

我也有參與在 4 月 28 號關於六四到一九年的講座，所以我想問問當天有分講話的馮敬恩先生，你會覺得其實這些「儀式」跟六四在維園燭光悼念一樣，都只是在「記念」嗎？而當我們在別人的國家，用自己地方的文化 / 經歷想去影響別人的政治，是否會成了我們最討厭的人？

想知道你的看法，是因為我感到十分矛盾，如果搬到加拿大生活不是一心為加拿大人服務 / 以加拿大人方式思考，而是一直想着過去香港的事，感覺也不是太健康，謝謝你們。

《如水》每期均會邀請讀者向編委直接發問各種問題。收集問題後，編輯部將加以整理，並轉交編委回應。任何人士均可發問，有意者請用以下 QR code 填寫。

你問，
《如水》編委答



馮敬恩：

感謝你的問題，容我即速談一談講座內容，然後再討論你的問題。在溫哥華支聯會於 2024 年 4 月 28 日的講座中¹，我的出現是為了給後續的周永康以及周堅峰的討論提供一種可行的理論思路。然而，從座談會後報道以及討論中，似乎不是太多人理解到箇中的邏輯關係，因此也很感謝你給我一個機會提出進一步的解釋。

當中，我首先引用了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其提出民族的建構之所以是想像出來的，需要幾個必要條件：第一，宗教共同體與神聖語言的衰敗，即不再以拉丁文作為主要書寫和出版媒介，而是加入英語、法語等語言。第二，皇朝、帝國的沒落。有別於帝國主義以帝國中心作為核心，然後向外輻射影響力，民族主義是以邊陲作為界線，而不是以帝國中心作為界線。當帝國面臨瓦解，帝國影響力無法有效觸及的邊陲地區，就是非官方民族主義興起的必要條件。

第三，時間觀念「彌賽亞時間」變成「同質空洞的時間」。在「彌賽亞時間」的觀念中，過去是為了預兆未來，如大衛王的出現預示着主耶穌的降臨。然而，「同質空洞的時間」則是允許現在、過去、未來都集中在當下，並且以報章、小說的方式呈現，不受時空的影響。

第四，便是資本主義連帶的印刷術興起。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印刷術得到改進，產能也提高了。如果只是印刷拉丁文的出版物，就會產能過剩。於是，出現很多非拉丁文的小說、報章。

由於出現了這些小說和報章，每個區域的人閱讀報章和小說的時候，就可以想像那些在同一邊區域正在閱讀相同報章和小說的人與他們的共同心情，以及那些出現在那份報章、小說的人，經歷、代入他們所發生的事情。情況就如，安德森引用了黎剎的《社會之癌》，內容開首講述了一群分布在馬尼拉各處，彼此不認識的人，在討論同一件事的場景。他們之間互不認識，但通過閱讀報章，討論同一件事，彼此之間就產生了關聯。

¹ 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六四 35 週年第三場活動：「由 1989 到 2019：香港人的抗爭、傷痛、和記憶」 (<https://www.instagram.com/p/C40-XtKPnDZ/>)

這四個條件，如何將之加入到「中華民族」的建構呢？梁啟超的清末（即帝國衰敗）的背景下，推動新文化運動，提出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神聖語言的衰敗），並且開始辦報、寫小說（印刷術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為「中華民族」的建構提供了充足的社會條件。

然而，這個「中華民族」有其缺陷，諸如梁啟超無法肯定地提出，究竟中國的小數族裔是否包括在「中華民族」之中，還是只是包含漢族。惟「中華民族」的概念，似乎是要以一種共同的身份，來抵禦外族（即西方列強）入侵的一種工具。史書美在《反離散》一書中，亦曾表示所謂「華語語系」（Sinophone）其實是漢族霸權。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是有其實用性，並且通過人為建構出來的。

接續下來，既然民族可以被建構出來，就自然有建構的過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在 *The Belief in Common Ethnicity* 的章節中提及，一個部落的意識，是從共同的政治經驗而非血緣而產生。這些共同的政治經驗，可以是征戰的經驗以及參與在部落的事務的經驗。如是者，一個地方的政治經驗，通過共同參與，再加上一系列報章、小說等工具得以放大，就有產生安德森的所講的想像出來的共同體。

那麼，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人們，具有同一個民族建構的過程嗎？從六四悼念的事情中可以見到一個有可能的進路：我的觀察是，上一輩香港人的民族建構過程中有存在參與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因此香港人通過參與其中，多多少少與「中國人」產生關聯。加上有如高馬可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英治香港的精英的身分認同，具有相當複雜性，分別有殖民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以及本地身分的元素。如是者，直接或間接參與過八九民運的香港人，他們的身分建構中中國民族主義的元素就得以強化，致令「中國人」、「愛國」、「建設民族中國」的議題長期佔據與六四有關的議題中。

然而，隨着主權移交，「孔允明案」、自由行、「雙非」、「東江水論」、「限奶令」等數之不盡的港中矛盾事件，使得「中華民族」這個術語的矛盾得以顯現：一方面香港位處中國南方，處於邊陲地帶，自古以來長期受到中原地區的歧視，如海禁以及內遷，實屬於「中華民族」中模糊不清的小數民族；另一方面，隨着近二十多年的港中矛盾，「中國人」驟然變成「他者」，而非「我們」。

於是，「中國人」、「中華民族」與香港身分之間的結連猛然消退，而「香

港人」或曰「香港民族」的雛形則逐漸崛起。加上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以及 2019 年的反送中的爆發，香港人有了自己的政治和現代的征戰經驗，為「自己」而戰，使得香港的本地身分進一步抬頭。

早年與支聯會之間的爭議，則在此背景下萌芽：年輕一代沒有參與在八九民運的政治活動中，反而參與或經歷在數之不盡港中矛盾以及本地民主運動中，實令年輕以及年長一代沒有相同的「政治經驗」，那麼自然就會生出不同的認同和想像。

Wait ! hold on ! 那麼「記念」又是為何？如何解釋為八九民運進行「記念」呢？安德森曾經以「朝聖」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此一宗教儀式中，信徒之間互不相識，但有着共同信仰，因此出現在同一地方，彼此之間知道為什麼出現在這裡，因此共同體就得以產生。支聯會的「記念」就是共同體的一次朝聖之旅，每年大家出現在維園，參與者彼此之間互不相識，但有着同一目的：悼念八九民運的死難者。如此，他們在三十多年前的共同政治參與與想像就會得以強化，並延續下去。

同理，其他組織所舉辦六四晚會，同樣是悼念，也是屬於他們的朝聖之旅，只是他們出發點不一樣，並非以「中華民族」 / 「中國人」的角度出發而已。記念此行為，在這個脈絡之下，就是強化各自的共同體連結的一個過程。如今，這種「記念」已經從八九民運相關的記念，轉移成為諸多香港人受到壓迫的圖騰，大家有了一個新近且廣泛意義，是故身分之爭已經變得不重要，或曰新老兩輩的人，共同經歷了一場屬於大家的新的征戰，「香港人」身分得到進一步確立，並且成為悼念的共識。

這個框架，目的是為後面的周豎峰同學所講六四悼念的爭議以及周永康同學所講話的情緒與社會運動的內容奠定一個框架，使三者產生連貫性。

回到你的問題，帶着香港議題可以融入加拿大嗎？當然可以，不只是加拿大。隨着全球化，每一個國家之間的扣連愈來愈頻繁，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香港議題是全球議題，全球議題也是香港議題。重點在於，如何將香港議題扣連進本地利益。諸如香港通過 23 條，其實對位處香港的加拿大公民以及其他加拿大公司存在隱憂，所以加拿大或許需要關注香港的發展。又諸如香港通過國安法，英國公民黎智英慘遭逮捕，英國基於本國利益，也應該要關注其中的發展。

香港議題大部分都不是獨立議題，而是國際議題。試問，將香港議題帶入外國，怎麼算「干預他國政治」呢？相反，這是一種愛國的表現。只有把自己永遠視為他者，拒絕融入，才會覺得自己在「干預他國政治」。■

Life has to go on

——回港雜思

文 / 涼名

(一)

幌眼間離港已超過年半多了，最近回港一行，主要是探望家人和一些親戚，以及與同學、朋友、同事聚會。屈指一算，在短短數星期裡，竟然見了近百人，行程之密集，著實超越了我的想像。每天除了要趕赴約會，還要抽空健身、游泳、購物和處理一些事務，疲憊似乎被興奮蓋過了。這次回港當然也要看看這個生於斯長於斯之故地。

十月底的清晨，飛機降落香港國際機場，未幾過了海關，竟無須排隊。找到行李輸送帶，只有十多人在等候，心中暗忖昨夜航班不是曝滿嗎？以前不是經常也坐同一班機回港嗎？驟然記起下機時看到若干人舉着「TRANSFER」的紙牌，也注意到很多同機乘客轉至機場指示牌「TRANSFER」方向。環視領行李大堂，似乎看不到外國人。推着行李車入機場快線站，乘客稀少，抵達香港站下車人數不到十人。我們慢條斯理行去的士站，果然

無須排隊。

猶記得當天下午 2 時許坐地鐵，竟然人頭湧湧，以前在這個時段港島線不是較疏落嗎？其實這幾個星期每天多次坐地鐵，無論那個時段都相當擠擁，據說是東鐵線紅磡至金鐘於 2022 年 5 月 15 日通車後接通全港，各區更多人坐地鐵。這次特別感受到香港運輸系統的發達和多元化，難怪每次約人見面，我建議找個方便彼此的地區，友人總說無所謂，只要地鐵能到便行，香港實在太方便了！相信這是很多散居各地港人最不捨之處，遑論踏出家門便有食肆和店舖。

每天沿地鐵線到處走走，從杏花邨到西營盤，從尖沙咀到深水埗、彩虹邨，從紅磡到沙田、小瀝源、從恒生大學到中大、大埔，從屯門到元朗。白天人們如常上街、購物，菲傭接送小孩上學，上班族要等三班車才勉強塞進金鐘地鐵車廂內；中午的

小食肆、快餐店和茶樓擠滿人，銀行和郵局的人龍很長，我每次都要等候最少半小時；傍晚時分上班族又匆匆到商場街市或超市買餸菜，或乾脆購買兩餸飯。這些都是我熟識的畫面。

在煩囂的另一面，有些地區彷彿停頓了。曾在太子站、大角咀和深水埗間閒蕩了兩次，街上行人稀疏，看到老年人居多。店舖多是五金店、賣建築裝修材料、瓷磚等，不時看到一些吉舖，似乎已空置好一段日子。食肆不多，其中有些賣川菜、湘菜，可見這區的新移民不少，難怪我步出太子站後問人界限街應朝那方向走，一連問了十個人都是搖頭不語，而其中二、三人是在地鐵站外拿着區選某某政黨候選人的橫

額，試圖向人派傳單，但路人總是眼也不瞧一下便向前走，連最基本的握手或搖頭也欠奉。

在港期間時常到鰆魚涌一地下商場購物，第一次去嚇然發現多間商戶已結業，我特地數一下有 63 間舖，30 間已關閉。還記得離港前也常來這商場，但並無如此肅煞場面。聖誕期間，看到新聞報道香港於 22 號和 23 號兩天已有 130 萬人離港，其中 80 萬人北上消費，50 萬人外遊；平安夜蘭桂芳未到 12 時酒吧食肆已關門，昔日聖誕倒數墟冚的場面何時再睹？今年的酒店聖誕大餐也無須預訂，記得從前在港時，要吃聖誕大餐最遲 11 月底或 12 月初要訂座，每年如是。

(二)

一連兩天入了中大，畢業後去中大的次數不多，發覺校園的地貌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昔日的禿頭山已被一座座建築群覆蓋着，從山頂往下望，吐露港的美景盡入眼簾。與世界知名學府的校園媲美，中大也不惶多讓。然而，大學的精神面貌呢？我們在校園路上，學生飯堂內，以及在校巴上，聽到普通話似乎比廣東話多。又陸續通過新聞得知，中大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的簽證被拒，並遭大學即時解僱；之後中大副校長吳樹培被突然解僱的報道。心中有點忐忑。

這次回港，首先要見的當然是家人，我們兄弟姊妹現已四散世界各地，相信也是香港許多家庭的縮影。不約而同在這段期間先後回港，促成了難得的家庭聚會，大家

都十分珍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聚首一堂。

接着要見的六十多人中，有老、中、青，顏色光譜很闊，深藍、藍、淺藍、淺黃、黃、深黃。其中令我最震驚的是一個相識數十年的舊同事。他是我在港工作時最合拍的伙伴，在國外唸大學，待過一段頗長的日子才回港。他為人率直，有正義感。我們有共同的信念。那一年我無端被捲進了一場抗爭中，他義無反顧地站在公義的一方支持我，至今我仍心懷感激，銘記心中。之後我們分別離開那崗位，多年來我們也有見面。

近年他往返中、港兩地，經常到深圳消費。他大讚深圳的食肆平、靚、正，服務一流，

現在寧願每周去深圳也不會在港消費，更無需去日本了。我依稀記得他從前最愛到日本。我問以他實地體驗，大陸現時的經濟是否很差，他說全世界都一樣差，並糾正我不應分大陸人和香港人，二者已融合為一，大家都是中國人。

他還大讚大陸科技比香港先進得多，如購物、點餐，一部手機便可。總之，在他眼中大陸樣樣都好，連廁所也很乾淨。我問他會否有意離港，他批評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加拿大毒品泛濫、少量偷涉無罪、同性戀等。從前他擁抱的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如今已拋諸腦後？

在每個聚會上，我總會問朋友一個問題：你們的去向如何？絕大部分都沒有離港打算，只有六、七人表示有此想法。其中一人任職中學教師，親建制，月入八萬，不理政治，在我們見面後一星期便攜妻兒移居海外，他說將會轉行，很大機會做藍領，從頭做起。另一人單身、深黃，正努力自我增值，為離港作好準備。其餘幾人都是黃色，也想過會走，但未有具體計畫：一人任職律師，要在未來幾年多賺點錢才舉家移民；一人是舊同學，表示若兒子移民，他必定會跟隨，哪怕要適應新生活；二人已退休或快退休，可隨時離港，但仍未作最後決定。

留港的人無論從年齡、工作、背景和心態不盡相同。其中一位，黃的，剛開始他的大律師生涯，要離港，談何容易！三個堅決留港的中、老年深黃人士認為在港仍有事可為，他們的信念和積極態度令我肅然

起敬。另外約十多人任職中小學、大專或教育局，不談政治，努力工作，但偶爾會批評政府施政。據他們說，這兩年相當多同事已離職赴外國，青黃不接，令他們原本繁重的工作百上加斤。

還有幾個中年人士，十分關心政治，社會意識高，偶爾聚會聊天。此外，一些退休人士生活取態迥異。有消遙派和躺平派：前者享受人生，愛美食，旅遊，結伴郊遊；後者不滿香港現況，但又無能為力。還有幾個儘管手持外國護照，但要照顧家人，或自己身體也出了毛病，又或另一半不願意離港，故沒可能返回之前的移居地。

聚會免不了談談其他舊同事或舊同學的近況。知道一個舊同學剛離開，另一個也有計劃移民，他們都是藍色的。對後者的取向，我感到有點奇怪，他不是曾在我面前訴說如何不喜歡西方國家嗎？又聽到幾個大學同學身懷任務，為中國在海外做統戰工作，他們為何變得如斯陌生？

我特別有興趣現時大學的狀況，剛巧有些人正任教於不同大學，一人離任不久。據他們說，某些自資課程生源來自大陸，為了遷就他們，教學語言從英文改為普通話，又有大陸中介公司直接代收生和安排學生來香港的一條龍服務。早先曾聽聞幾年前教過碩士課程大陸生的友人說，他們絕大部分都很有禮貌，十分用功。可是，這次聽到的又是另一些故事：英文差不在話下，有些學生意度囂張，為了一己之利，愛罵灰，兩位友人身受其害，其中一個大陸生在毫無理據之下曾投訴到副校長。

Life has to go on

(三)

去與留是個人的抉擇，應受到尊重，因每人處境不同，對香港的變化承受力也不一樣。這次回港能見到那麼多人實屬難得，我們都抓緊機會，利用 3 – 5 小時深入交流，有個別友人在離港前又再見面，似乎有說不完的話題。儘管有些朋友仍快樂地生活，大部分人看不到隧道盡頭的曙光，他們的吶悶我是可以感受到的；然而，life has to go on。

在港期間看了《白日之下》，又出席了講

座，聽到導演、編劇和演員分享他們如何構思這套電影。過去兩年香港湧現一批優秀年輕電影工作者，在缺乏資金和低迷環境下，製作出多套反映香港現實的電影，從輕鬆小品到嚴肅社會議題，劇本的深度，導演、演員和拍攝團隊的專業精神，令人振奮。我身處海外，有幸能看到這些鮮有高質素的港產片，格外喜悅。期望他們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繼續努力，為港人創造更多佳作。■

寫於 2023 年底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4 JUN Vol.14 融入 Integration

編輯委員會 張崑陽、黃台仰、Kennedy Wong、鍾樂豪、鄺頌晴、江晏諺
式、馮敬恩、言、千八女鬼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譚競嫻、周永康、梁繼平

總編輯 張崑陽

編輯部 Matthew W.、Ashley L.、Hannah Y.

美術設計 富六六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106 臺灣臺北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9 號 8 樓之 1
電話 (02)2564 3255

印 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4 年 6 月

定 價 新臺幣 450 元

客服信箱 contact_cs@flowhongkong.net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聯絡更換)

如水：融入 / 張崑陽總編輯 . -- 初版 .-- 臺北市：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2024.06

面；公分

ISBN 978-626-97878-5-2 (PDF)

1.CST: 移民 2.CST: 社會生活

577.67

113009793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水 Flow HK》



<http://flowhongkong.net/>



flowhkmagazine



@flow_hongkong



Flow HK



@flowhk

Vol.14
2024 JUN

百
人
INTEGRATION

ISBN: 978-626979-785-2



9 786269 787852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出版發行

| Printed in Taiwan | 新臺幣450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